

余之妻

華民國六年二月初一日初版



版權  
所有

著者 南沙徐枕亞

發行者 枕霞閣

印刷者 上海四馬路東二十一號  
中國圖書公司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三馬路新聞報館  
小說叢報社  
對過第四百十九號門牌

余之妻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 序

綺緣不幸。生有一點眞性情。偶爲外界所感。則蓬勃怒發。而不可復遏。若看花。濺淚對月。傷心舉凡。槎觸牢騷之事。固無不實踐之。嘗於髫齡偷閱石頭記。懊惱者累日。不飲不食。如醉如痴。家人以爲病。顧亦不識其何自來。終以放聲一慟。不藥而愈。是爲導余眼淚之引綫。其後閱花月痕。亦復如是。於此知說部之感人最深。實足以啓發固有之眞性情者也。惟哀情之作。綦多。苟得而盡讀之者。不將走入淚世界耶。曰不然。古來之說部。雖多。而值得綺緣一哭者。舍是二書外。亦屬不可多得。至若近日之出版界。則汗牛充棟。半屬覆瓿之物。曾不值綺緣一盼。遑論賠淚哉。噫。卽此雕蟲小技。亦復嗣響無人。能勿可慨耶。雖然。十步之內。必有芳草。亦未可以一例視之。舊歲得讀徐子枕亞所著玉梨魂。暨雪鴻淚史二書。直令舊恨新愁。層層勾起。把卷嘆息。熱淚汨汨。然奪眶而出。殊不自知其緣何而悲愴。

若此也是亦可以與紅樓花月鼎足而傳永不湮沒矣然徐子恨人工愁善病不愧爲今世之屈平賈誼熱淚猶存清才未盡當求續有所貢獻於社會是二書者又何足盡其能邪故復賈其餘勇以艸雙鬢記余之妻二書付諸梨棗爲衆生說法雙鬢記嘗爲之序矣余之妻則竭數時之力而盡讀之不覺故態復呈琅琅雪涕竊以爲前此二書且不足以逮也何則蓋用情貴于正言情亦然或稍涉不當卽爲名教罪人遺後世之唾罵若二書者固屬光明磊落吾無間言然使君縱無婦羅敷已有夫其情固可勿用也且或夢霞志同槁木不爲求鳳之挑梨影心已死灰竟作投梭之拒則情海茫茫回頭是岸此一場悲劇當可掩旗息鼓不再出現於人間亦毋勞作者之嘔盡心肝矣若秋玉二人則處境又與霞梨迥異方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之時已屬心心相印深種情根及後鬼妒良緣護花乏術遂教碧落天仙下嬪魔鬼是可忍孰不可忍宜乎有後日之慘史矣其情

不且較二書爲尤正耶其事不且較二書爲尤哀耶若論文文字亦復清麗芊綿精細縝密一時俊彥無與抗手吾知閱是書者必有觸景生悲作綺緣之痛者而枕亞亦可以稍慰矣吾序至此本可以止顧餘言未盡終若骨鯁在喉非吐勿快因復縱筆狂艸曰甚矣哉金錢之毒也愛情爲最高潔之物而金錢適與相反且足以破壞之故痴男怨女之死於情者其十九實間接死於金錢也徐子此書言情外兼具警世苦心可作情海指南之針可作財迷當頭之棒彼世之爲父母者固無不愛其子女試人手一編讀之亦可稍却其附勢貪財之念矣嗟乎吾終願芸芸衆生咸勿負作者之苦心也是爲序

室  
中華民國五年雙十節後旬日毗陵綺緣吳惜謹撰於憶紅樓頭之泣花

人間無可奈何事，偏是紅顏占得多。  
一角小亭，慘離別，月痕棠影淚滂沱。  
良緣舊地，涌波瀾，親老家貧事兩難。  
拚却一生呼負，墨花和淚慰郎安。  
金錢兩字誤蒼生，缺陷情天孰補成。  
他日星霞互輝映，幽釵翻作吉祥聲。  
錦心繡出玉梨魂，培養情芽茁慧根。  
傾倒生花一枝筆，新詞又寫斷腸痕。

南沙俞妣鴻蓮題



# 余之妻目錄

- 第一章 嫦娥記得此時情
- 第二章 別矣吾夫
- 第三章 秋星自述上
- 第四章 秋星自述下
- 第五章 玉釵敲斷
- 第六章 浸潤之譜
- 第七章 人之無良我以爲舅
- 第八章 寒衾俛泪到天明
- 第九章 艱難留一死
- 第十章 哀樂不同情
- 第十一章 又是一番慘別

第十二章 痛哭別先靈

第十三章 莫愁前路無知己

第十四章 腸斷蕭娘一紙書

第十五章 旅館中之滄桑話

第十六章 裔外媚孤花

第十七章 他不瞅人待怎生

第十八章 世間不少鳳隨鴉

第十九章 囊中又有賣妻錢

第二十章 一夕傷心話

第二十一章 關盼盼耶馮元元耶

第二十二章 多情轉化無情

第二十三章 病倒蕭郎



- 第二十四章 一生慣受美人恩  
第二十五章 梨花消息兩聲中  
第二十六章 催歸書至  
第二十七章 南旋  
第二十八章 望雲臨終之懺悔  
第二十九章 尸諫  
第三十章 生離死別各收場

# 余之妻

海巫徐枕亞著

## 第一章 嫦娥記得此時情

秋老園荒蒼苔皮皺盡死落葉塞徑厚寸許風過處颼颼響疑有鬼魅出沒其間此爲秦氏後園隙地數弓粗具亭台花木之勝主人爲熱中客不愛平泉長日付鐵將軍管領值此秋涼時節景物淒黯園內益闐寂無人影惟有多情之嫦娥每當夕陽西下暮色蒼茫時輒來一顧自林梢婀娜下漸行至地無何達塔前照見棠花一叢偎牆飲泣微風襲之垂絲而顫月色與新染之血色相掩映紅白分明爲狀乃至嫵媚復至幽蒨斯時月光進行猶未已徐徐移花影上亞字欄杆忽玲瓏皎潔呈現一絕世女郎之半面女郎晚妝半卸雲鬢微蹙倚欄杆黯然無語旋舉其螭螭之頸對月喃喃詈若嗔嫦娥輕薄偷上桃花之面又似含羞忍冷欲於月中霜裏與素娥青女鬪嬋娟者而覘其黛蛾雙蹙一段苦緒幽情盡向眉彎流露則又似心有隱恨無可告語因訴諸明月欲分其團圓之影以團圓其身世者女郎一寸芳心皎潔類茲秋月而獨對良宵作何思忖恐此時卽親近熨貼之嫦娥亦末由洞燭其心事

風清。月白。可憐。宵得此。慘淡之女。郎以點綴。此冷清清地。如幽谷之着寒葩。豔絕亦復  
淒絕。荒園狐鬼自應退避。三舍夜涼如水。露華輕襲羅袖。冷透香肌。弱質甯堪耐。受然  
女郎猶癡伏欄杆之上。延佇不去。側耳凝神。豈有所待耶。

噫。女郎泣矣。淚滴晶瑩。若與月光爭耀。而襟袖間露珠錯落。與淚珠兒相厮混。幾莫辨  
是露。是淚。牆下憔悴之棠花。幽顫於冷風。淒露之中。夜深不睡。爲女郎斷腸之伴侶。女  
郎紅淚點滴。墮花上似胭脂之重染色。乃益嬌女郎。今日在此散播淚種子。不知明年  
此花開時。彼可憐之女郎。能否重來舊地。一驗斷腸痕也。

噫。祇今夕矣。祇今夕矣。郎胡不來。此言出自女郎。其聲淒以嘶。拭淚凝望。秋  
水爲枯。斯時月影漸次上移。由女郎鬢際度簾鉤。止於亭角。已參橫斗轉時矣。有約不  
來。過夜半。女郎意似不耐。呼月而祝之曰。月兒。月兒。其緩汝行。儂今夕待郎來。尙須借  
汝一點光明。留照情人。雙淚證阿儂。一片心也。儂乎。誰之妻耶。

梧桐陰裏。人影如絲。一少年瞥然至前。撫女郎肩曰。玉纖。吾妹。余知妹近日爲霞妹出  
閣事。助阿母檢點粧籠。乃大忙碌。停針倦繡之餘。宜早眠以息。玉體又何事約余來此。

受夜寒耶。且適來微聞妹語。殊不解。嘻。妹何言妹乎。余之妻也。

女郎默然不語。少年徐俯首近女郎。面相俚相。傍之際。忽驚曰。吾妹此冰冷者何物耶。妹何爲。又尋此淚珠兒生活耶。誰忤妹者。速以語余。女郎仍無語。淚簌簌被少年頰如潑水。

少年探懷出素巾爲女郎拭淚。復溫語以慰之。曰。妹何苦。余適聞妹言。已深惶駭。今若此。豈有所不慊於余。余疎狂不知自檢。或無意中偶犯芳顏。致妹心宛轉欲絕乎。果爾亦望妹明言。余當低首。鏤金裙下效廉將軍之負荊。不使妹受半星兒委屈也。其或因余赤貧。無十萬聘錢爲天孫助嫁。鏡臺久下好事遲遲。今對此霞妹。吉辰不免抱向隅之泣。則妹當諒余爲妹故。已枉己爲商冀博蠅頭微利。計明年二三月間當積有餘貲。會以青廬迎玉人歸去耳。青春未逝。屆時余二十。妹十九。爲歡固有日也。妹乎。速告余。余心碎矣。

女郎怫然曰。哥誤矣。哥之言將置妹於何地耶。妹之心豈以貧富爲愛憎者。妹與哥之愛情。期諸海枯石爛。又豈以結婚之遲早而遊移者。如哥言。則妹直一蕩婦淫娃之。

若哥復何取於妹耶。

少年謝過不遑。遽握女郎纖掌。復謂之曰。吾妹。余固知。妹不存。是想。但今夕。約余來。奚事。無端垂淚。幸語余以詳。毋苦向心。頭咽而處。人以悶葫蘆也。少年言畢。握女郎手。弗釋。靜候其答。纏綿懇切。如撫嬰孩。女郎欲言。又止者。再時。殘月紛紛。斜照簷際。反映女郎之面。慘白。類帶雨梨花。淚暈雙頰。曾不掩其嬌媚。少年手挽其頸。女郎宛轉。以首擱少年肩上。檀口櫻唇。相距至近。少年不覺愛極。思就而吻之。女郎急迴其首。推少年手而遠之。曰。毋哥其恕。妹已不能爲史家婦矣。

少年愕然。却立曰。咦。妹何言。妹其癡耶。胡言之。駭余甚也。女郎顫聲言曰。星哥。妹非癡。妹言確也。今夕折簡邀哥。特與哥訣。別哥至今。尙以妹爲誰之妻耶。妹已爲……語未竟。少年直前投入女郎懷。緊抱其腰。而大呼曰。妹言殺余矣。語時已暈去。女郎急以手撫少年胸。呼曰。星哥。星哥。其速醒。妹言驟驚哥矣。少年不應。但聞口中作微吁。有頃。含糊自語曰。秦玉纖。余之妻。誰奪余妻者。

女郎且泣且呼曰。癡耶。癡耶。嚇殺儂矣。哥其醒。哥其醒。妹固哥妻也。斯時少年全身緊

倚。女。郎。懷。女。郎。驚。且。怯。力。乃。不。支。嬌。喘。頻。作。幸。旁。有。湘。妃。榻。乃。強。曳。少。年。臥。榻。上。而。少。年。已。醒。目。注。女。郎。含。淚。不。語。女。郎。亦。泣。不。成。聲。舉。袖。障。面。良。久。少。年。曳。女。郎。坐。榻。旁。爲。情。懇。之。詞。曰。吾。妹。頃。者。所。言。殆。誑。余。耶。憶。余。與。妹。襁。褓。締。姻。幼。時。耳。鬢。厮。磨。愛。根。深。種。妹。多。愁。善。悲。余。嘗。戲。呼。妹。爲。顰。兒。後。身。余。亦。以。癡。寶。玉。自。況。長。日。相。偎。倚。正。不。自。知。此。福。幾。生。修。到。妹。乎。余。之。妻。也。事。中。變。者。余。死。矣。余。知。妹。必。不。忍。絕。余。速。語。余。以。頃。所。言。之。虛。實。妹。試。撫。余。心。頭。尙。顫。動。作。驚。魚。之。跳。也。妹。乎。其。憐。余。而。以。實。言。慰。余。乎。少。年。語。畢。目。眈。眈。視。女。郎。面。若。希。望。之。未。絕。者。

女。郎。泣。曰。星。哥。其。恕。妹。妹。非。絕。哥。此。事。實。非。妹。咎。妹。不。爲。哥。言。則。爲。負。哥。妹。爲。哥。言。又。以。苦。哥。苦。哥。不。可。負。哥。尤。不。可。嗟。乎。星。哥。妹。心。已。爲。哥。碎。盡。實。不。堪。再。受。幾。番。驚。恐。矣。哥。乎。其。平。汝。心。靜。汝。氣。聽。妹。一。言。可。乎。

## 第二章 別矣吾夫

三。更。四。更。天。氣。涼。颯。刺。骨。若。簇。一。對。可。憐。蟲。忍。寒。露。坐。於。星。月。之。下。嗚。嗚。悲。泣。萬。喧。沈。寂。中。惟。聞。草。際。鳴。螢。唧。唧。與。泣。聲。相。應。和。此。時。此。境。直。類。窰。窰。恐。白。楊。鬼。哭。且。無。此。悽。

惋也。而彼多情之月色，偏遲遲。其行屋角樹梢，低徊映帶。爲此一雙可憐男女，攝最後訣別之影。此中不可思議之黑幕，遂於此時宛轉揭破於女郎之一點櫻唇。

女郎曰：夜深矣。哥須歸去。此事終不能爲哥秘。妹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矣。妹今夕約哥來，蓋欲罄其底蘊以告哥。且掬妹心坎以示哥，而與哥爲最後之訣別語。至此急注視少年，面無大變，乃復續言曰：哥乎，妹與哥今生聚首之緣，已祇此一宵。此後便同陌路矣。少年聞言，知希望已絕，面色轉青，悲憤交逼，瞪目視女郎曰：趣言之趣言。余已爲待死之囚，惟望妹早撥斷頭機耳。女郎泣曰：苦哉哥也。天乎，妹胡不幸生此萬惡之家庭，而負我至親至愛之星哥。

哥乎，哥知明日爲霞妹佳期乎。聞人言金氏郎君，字長源，年且不惑，鬚髯如戟，阿父利其富，遽以霞妹許之。阿妹嬌小，羞不敢爭。余却代爲之怨懟，蓋紅顏白髮，相偶無倫，事乃酷於焚琴煮鶴。縱彼門閥不惡，亦何益吾家者。不知父母何心，徒歆其金玉錦繡之富，忍擲千金嬌女於冰天雪窖中也。妹旣無言，余卽欲爭，而咫尺嚴威，厲於霜雪，亦無置喙地。惟姊妹情深，私相囑咐，謂阿壻髻如蠟刺，非妹佳耦。嫁得個郎妹，一生幸福盡。

矣。余爲此言，蓋藉以悟無知小妹，俾自向阿父力爭，或可破此已成之局。孰知妹嬌憨性成，且年幼，不知爲身世計，謂婚姻事父母主之羞，答答怎好啓齒。余雖力以利害說之，妹卒不肯言含糊。至今余爲妹，蓋不知擔却幾許閒愁也。

親迎之期已迫，眉睫余乃助母爲妹理妝。若者繡若者縫，忙忙如工作，偷得餘閒，輒背人彈淚。余知哥聞之，且噙余曰：汝之爲此，正合着古詩二句：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也。然而十年姊妹，一旦分襟，惜別傷離，人同此慨。況妹此去如新鶯之入幽谷，大好春華從茲無分爲之姊者，益難乎爲情矣。曠星哥乎，慘劇之演，乃有更進一層者。余爲妹憂，爲妹悲，而妹猶無恙。余乃不啻自憂而自悲。余於哥爲待闕鴛鴦者，今與妹作換巢鸞鳳矣。彼于思于思之金氏郎，乃余之夫，而妹之姊壻耳。

少年駭愕曰：異哉！此事從何說起。余與妹指腹爲婚，今雖椿萱俱逝，鴛牒猶存，篋笥可證也。卿父母縱馳心榮利，視貧寒之子，不足以忝東牀，而息壤在彼，豈容遽食前言。且平日對於余亦並未有表示。卿殆誤耶。女郎曰：事實確，哥且止。悲容余竟，其緒方金氏婚未訂以前，燈前兒女團坐笑語之際，父若母輒以言聒。余謂兒長成矣，年華碧玉。



須合夫婿。金龜方爲快事。彼史家。秋星才貌。雖不惡。而王孫式微。家道零落。雖有前約。不過兒時戲言。無足憑證。癩蝦蟆敢作天鵝想耶。余聞父母言。乃大不懌。覲然答曰。父言誤矣。兒聞女子之義。從一而終。彼史郎雖貧吾夫也。父母猶以爲動於客氣。非由衷之言。彼之意以爲辭貧就富人。非至愚殆未有不願者。乃追問余曰。兒果願爲史郎妻乎。余應之曰。願則又追問曰。汝能甘藜藿之味乎。汝能任井臼之勞乎。余又噉應之曰。能則大怒曰。賤婢不自知恥。乃欲爲丐婦以終老耶。有父母在。須不能任汝作下賤事。爲門楣辱也。哥乎。此言出於余父母之口。余早知消息之惡矣。所以不告哥者。恐傷哥心。且未知其遽出此僵桃代李之舉也。金氏之姻家人。皆知屬於妹。實則屬之余。因恐余知而拒故。爲此狡獪。卽阿妹亦同處悶葫蘆中。無一些知覺。至疇昔之夜。個中秘密始洩。露無遺星。哥乎。事已至此。試思妹何能爲力者。少年木然有頃。憤憤曰。果若是則。卿父母直非人類何物。老奴敢作此忍心害理之事。余必以生命搏之。女郎止之曰。彼雖忍妹父母也。願哥詈妹。勿詈妹父母。少年淒然曰。余何爲詈妹。棄余而他。適余亦知萬非妹願。願今且奈何妹乎。余他無所怨。所怨者蒼昊不仁。何奪吾所親之速。曙後孤。

星乃至。一無倚恃。妹父母既忍絕。余矣。婚約雖存。其價值已等於亂紙堆中之片葉。卽訟之於官公堂。對簿時。孱弱如余。無金錢勢力爲先鋒。無親族交遊爲後盾。訟亦豈便得直已矣。已矣。夫復何言語至此。以雙手自摩其胸。氣結不能復續。

良久復噫聲言曰。天乎。世甯有無生趣如余者。茫茫大地。直是羅刹之場。遑云情愛。余去矣。不能爲寶玉之逃禪。當從琅琊於地下耳。語已。自榻上躍起。趨步下庭。塔女郎亦驚起出亭。追之。至一桐樹旁。遽抱其榦而呼曰。星哥。星哥。毋遽去。妹尙有餘言未盡也。此時之女郎似已失其知覺。彼心目中。星哥之化身。恐不止此一株桐樹也。

女郎既醒。四顧清寥。星哥安在。回步至亭畔。傍欄咽泣。口中頻呼。史秋星。金長源。不止。若默自商量者。久之。微吁曰。玉纖。玉纖。誰之妻耶。畢竟……是時耳畔忽有淒切聲起。應之曰。余妻余之妻。

少年出亭時。意已決絕。後回首見女郎癡狀。復大不忍。足乃爲之軟躡。女郎回亭畔。女郎泣益甚。少年亦大慟。一陣哀哭。月色爲之盡昏。少年哽咽曰。彼蒼者天。胡竟以此境處。余語已復。哭女郎此時不能復忍。翻身投少年懷。悲呼曰。星哥。吾夫哥。其棄余。余早

拚一死以報哥顧乃不能蓋事涉於妹妹愛余余死妹且立殞昨已爲余言之余不忍負妹竟忍負郎無情如余願哥之棄余也繼忽釋手離少年遠立曰咄余爲此態仍是乞哥憐余已負哥哥勿復憐余矣語已轉面他嚮若不欲復爲少年見而增其哀痛者少年以巾拭淚仰空而唏淒然久之低喚女郎曰妹妹怎不回過臉兒來余知妹意欲於此時絕余而殺余後日之悲痛妹意良苦究竟余之悲痛寧有已時耶妹可爲他人妻余不能爲他人夫也女郎回首曰哥言云何余以真情待哥哥乃以惡言嘔余汝謂余可爲他人妻余果願爲他人妻不願嫁汝寒酸子此後請毋相見矣語次瞪其雙波作餘怒未息狀

少年破涕笑曰玉纖吾妻勿矯作是態以欺余妹欲絕余是在於妹欲余絕妹是烏能者妹縱怒余詈余咒余冀以絕余而妹之名妹之貌仍一一鐫余心頭經萬洗千磨而不去妹休矣閱者諸君女郎之意良如少年言欲激怒少年以絕其念旣爲少年道破則復哇然而哭少年前握女郎手曰今夕爲我兩人相見最後之五分鐘矣卽此短促之時間今生恐難再得以哭泣了之寧非可惜且徒事哭泣又奚裨者豈能哭死金長

源。哭。回。妹。父。母。之。心。耶。妹。其。收。淚。起。矣。女。郎。聞。言。不。覺。媯。然。發。一。悲。笑。微。噀。曰。哥。真。無。賴。既。嘔。人。哭。復。嘔。人。笑。耶。少。年。歎。曰。此。所。謂。以。死。人。瘞。死。人。無。可。奈。何。只。得。自。尋。收。局。之。一。着。吾。妻。乎。今。夕。可。行。接。吻。之。禮。乎。女。郎。垂。首。不。語。似。無。拒。意。少。年。進。抱。其。纖。腰。俯。而。吻。之。爲。狀。至。憐。愛。繼。復。哭。曰。今。夕。一。吻。爲。余。與。妹。最。初。之。吻。亦。爲。余。與。妹。最。後。之。吻。矣。上。帝。乎。其。錫。余。等。以。來。生。之。幸。福。

夜。如。何。其。東。方。未。晞。雞。聲。茅。店。殘。月。半。天。行。客。早。已。着。鞭。情。人。亦。應。分。袂。歸。來。歸。來。兮。此。間。不。可。以。久。留。少。年。欲。行。女。郎。悄。然。起。曰。天。明。矣。余。見。此。陽。光。心。猶。有。憾。哥。在。如。陽。光。之。照。余。哥。去。則。陽。光。沒。矣。此。後。余。之。身。世。將。黝。黑。如。漆。甯。復。有。陽。光。之。照。耀。者。陽。光。乎。汝。不。留。以。照。余。乃。催。郎。去。余。余。其。奈。陽。光。何。別。矣。吾。夫。前。途。珍。重。少。年。掩。面。曰。玉。纖。吾。妻。汝。所。言。天。將。佑。汝。余。行。矣。

### 第二章 秋星自述上

秋。星。曰。余。家。本。湘。籍。余。父。中。年。宦。遊。浙。水。遂。家。於。錢。塘。江。畔。居。停。主。人。秦。望。雲。富。賈。也。余。父。賃。居。其。家。歷。有。年。所。而。一。官。冷。棄。無。術。肥。家。破。甑。生。塵。養。蓄。時。苦。不。給。望。雲。知。之。

始則讓其屋直繼且貸以餘錢解衣推食出自相逢萍水之人余父得其護庇不歎長安居之不易感戴殆難言喻在昔管鮑分金多與既屬苔岑舊好又有同賈之誼臨財而讓似非難能然已風高千古苦望雲之於余父一湘一浙素乏資而一商一仕所趨異途謂其結交顯宦有所歆羨而爲之則余父浮沈半世祇剩得明月一襟清風兩袖無強權豪勢之可言彼又奚羨者見待若此純由熱腸一片沸盪而出絕不參以一毫之私欲以彼方此今人豈讓古人迄今追念前事猶怪商人重利是其恆情彼望雲者胡獨輕利而重義然則所謂市井中皆小人者斯言殆未可據爲定論望雲所爲豈惟末俗所難抑亦俠士之所貴也

余之出世在余父寓浙後之第一稔方余誕時望雲亦舉一女卽余妻玉纖也兒時嬉戲兩小無猜童子何知依依作態愛浪風生啼痕雨染中已培下歡苗愛葉稍長復與同塾雙雙捧硯隨侍絳帷行坐必偕無肩不並夜歸笑語賭記新詩誦聲琅琅如和鳴鸞鳳兩家父母均爲之破顏或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或曰此吾家女學士也生男生女一樣喜歡一聲妹妹一聲哥爛熳天真享盡家庭幸福今此景猶在目前卽二人之慙

癡亦未稍變兒時情性所恨年華流水一去不迴曾無幾時而玉纖已娉娉孌孌年屆豆蔻梢頭旋出塾歸闈從事描鸞刺鳳鐵鎖無情關住滿園春色從此彼作閨中之子余爲檻外之人春風人面省識爲難咫尺天涯紅牆遙隔前生欠下相思之債卽於彼時爲開始償還之期有時坐話堂前驚鴻一瞥亦祇含情脈脈相對無言蓋雖年已非格於禮禁欲復如昔日之放浪形骸笑言歡謔堂上固難開方便之門卽兩人亦自知其不可余心因是怏怏以例玉纖深閨獨處有不嬌羞宛轉者乎回首當年厮磨耳鬢雨窗夜讀紅袖添香一盞青燈殊醞有餘味也

余年十六余父始以與玉纖襁褓締婚之事告余且謂余曰余受秦翁恩至渥偃蹇如余今生殆難答報余老矣秦翁年事亦與余埒彼無子一握掌珠旣以許汝汝已得所託將來可無飄蕩之虞望汝奮志青雲一洩老父不平之氣且藉以報秦翁之恩於萬一兩家後事悉以付諸汝好爲之母使老父他生尙需結草也余聆斯言旣悲且喜曩昔兩情眷戀若卽若離臨風悵憶每忽忽若有所亡今則確知姻緣簿上早注姓名搖搖無主之心旌漸就甯貼由是益自策勵引錐刺股深夜無眠蓋人情有所冀則易奮

謂終必有苦盡甘來之一境焉。仰瞻老父鬚髮蒼然，暮景忽忽，如不及待。且知玉纖心中亦必望夫壻成名，長日瓣香私祝。有時偶流於懈，而一念玉纖勤奮之心，卽起。畫中愛寵不啻爲余之座上嚴師矣。

初余之與玉纖同塾也。師爲秦氏，聘余不過以寄生之小草沐絳帳之餘春而已。迨玉纖輟讀，余遂棄塾就校。余父一家養贍尙賴望雲補助，甯有餘資爲其子求學之費。嗣後膏火之需束脩之供，蓋亦盡出諸秦氏。憫余小子學業粗成，飲水思源，伊誰之力。望雲之厚吾家也至矣。余方欲力向前趨，而厄運已逼余。而至余父暮年，矢志滿目，窮愁貧病，交加遽作。他鄉之鬼臨命之際，呼望雲而囑之曰：余以陌路之人，託庇仁宇二十年來，受君之惠與海俱深。今別矣，一身解脫，四壁蕭條，遺此稚子，更以累君。此恩此德，余將挾入冥司，秉余一點誠心爲君祈福。望雲泫然曰：老友何言此。古人云：女是寄生枝，男是冬青木。君雖老不得志，後起有人若余之終身，熒獨斯可悲耳。君今棄余而逝，余在世之期亦蓋僅矣。至君身後事一息尙存，未敢少懈。且小郎已爲余壻，親比一家，尤可毋煩顧慮也。吾友行矣。余當時雖在哀痛之中，精神迷惘，然余父託孤之語及望

雲慰父之言。至今猶字字嵌諸腦際。余父歿後。棺衾之置備。窀穸之經營。脫驂者望雲一人也。未幾而余母又相繼逝。傷哉余也。毛羽未豐。遽遭覆巢之痛。所遭不幸。況在他鄉。舉目無親。空手無金。江山路遠。羈離目裘。馬誰爲感激。人惟彼秦翁一再施仁。安死撫生。行所無事。世有此人。非孤兒之福星乎。余爲身受者。尤願爲普天下之無告孤兒。一一向秦翁請命也。

余家僅有四人。余父母及余外。一爲余之乳媪。比余父母歿。家爲之毀。乳媪亦作辭。巢燕子不念主人。飛上人家。新畫梁矣。熒熒孤影。寂寂雙棺。相對淒然。何以爲計。脫非秦翁。則父母之骸骨。將委之於壑。爲狐狸蠅蚋之食料。而余小子一介微軀。如何流落。更有不可究詰者。余父母生時。余亦間接受秦翁之惠。父母旣死。余乃代父母爲直接受恩之人。余父生平亦狷介之士。不輕取與。一官匏繫萬里。棲遲運舛。時乖抱恨。畢世爲之後者。不思所以自立。竟其未竟之志。報其未報之恩。是何腸腑矣。明知簷下不是安居。縱長者垂憐。不下逐客之令。時來慰藉之言。而絲蘿早訂門戶。無存擲嬌女於甕人之子。此在恆情。不能自慊。秦翁亦猶人耳。縱能脫俗。詎便適懷而余也。一無能力。足以



自存并此屹立之四莖亦非爲余所有所有者數莖傲骨尙秉阿父遺傳硜硜未肯或失雅不願長爲寄食王孫覲顏向床頭人討生活卽愛我之玉纖聰明其質宛轉其心亦豈願余常甘雌伏不事雄飛無爲渠吐氣之日者一領儒冠已誤余父而至於死賣文總難求活奠字胡可療飢人生此世金錢勢力之範圍夫又奚能擺脫者余於是亟變方針易儒而商矣

余父歿時秦翁年事亦高數十年貨販往還舟車勞頓行商之苦百倍居賈今已頭白成翁無復精神矍鑠旣作倦飛之歸鳥長爲勿用之潛龍計其歷年所獲不下數百萬而任俠性成隨手揮霍散其大半卽余家亦爲彼一漏卮前後所貸纍纍者不知幾許辛苦一生所積之產祇廣廈十餘間良田五百畝餘無所儲迨年老不能事事錢源爲之立涸家食雖甘時有金盡床頭之歎而余復以贅疣之資格耗其血汗之餘資問心則生死均有難安論理則少壯本應努力余之爲商原因蓋在於此而於蠅營之暇爲彼處分家事督責佃工計一歲之盈虛司百端之出納婢僕病其衆則別其勤惰而決去留交際苦其繁則分其輕重而定厚薄用之可節者節之利之可興者興之勞怨不

辭夙夜罔懈。蓋能替老人幾分心力。卽稍慰死父一點陰靈。一日萬幾。余小子敢不勉焉。此二年中公私交困。余力瘁矣。棄書城遊利。數與市井齷齪兒鉤心鬪角。較盡錙銖。日奔走於囂塵。夜轉側於衾枕。一若人世間舍此幾片臭銅。無一足爲余消遣之資者。余之人品。殆難問矣。雖然。余豈役於金錢哉。稜稜傲骨。迺余身所固有者。今若此。余有所爲也。余蓋欲假此以求余一生幸福之所在。錢流浩浩。中有慈航。可送余一葉之身。過渡入愛河深處也。

#### 第四章 秋星自述下

茫茫慾海中。有兩大阱。惟名與利。此外更有一陷人深坑。魔力亦不弱於前二者。則愛情。是已役於名利者。爲己役於愛情者。爲美人而人之稱。美人者。不曰名士。美人則曰黃金。美人夫。美人之性。天若何真坦。美人心地。若何明潔。茲乃偶以虛僞之名士冠以齷齪之黃金。若不如是。不足成佳話者。然則美人之與名利。殆亦不無維繫耶。然美人所重者。愛情也。非名與利也。故以愛情得美人者。上也。以名士得美人者。其次也。以黃金得美人者。唐突美人之甚者也。惟是情海波瀾。兔起鶻突。純粹之愛情。恆不足敵。

變幻之人事無名若利爲之後盾則愛情一遭打擊卽無補救之餘地以是而人之役於愛情者不得不從而役於名役於利如余者卽被役之一人矣

憶余幼時與玉纖相偎相傍如影隨形嚶嚶啞啞笑啼中俱含至樂小兒女一味天真醞釀作方春之雨交潤心田一點情芽蓬然以茁然當時祇知相愛不知何以謂之愛祇願長聚不知何以能長聚也洎乎年事漸長稚氣漸除於是知有所謂男女之別者更有所謂夫妻之倫者知此後兩人之身將驅而入之禮防之內一經隔絕永永脫離欲復修兒時情好舍正式婚娶其道莫由顧又知世之所謂婚姻者多以黃金爲娶妻之代價其上焉者亦論人才自顧此身一失學之貧兒耳財於何有才於何有祇乘余一點癡心欲挽回夫命運甯有濟者至是始知余與玉纖之地位相懸不啻天壤則復嗒然神喪而種種之妄念以除然余此時已深知愛情之眞理眼底之玉纖益與余遠心頭之玉纖轉益與余近方寸靈犀消息動矣居嘗沈沈以思悠悠若夢悵望前途杳不知其所極慨想未已而余父詔我矣失望之餘得此佳耗喜極欲顛而此時卽若有人爲余警告曰吹皺一池春水大有人在好爲之母謂良好因緣事已大定也一轉念

間終覺余與玉纖之關係如牛女然中間隔着一河非得有方便之橋梁不能誕登夫彼岸而此橋梁造成之原料則須由余自覓於是而余之心乃如沸而起埋首芸窗刻苦自勵囊螢映雪無間寒暑謂不如是不足以對我玉纖也詎一名未得而終天之恨已來無窮家累重壓肩頭欲再理舊業非特力有未逮而歲亦不我與矣然余以玉纖故早抱一爲愛情服役之主見役於名而余之希望將成泡影不得已而思其次不能不借重於黃金矣計余前後所爲忽而縈情青紫忽而注意黃白行爲愈趨愈下志氣愈縮愈短顛倒沉淪於慾海之中茫不知返捫心自問余尙有本來面目果何爲而若此人知余昔役於名今役於利而不知余僅役於愛情耳自維余惡劣之命運無一足以敷娶妻之代價僅恃此雙方情愛一紙聘書幸福前途未必十分穩固不思有以補救之則敵余者日伺於旁不難於一掉舌一舉手間立破此已成之局也

憧憧擾擾往來於余之胸中者金錢耶愛情耶二者之價值余自能辨之卽玉纖亦早窺之於微矣猶憶某日之夕玉纖遇余於廊下視余而驚曰君其病乎何容光之晦澀也余曰病乎亦爲卿憔悴耳然余固未病長日溷跡塵閨塵沙撲面厚寸許神疲而形

亦與之俱瘁。卿不觀夫花乎。潤澤而豐腴。雨淋日炙。則萎矣。人亦猶是也。余貌本不如潘衛。而人世間憂辱焦勞之事。足以損我華年者。且相尋而未已。其能常保此濯濯之姿乎。余嘗攬鏡自窺。亦深訝朱顏一瞬。胡別余之速。所幸者。余之靈臺晶瑩如舊。尙堪掬以示卿耳。玉纖聞余言。淚皆熒熒。若不勝憐惜者。繼乃曰。儂不願君之僕僕若斯也。君乎其毋自苦。彼儻來物。固何足重輕者。卽余之老父。慷慨成性。氣蓋人羣。夷金錢於糞土。亦非以富厚驕人者。儂身終爲哥有前途。似可無慮。人生所重者。亦祇此方寸而已。君何所不慊。而自尋煩惱。爲余於困頓中。得此甜蜜之撫慰。於意滋適。而一腔心事。如梗在喉。益不能吐之於愛我者之前。則慨然答曰。卿言良是。史秋星。豈爲金錢作奴隸者。惟受恩太深。此心殊不能無惴惴。且比來卿家狀況。亦殊岌岌。此無可諱者。在理與勢。卿宜偶一富豪之子。庶可稍補殘敝。而抒老父之憂。如余之淋蓬身世。固無以取貴於卿之家人。且亦何裨益者。余亦知卿之結想不在綺襦紈袴之間。卽卿父亦非慕勢趨炎之輩。願以余一人。故而使卿家一蹶。至於不振。卿亦顰蹙終身。對牛衣而揮淚。縱不抱怨。余亦身心滋累。因是而余之自責。益不容稍寬。所以僕僕者。冀得一當以報。

若翁且以慰余已死之父母而余與卿亦得安樂一生免窮困無聊之苦非然者愛情雖好來日大難悠悠清夜如臥針氈余亦不能有甜美之夢也玉纖聞言意似不懌謂余曰君言令儂滋惑豈先有金錢而後論愛情歟若是則君視儂爲何人而儂父亦一錢不值者矣且吾家雖落咎非自君竭蹶支持爲力尙易君似無須介介君雖貧阿父固重君者余謝過曰余妄言之卿妄聽之果如卿言而兩人之愛情永遠不遭打擊者事甯非幸竊恐情場變幻之境天特設之以顛倒衆生冥冥中之主者正未必特爲吾兩人寬假耳玉纖乃默然此一番辨論距今不過月餘余戚戚焉若驚弓之鳥當時玉纖固未表同情疑余爲無疾而呻者而今竟何如嗚呼世之爲德不卒而前後判若兩人者孰有如望雲耶以望雲之爲人豈可以常情測者其於余父也有生死肉骨之恩於余也亦有飲食教誨之德人卽犬馬亦何至懟及參養之人而加以反讟故此後望雲待余縱不復如前之眷眷而淪陷余身至於一生不可申訴余也追念前塵亦不應對彼而含怨望矧彼之出此余固知其萬非得已且亦非有所厭惡於余老人夢夢殆未知余與玉纖情款深深已至極處今生殆難分

剖。若。知。之。者。彼。縱。不。爲。余。計。獨。不。爲。愛。女。計。乎。使。余。而。稍。有。資。產。者。亦。足。以。自。固。望。雲。若。不。爲。境。所。窘。亦。決。不。甘。冒。不。韙。出。此。逆。理。背。情。之。舉。以。自。喪。其。榮。譽。顛。倒。塵。緣。總。是。金。錢。作。祟。斯。真。余。不。共。之。仇。也。彼。老。人。固。何。尤。者。余。生。不。幸。淪。入。孤。寒。已。被。棄。於。天。矣。余。復。不。知。自。警。致。爲。愛。魔。所。障。歷。苦。備。艱。妄。冀。非。分。世。烏。有。逆。天。行。事。而。能。如。願。以。償。者。茲。也。一。生。幸。福。盡。化。輕。煙。歲。月。悠。悠。胡。以。自。遣。父。乎。母。乎。陰。靈。其。未。昧。者。其。來。助。汝。可。憐。之。愛。兒。竭。力。以。出。此。情。坑。也。

## 第五章 玉釵敲斷

慘。幕。既。開。不。能。不。於。事。前。有。所。表。白。故。假。秋。星。口。中。自。述。之。非。閒。筆。亦。非。正。文。也。每。見。作。哀。情。小。說。者。多。於。上。半。篇。虛。張。疑。陣。極。穠。豔。絢。麗。之。致。以。爲。由。樂。入。哀。之。預。備。著。者。殊。不。喜。此。謂。情。既。哀。矣。終。無。良。果。離。離。合。合。筆。端。噓。幻。春。光。令。人。由。後。溯。前。歌。哭。不。能。自。主。固。不。如。從。頭。至。尾。一。路。直。哭。到。底。之。酣。暢。淋。漓。也。閱。者。多。解。人。此。意。或。不。余。忤。歟。荒。園。訣。別。之。次。日。秋。星。默。坐。一。無。人。之。室。中。沈。沈。若。死。旋。啓。其。牀。頭。小。篋。出。一。瓏。璫。之。玉。釵。摩。挲。拂。拭。者。久。之。淚。淫。淫。浸。釵。背。倏。門。簾。啓。一。老。人。頽。然。入。則。秦。翁。也。此。時。距。金。

姓迎娶期祇三日。翁此來殆有所白也。秋星見翁入急藏釵於懷，強笑承迎，請翁坐。面上愁怨之色爲之盡，抑知此老必賚將斷腸消息至矣。乃靜默以待其辭。秦翁噤嚙良久，始言曰：「老夫有一事欲白吾子，惟茲事子聞之必不悅，故久久未能啓齒。」秋星曰：「翁言何指？殆謂令媛婚事乎？」言未竟，頗悔其驟欲收舌，則已透牙關出矣。秦翁訝曰：「子烏知此事者？」秋星作遁詞曰：「固微問之。」三日後爲霞妹佳期矣。茲言確否？秦翁色稍定曰：「否。此中尙有隱祕，須爲子白。第吾言未出，則若爲我壻，我爲若翁，吾言一出，則爾我陌路矣。」秋星聞言面色灰死，但曰：「翁試言之，勿吞吐也。」秦翁忸怩曰：「余言之知子必斥，余老悖，余初意亦不至是。顧人事之逼余者日益窘急，欲不出於此而不能，則余亦無奈。今明告子，余已將玉兒許於金氏，人知霞兒者僞也。斯言秋星若於未會玉纖前聞之，不知若何驚駭，或至暈絕。今雖先知惡耗，顧亦不能不憤。詰曰：翁言得毋痛耶？翁已將女公子許金氏，耶果爾，則置余於何地？秦翁曰：「子毋然，其靜聽吾言。茲所爲余亦自知不甚合理，顧有一種萬不得已之苦衷，願子垂憫，子須知余此來非以強力壓汝，乃以溫言懇汝也。若子必苦苦詰余理由者，則試問子亦將置老夫於何地？秋星意漸平。」



徐問曰。然則翁所謂不得已之苦衷者。可得聞歟。秦翁曰。余自老邁不堪。治事以來。有用而無生。今余資且罄。恐慌之狀。日蹙一日。諒子亦所深悉。長此以往。者不出一年。將索我於枯魚之肆。以勢言。余既無子。應贅一多資之壻。庶可得其餘潤。遣此殘年。余自忖。余之爲此。於義固乖。於情似不無可諒。秋星曰。僅爲此歟。以翁之磊落。出此猥鄙。下策。余竊爲翁不取。秦翁曰。子責我固當然。人非日暮途窮。亦疇肯倒行而逆施者。事至無可奈何。卽亦不能自重。以老夫頽唐之態。在世間亦無幾人。至暮年汲汲顧影。但計目前之適後事。且不暇問。又奚暇顧昔日之聲名者。今任子如何責余。余均願受。惟望子勿以此而有所介介。秋星憤曰。此烏能不介介者。然余固不敢責翁前事。皆余之過也。以余孤寒至此。固何得妄想攀高。自干罪戾。秦翁曰。此殊不然。以子矯矯。且若翁與余誼。亦不薄。苟能得子爲壻者。余甯不適。今余不得已而自食其言。亦正恃此舊誼。且知子不能懟余也。以余意度之。若翁厚余。此情或亦爲彼幽冥所許。秋星下淚曰。請翁勿再提死父矣。實告翁。使非余父受翁恩深。余非無氣。男兒亦當訟翁於公堂。以求曲直。世烏有坐視人之奪其妻而默不一較者。今翁既不肯以惠余父者。念余余顧不能

不以念余父者感翁余固無能爲翁之用心不亦太酷乎且余欲問翁此事女公子已知之否夫欲悔婚則悔婚可耳何必用此瞞人之計秦翁曰天下事根本謬者則措置均謬大概余之所爲根本已謬故設計用謀均趨於卑下方余初作是想未嘗不審思夫理治欲與理戰而理爲欲勝清夜懷慚猶欲暫自掩飾至箭在弦上時則亦不能終秘秋星曰如翁言則女公子已知之矣曾得其同意否秦翁搖首曰妮子倔強殊與老夫忤也秋星曰然則翁此着不僅誤余且誤女公子矣婚姻大事而以兒戲出之類於娼妓之迎新送舊且又以色爲餌以金爲的如買賣然亦何怪女公子之不願乎秦翁曰此一段姻緣良爲老夫一身計然亦未嘗不爲吾女計彼得託於富厚之家一生可無凍餒今雖未恆久後必能相得故此層老夫殊不爲意至吾子之事老夫苟一日不死者當竭力爲子設法秋星齧齒作聲趣止之曰翁休矣余知翁意亦未有所不慊於余不過憎我無資耳余誠貧困無聊拚此一身與命運戰或尙非寒乞終身者翁亦知余數年來辱身降志甘淪市井日夜營營者固思所以報翁也脫翁能稍待者區區資財或尙能如翁所願今事如春夢矣翁已覺得快壻而余則僅留此恥痛之紀念爲情

場。失。敗。之。英。雄。今。余。與。翁。之。關。係。所。以。未。能。遽。絕。者。阿。父。前。事。耿耿。於。心。耳。至。此。後。余。之。身。世。將。飄。泊。至。於。何。等。卽。余。亦。殊。難。自。料。總。之。微。論。如。何。余。卽。獲。罪。於。天。終。身。淪。棄。或。竟。槁。餓。以。死。亦。斷。不。敢。再。仰。面。求。翁。憐。憫。且。翁。言。爲。余。設。法。試。問。此。後。翁。家。之。貲。安。所。從。出。若。分。潤。金。氏。郎。君。聘。禮。則。直。余。之。賣。妻。錢。百。年。後。尙。有。餘。腥。者。秋。星。縱。極。無。聊。亦。何。至。用。賣。妻。之。錢。以。圖。苟。活。且。余。畢。生。希。望。已。盡。於。斯。亦。不。願。向。萬。孽。叢。中。再。唱。求。鳳。曲。也。秦。翁。曰。此。意。老。夫。殊。不。解。老。夫。之。意。謂。人。患。無。貲。耳。苟。有。貲。者。則。妻。妾。子。女。之。奉。何。求。而。弗。遂。失。蜀。尙。有。隴。在。又。何。必。所。得。之。定。爲。蜀。也。（此。時。秦。翁。已。思。得。一。失。彼。償。此。之。計。特。未。便。明。言。耳。）秋。星。憤。極。若。弗。聞。者。遽。起。臨。窗。仰。天。噓。氣。續。續。不。已。繼。乃。出。玉。釵。於。懷。捧。之。以。泣。曰。此。翁。家。定。婚。時。信。物。也。今。無。用。矣。遂。力。折。釵。釵。砉。然。中。斷。擲。斷。釵。於。地。而。誓。曰。翁。誠。之。自。今。伊。始。所。不。含。辛。茹。苦。一。洩。貧。寒。兩。字。之。辱。者。有。如。此。釵。秦。翁。覩。狀。色。大。變。額。上。縐。紋。益。如。水。受。微。風。稜。稜。起。浪。意。至。不。甯。伺。秋。星。容。少。霽。乃。進。曰。余。初。不。料。子。乃。剛。鯁。至。是。老。夫。此。舉。直。冒。天。下。之。不。韙。矣。顧。茲。事。如。棋。子。已。誤。落。無。從。收。拾。奈。何。今。余。亦。不。更。覲。顏。向。子。絮。絮。惟。望。子。體。先。人。遺。意。恕。此。衰。翁。余。行。誠。悖。子。

志高不欲仰人鼻息事亦良佳至曩者若翁貸余之資其券早付之無情一炬且數亦非鉅老夫自信此後縱以昏耄謬厥行爲惟此一點嚮義之心至死應猶勃勃吾子其無不釋今日之言誠難保不觸少年怒願非爲索逋來也秦翁言時聲微顫俯仰若無所容秋星聞言長吁一聲怒氣盡釋心口相問曰立汝前而哀汝者乃汝父之死友亦撫汝以長之恩人也汝奈何不稍退讓令彼跼躄至於無地乃急轉身向秦翁拱立致辭曰小子知罪矣余不自省何以今日狂獷至是致出言無擇唐突老人但翁亦須諒余此驚怖慘怛之惡耗滋難受也今諸事可作爲死去余不復芥蒂胸中翁之前惠余亦永永不能忘願舉余之愛情生命及種種幸福悉爲翁一人犧牲而無怨茲縱談久翁憊矣請送翁行秦翁亦起曰聞子言余心滋慰子宅心仁厚天必佑汝以福且言且予子以出出而自語曰此子品致迴軼庸衆苟能爲余子者甯不大佳惟壻似未可彼金郎有貲固勝渠十倍也又曰其初來勢頗不善幾令余無可置喙卒乃一落千丈如絲羊之馴伏亦可喜也

## 第六章 浸潤之譖

望雲四十而鰥。其繼娶之夫人薛氏。既歸望雲。六年而誕二女。玉纖爲之長。次日明霞。玉纖幼時。神清氣淑。一塵不染。肌理瑩徹。皎皎有光。腰支嫋娜。類顛柳。瘦不禁憐。其母曰。是模樣兒。乃真個玉人也。因以玉纖爲字。明霞則豐頤廣額。兩頰緋潤。如朝霞。別饒穠豔。目光爛爛。媚而有威。韻遜於姊。而姿過之。亦雅稱厥名。玉纖多愁。善病。居恆捧心效西子。顰或至數日。無語笑。且性傲。冷氣中人。如霜雪。其母曰。是兒前生遮莫是多言鸚鵡。故轉世乃默默若啞。因又易玉纖而戲呼以石頑。意謂人雖如玉。而質乃不溫。殆一似玉非玉之頑石耳。明霞不然。憨跳好弄。喋喋向人。作奇語。玲瓏活潑。以是能悅其親。就外表覘之。二人賦質既殊。得於親者。又厚薄迥異。或致參商之乖。顧閨房之內。初無間言。玉纖之憐愛其妹。尤甚於乃母。蓋彼有一種深意。聞之可憐。復可笑。謂人不幸爲女子。身豐於彼者。必嗇於此。阿妹嬌好。而又憨癡。殆亦未足爲福。其實己身憂患之事。亦正方興未艾。而設想乃若過來人之警。後輩者。意彼斯時。命宮中之厄運。已怦然有動機矣。

玉纖未來之種種磨折。由於失愛其親。而失愛之原因。則坐夫性情之冷淡。玉纖初亦

不自喜。顧欲力矯而有所不能。後彼自言是非。余咎此種性情。天殆特賦諸薄命人。以顛倒其身世者也。斯言其信然。以例明霞其性質。與玉纖處反對地位。而所遇亦未能較優。則真無說可解矣。玉纖既失愛。其親更有一人焉。從中爲之播弄其人。爲薛子衡望雲之妻舅也。

薛子衡無賴子也。父死。以博蕩其家。困頓無聊。來依其姊。姊憐而納之。令司出納。時望雲猶勞勞於外。歲或一歸。省其孥。亦不問家事。子衡恃姊信任。得管鑰。而操縱之多所侵蝕。後望雲倦遊深隱。不出。子衡時以貲細告。則設法彌補之。愈補愈空。漸至舉債矣。實則望雲一生積財。至厚。散於己手中者。半入於子衡之私囊者。亦半。而望雲不察也。比秋星父死。望雲家益落。秋星以爲憂。且調知子衡所爲。乃乘間進言曰。翁家現狀。日見其剝。不早整之。後且無繼。翁今雖處無爲而未散之。貲計足供溫飽。似不應遽淪此境。中空之木。外加以蠹。其能久乎。在理。余不應議及。長上顧余家兩世受翁惠。翁事卽余事。卽余事。卽嫌疑。有所難避。竊視薛叔未可恃也。翁亦注意及之否。望雲聞言。雖未遽信。顧亦不能無疑。乃舉歷年子衡經手之賬籍。檢之。入若干。出若干。核對不符。莫可究詰。

望雲憬然曰。子言驗矣。余以親故。未加檢察。初不意其糜爛至此。顧余老耄。實難理此。亂絲爲今之計。且奈何。秋星曰。事幸敗。露尙可收拾。翁卽無心事。此庸可知之。而復放任。小子不敏。願於執業之暇。竭其餘力。以事翁事。或可稍補萬一。望雲曰。善。子能是。余無憂矣。乃命秋星輔助子衡。同治家政。實則助理其名。而監督其實也。

子衡以浪蕩餘生。茫無所歸。一旦斧柯得假。劣性復萌。歷年所攫。望雲之資大半供其博進。惟事剝蝕而應治之事。則諉於其下。下無督率。則亦從而諉。佚惰相尋。百事俱廢。田畝之荒蕪者。且六七矣。迨秋星來。與同理圖窮匕見。無可掩避。則大懼。繼知一篇糊塗賬。已爲秋星告發。則又大恚。其始尙欲交懽。秋星以售其奸。而秋星心熱面冷。凜然不可犯。博興方熾。無所得資。則更大窘。子衡惰不治事。秋星或竟面斥之。欲尋瑕抵隙。以相報復。而卒不可得。且以望雲方倚重。雖銜之甚。而無如何。後乃獻媚於其姊。泣訴秋星相侮狀。且自陳。無過秋星言。皆不實。等於裁賊復架詞。以毀秋星。秦夫人聞而信之。以秋星之蔑視其弟也。憤甚。曰。豎子胡敢爾。若身固何自來者。忘却若父母牛衣對泣時耶。則從而轉訴於望雲。曰。君冤吾弟矣。秋星小子。背恩忘義。吾家不能容此人。

望雲不聽則再言之又不聽則繼之以泣而望雲之心乃搖搖無主矣人非至明浸潤之譖未有不行者望雲之信秋星也未至其惑於邪也宜也自是以後子衡每見秋星輒傲然有自得之色意若曰我有援汝寡助汝何能爲行見汝敗興而去耳斯時望雲之待秋星已漸形冷淡非復從前而秋星殊漠不爲意盡心服務勤練從公也如故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秋星其未明此二言之意義乎與小人並處而不早爲之防致墮其彀中而不覺則秋星自取之咎也子衡知其譖之得行也心樂甚以爲不三日則逐客令下矣乃久而寂然則復大戚繼念秋星爲秦氏未來嬌客並憫知秋星與玉纖雅有情愰數年以後彼之親且厚於我翁壻情熱我將意冷如冰矣因思必設法破壞之以快其私忿且藉爲固寵地遂益於姊前力詆秋星之短伺姊意動而進曰此子身熒熒而性落落不可壻也以姊家之門望甥女之明慧而適若人辱沒何堪矣且此亦不足爲彼福以彼身分只合縮頭龔臚與黃臉婆兒喁喁度日耳夫人默然則復進曰若果壻個郎者於姊家更有切膚之痛夫人微昂其首問曰切膚之痛若何子衡曰姊不憶姊夫年已望六而家業復零落乎無子則依壻此世俗之通例今壻一貧無立錐之



秋星試問姊夫百年後姊將安依且古人愛女則爲之計深遠而姊乃令其下偶寒賤亦甚非所以爲母之道也夫人點首曰弟之言然茲事殊未愜余意願已有成約奈何子衡知其可動則慰之曰所謂成約者昔時戲笑之談耳指腹爲婚此俗至陋彼何能訟訟亦何慮是在姊之能斷脫有轆轤弟願以一身當之夫人蹶然曰若是則我終不令玉兒嫁個人已弟厚我能爲我物色一佳婿否子衡見其已決則復要之曰是不難雖然猶有慮倘姊夫不允則又成畫餅矣夫人憤憤曰勿再言若姊夫言之令人滋怒史姓之婚彼一人主之亦未與余謀也史翁夫婦之來吾家至飢餓不能出門戶終身豢養之猶不足復欲益以一女是誠何心今余意決矣玉兒余所生提攜捧負以至於長誰之力耶嫁雞嫁犬由余遣之於老奴何與者子衡曰姊能主此事則弟可效力報姊有日矣乃欣然而出曾無幾時而一段惡姻緣遂於以搆成矣實則此舉初非望雲所願而女子小人交相媒孽雖欲爲秋星左袒而勢有不能且後顧茫茫無兒有女富厚可託貧賤何依此意亦正與老婦同也子衡與乃姊一席話事極隱秋星固未屬耳玉纖亦未爲屏後之蔡夫人也迨事成而李戴張冠秘不宣示亦子衡爲之主謀卒乃

臨時發覺如迅雷之不及掩耳計亦毒矣。

### 第七章 人之無良我以爲舅

金長源者揚城富宦子也。父爲黔中縣令。貪穢詔贖。當時有金剝皮之稱。其侵害百姓不止如薛綜之以一黃魚收一斛麥也。歷官廿餘年。易任七八次。積得造孽錢幾許。未及享用。遽歿於官。以遺長源。在理貪宦之後。必驕奢淫佚。不保其家。而長源殊不然。鄙吝存性。不捨一錢。於是人又奉以徽號曰守財奴。而天資刻薄。尤過其父。喜以重利盤剝貧民。雖破人家室。殘人性命。有所不恤。識者謂乃翁一生積惡。殆未盈貫。復有長源焉。以益之天道。好還到頭。有報不於其身。必其子孫矣。願長源雖他無所嗜。而特好漁色。色之所在。慳囊立破。娶婦醜而悍。長源在外有所遇。婦知之。輒大吼以是不能。遂其慾。前年婦死。長源乃大樂。惜貌太不揚。巨耳闊喙。蠢然類野豕。滿身濁臭。中人欲暈。自好者多避之。若浼且年。才三十。而鬢髮者已繞頰盈腮。芟以利刃。不三日。又蓬蓬如茅草。尤爲女子所不喜。矚之者。僅一二河間。數錢之流而已。久之。長源意亦倦。且惜其貲。思得一麗人而偶之。以爲終老是鄉。一勞永逸之計。然以醜男求美婦。事本至難。彼又

自恃門望不肯貶就人之慕其勢而欲壻之者或爲長源所不願長源之所欲者又輒爲人所不屑以是千闌百就事卒無成長源殊怏怏也

子衡於兩年前曾貸長源二百金以償博負久之不能償迄今合子母計之數且逾三百矣長源追逼甚急子衡無以應求展緩不許求減讓又不許至其家坐而索焉聲言且訴之官子衡窘極急切中籌思對付之法百不一當忽憶及彼方求偶而前日姊氏方以相攸爲囑喜曰得之矣我爲若兩人撮合一可以償債二可以得貲三可以慰姊氏之望四可以報秋星之怒一舉而四美具計無有妙於此者乃謂長源曰君毋然苟能恕我而拋擲此數百金者則我終必有以報君長源怒曰我不受汝給以汝赤貧至此將以何報我縱汝口如蜜我心終如鐵子須知無論甘言苦語種種蠱人之技遇我必無幸能悅我者祇金錢耳今日之事我可誓之非三百金入我手終不出此門否則尙有一途令若妻隨我去事亦可了（子衡有妻美而賢事詳下文）噫若個美人兒隨汝窶人子一天風韻爲汝蕭瑟以盡我甚願憐而出之火坑也子衡冷笑曰若意良佳雖然余妻何足道今更有美於是者君欲聞而得之乎長源聞言色頓霽突起座間

曰若妻美矣更有美於若妻者乎子衡作微噀曰子所言眞所謂日不覩江海而以尺澤之水爲大觀也我今試以星月喻美人余妻之美一星輝之光耀耳若人則皓皓之月也若人貌豔如花而花失其嬌膚白如玉而玉遜其膩舉世所謂柳眉杏眼桃頰櫻唇種種可愛之名詞以喻若人終嫌未當余直無以名之要之若人之美非復人世所有殆天仙化人耳長源聆悉張其大吻若涎涎垂垂長寸許作聲如怪鷗曰美至是耶子衡曰猶未盡也若人外美旣無倫內美尤獨絕知史書善吟詠錦心繡口慧根種自前生柳絮不足稱花藥不足儷蓋一盡善盡美之全才也長源樂甚移座近子衡低聲問曰眞耶我不信世有此人子衡曰我豈欺人者信不信隨君惟今有一問題在君果欲得是人乎長源覘然曰若果有之此我馨香禱祀以求之者也子能爲我謀乎子衡忽蹙眉作猛省狀曰嘻我忘却一事語君羅敷已有夫矣長源聞言臉色立沈跳而起指子衡厲聲曰若眞無賴半日以僞言誑我趣以三百金來我無暇復與若絮絮矣子衡不爲動徐言曰少安毋躁我言尙未畢也長源聞之怒顏復霽但曰趣言之趣言之子衡曰若人雖已有夫然僅有婚約尙未遣嫁君倘欲得之者我力能毀其成約拱手

以獻之君。長源喜極。問曰。子言若此。子曾識其人。耶。子衡曰。是安不識。實告君。若人非他。我甥女也。君猶不信者。明日可爲君取一小影來。長源曰。我信子矣。惟望子速爲我謀。子衡無語。注視長源。面若有所思。忽又顰蹙曰。大難大難。我又誤矣。以若人風貌如仙。此福正未易消。受如君尊範。甯能合格。彼前度劉郎。固一丰儀俊美之少年。欲其捨彼而就君。難矣。長源聞之。霽色復陰。子衡續言曰。幸我爲渠家至戚。憑三寸不爛之舌。事尙可爲。雖然。何以報我言次。斜其目。覷長源。長源復喜曰。子能玉成此事者。前負我不責子償矣。子衡曰。僅止此耶。則君休矣。長源曰。然則子意若何。子衡舉手伸五指。使直覆其掌者。二長源驚曰。千金耶。安有是者。子衡曰。此猶爲至廉之值也。古人以千金買一笑。今子以千金買一人。甯不大便宜耶。且如此美醜不倫之賣買。爲值亦應視他人爲昂。長源曰。雖然。此數太鉅。得半可乎。子衡曰。非千金不可。君知之。我尙須焦唇敝舌。爲君說法。非容易可以享此也。長源曰。六百如何。子衡搖其首。不答。復故作猶笑。自語曰。美哉。若人美哉。若人欲得之者。大有人在。在我任爲何人撮合。均可立致此千金之巨款也。長源急曰。又增百金矣。尙不可耶。子衡曰。若毋瑣瑣。若肯出此千金者。則我爲

汝行不爾。卽叩吾脛。使折亦不隨。若驅使也。長源大怒。叱曰。子眞不良人哉。我爲子計。七白金已逾分矣。子衡見狀。忽懼。知彼性暴。事或決裂。且立責其前。負乃曰。爾我總是舊交。我亦未能過拒。今允汝矣。趣爲我書券。三日後當以好音來也。言已入內。取紙筆出。促長源書券。共七白金。載明以三百金抵宿逋。餘四百金約於成婚之前三日交付。事畢。長源遂行。

婚約旣成。擇吉於三月後行禮。長源子衡均祝。年光速。佳期早到。蓋一急於色。一急於財。願望不同。而心理則一。待旣至婚期之前三日。兩人不期而異地同聲一呼曰。好事近矣。是日之晨。子衡早起。卽往叩金氏之門。有僕出迎。詢知長源在客室中。室門猶扃。子衡逡巡不遽入。就窗隙中竊窺。其何作。則見長源新其衣冠。叉手直立於一絕大之着衣鏡前。自視其貌。下頰濯濯。類新雍者。張口翕翕。作脣努舌縮諸醜態。俄而以手撫吻際。面露笑容。狀若自得。復力搖其兩耳。如對揮蒲葵之扇。子衡念如此。獍惡之狀。殆爲人類所罕有。不覺失聲大喊曰。好好。長源大驚。拔關出視。見子衡曰。是汝耶。汝來何作。子衡曰。特來賀汝。旦晚作新郎矣。長源大笑。請子衡入。謂之曰。子視我今日之儀。

表何如子衡曰美甚以子之貌證以子之心術或是盧杞復生也長源不解其作何語復自撫其頰曰我知美人惡髯恐以是觸新人怒故特薙之子衡曰人謂汝臉皮堅厚鑽之不破以我觀之殊未信子臉皮而果堅厚者是蓬蓬者胡能脫穎而出耶子毋恐新人且愛汝矣言已吃吃作鷓鴣笑長源以爲諛己也喜甚益舞手蹈足跳跟不已似神已外越矣良久子衡言曰若知我今日之來果爲何事乎長源曰不知子衡曰不知耶若忘今日爲何日耶趣以金出勿作態也長源聞言如受捶擊笑容盡斂囁曰我知之成婚後與若未晚也子衡曰是不能我甯耐此前約具在子亦胡能自食其言長源曰子食言多矣何責我爲子衡厲聲曰果不與我耶長源曰然子將若何子衡曰不與亦佳子以爲事已定乎抑知我昔能毀他人之婚約以就子今卽能毀子之婚約而仍屬之他人勿悔勿悔我行矣投袂而起長源懼趣止之曰子且坐何至於此我與若矣忽忽遽入未幾取金出纍纍置案上把玩不忍釋手其容蹙然回首語子衡曰子誠太忍能以白刃刺余之心雖然知此四百金者爲汝賣其甥女之錢乎子得此天不宥汝以若所爲直獸耳子衡亦怒曰我爲獸子豈得爲人耶我爲人作蹇脩例可得酬受

此甯復有媿如子之貸人錢以博重利斯爲喪良之尤我賣其甥女子日賣其子孫矣長源默然不能置答知己之責彼乃以五百步笑百步也子衡探懷出券一手攫金瞥如鳥逝且行且自語曰哀哉甥女偶此荒儉今生已矣雖然金錢自可愛我何暇計他人之幸福若我不爲此者微特此四百金不能入我囊且何以償宿負恐今且待罪於公堂矣窘迫之中得成是計福至心靈事非偶然也

## 第八章 寒衾俛淚到天明

時明霞年亦十六矣明眸善睐顧盼生姿落落大方綽有名門風範非復昔日之嬌癡欲醉時矣玉纖與秋星之情款明霞知之而復妬之迎風穉柳纔解風情居處無郎茫茫結想覘姊氏之行藏輒似羞而似懼謂人皆有偶胡阿儂身世獨悠悠也嘗私語玉纖曰女子適人爲第一苦事苟得其人猶可慰也不幸墮落終身以之妹立志已定非得如意人結自由婚兩心相印如阿姊之於星哥者誓不嫁矣玉纖笑且慰且諍之曰妹不羞耶長得幾許大便欲自尋良匹問訊東風效雛鶯出谷試啼聲耶比金氏來議婚明霞知之涕泣不食欲與父母爭覲覲不能出諸口玉纖愛妹情切代之作逆鱗之



批然卒無效。神喪氣沮，相對淒然。徒作無聊之慰，藉噫詎知内幕。一揭而慰人者，又在被慰之列也。事既洩，明霞亦大憤。曩者事涉於己，敢怒不敢言。茲乃由己而過渡及於姊，微論所適之人奚若，似此遊移無定，莫得主名，豈可謂之正當？試覘阿姊昔之爲己力爭者，今則飲泣不言矣。相人相己，一樣難堪。義憤之氣，勃不可遏。乃往見其母，侃侃言曰：「父母何心爲利所迷，出此駭人之舉？夫欲賣兒則賣兒矣，何爲而又以姊易之也？夫人曰：事果屬於汝姊，與兒無與也。明霞辨曰：事屬於姊，歟則何爲使兒擔此虛名？且姊已有郎史氏之婚，亦父母所許，豈忘之耶？今若此，何以爲姊地？且何以處史郎者？」夫人笑曰：「兒無喋喋，阿父自有主張。兒且去，準備合歡筵，上爲阿姊頌多男也。」明霞怒曰：「父固悖母亦痴矣。兒女終身事而草草至此，今明告母金氏，婚非兒所願，亦豈阿姊所甘能絕之者固佳如其不能，則兒願拚此一身適諸金氏，以全阿姊之名。言時淚隨聲下，伏地不起。夫人呼侍婢曰：速扶姑娘，姑娘暈矣。婢果來扶，明霞不肯起，哭益厲。冀以感動慈心，且哭且訴之間，夫人已姍姍入，不之顧矣。明霞歎曰：倫常奇變，竟至於此。茲事何大類演劇，儂與姊皆爲人作傀儡。儂若此，不知阿姊此時作何狀矣。急收淚往覓

其姊至則玉纖橫陳榻上一手支枕一手持茗碗近其櫻唇作欲吸狀趨視之膩然而盈蓋者紫霞膏也明霞大驚急奪其碗碗傾膏溢淋漓染衫袖勸之曰姊乎何至於此玉纖宛轉衾枕間鬢髮俱鬆張目視明霞淚波汨汨如奔潮枕函盡濕似欲發吻而咽不成聲明霞覩此不覺一陣心酸亦嗚嗚報之以泣此時情景眞所謂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矣良久玉纖噫聲言曰余自樂死妹何爲而阻我余事非一死無以了之矣明霞答曰死非計也且死亦不了姊死妹亦死矣玉纖曰妹誤矣此事已與妹脫離關係也明霞曰是烏能脫離者姊之心妹知之妹之心姊甯不知耶妹欲舍身以救姊而父母不之許姊之幸福盡而妹之幸福亦與姊俱盡矣姊果死者妹豈獨生玉纖曰吾妹勿爾姊一生已矣妹之幸福正長又何必自尋苦趣余死已寃妹死更孽矣明霞曰處此家庭有何幸福死誠樂也雖然妹爲姊計死尙非時玉纖曰何謂非時明霞曰無名也玉纖曰爲情而死安得無名明霞曰情死私也且姊能以一死報星哥獨不慮星哥之亦將以一死殉姊耶姊死而妹死星哥亦死二人之死雖均非姊所恤不尙有父母在耶姊死則兩家皆毀姊必無死玉纖曰如妹言欲余忍辱而偷生乎然

則星哥又如何耶彼烏能恕然於余者明霞曰是誠大難然以妹思之此事之發生星哥殆亦不能無過彼必結怨於舅氏故舅氏以此報之不然胡以舅氏喪心至此今事已無可挽彼驟聞之必悲痛不能自己迨事過情遷卽亦如浮雲流水矣是在於姊姊能順命自安者則大局似尙無妨礙玉纖曰妹言欺余矣妹之言以測常人則可而非所論於個郎也彼若失余必終身抱憾甯肯等閒飛上別枝花耶彼念我摯余誠不自知如何而可以負彼也縱余甘負彼亦能捨余而余此心已等沾泥之絮名節何在愛情何在耶言已復伏枕而哭明霞亦手撫姊懷默然垂淚蓋欲再覓一語以相慰而不可復得也旣而玉纖曰余今決從妹言棄私情而全大局忍嫁彼儻丟開死字矣嗟乎上帝虐余余將安訴今姑縱淚三日後此中且無我哭聲矣旣又執明霞之手嗚咽曰余卽不死此去亦無殊赴死侯門一入從此蕭郎卽余與妹十年情好寒宵擁背繡閣談心此樂亦甯可再得或此卽爲與妹今生訣別之期妹乎相聚祇三日矣此三日中妹不能離儂一步也明霞聞言心痛欲裂咽淚低應曰諾妹且與姊同眠矣此玉纖未會秋星時之前夕事也是夜姊妹兩人擁衾絮語傷心偎淚哭到天明而彼喪心之

舅父此時且懷其新得之四百金并其甥女之性命在博場中盡情狂擲呼盧喝雉之聲喧嚷達旦與此一雙可憐蟲之哭聲遙相應答也

三日之光陰至迅所謂吉期者已相逼而來矣是日金氏迎娶之儀頗極煊赫爲閭里所屬目然在旁觀以爲可賀在當局則以爲可弔著書者卽亦不必爲之詳述方仲文之來謁岳也蹣跚登堂之際衆人視線咸集於新郎之一身仲文衣鮮美之服與其黑醜之面相輝映蔚爲奇彩仲文爲衆人目電所觸亦自覺蹢促甚俄而黑色中不期而泛出桃花點點如深秋之蟹背無可逃避厥醜乃無其倫仲文自念其招風之巨耳若能移轉其前後之方向者此時猶得藉以自障其羞臉今又不能洵天公之惡作劇矣賀客中有滑稽者起立謂望雲曰敬爲翁賀昔韋銑擇壻得碧鸛雀今吾翁擇壻乃得烏鴉鴉雀同類是可曠世爲偶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衆皆匿笑而望雲自若也其意若曰吾所取於若人者在彼不在此耳有知望雲悔婚事者觀新壻之狀貌益不直望雲竊竊私議或至歎息失聲蓋似此不倫之婚配固不必於深宵聽環珮之聲而可知其夫妻之終始也

## 第九章 艱難留一死

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天下最可痛心之事。孰有甚於此者。仲文幸福之始期。卽爲秋星命運之末日。蕭齋獨坐。閱其無人熱鬧。淒涼兩極。不堪之境。而好風多事。偏將此華堂笑語。隔院笙歌。一一送到愁人耳畔。傷哉秋星。何以堪此矣。泊乎青廬。旣張三速玉人之駕。秋星默揣其時。且至欲出覘厥狀。而自顧已爲局外之人。衆目昭彰。有何顏面。旣前復却者。至再而三。卒乃自決曰。吾事且了。此最後之慘送。不可不目擊之。以留余心坎中。無窮之紀念。乃潛行而出。摩挲淚眼。立庭隅。遙望之時。玉纖方盛服登輿。萬頭僂。獨之中不甚了了。俄而簇擁以去。隱隱聞有號泣聲。若向之曰。吾夫告別矣。告別矣。輿行旣遠。秋星猶木立如癡。若魂已隨輿去者。良久始醒。幸未爲人見。惘然返室。嚴扃其門。伏案大哭。哭已復沈沈以思。心口自商量曰。爲今之計。去耶。留耶。生耶。死耶。不死則去。留決不可。而生死之問題。則殊難解決也。游思未已。忽聞剝啄。隔戶問之。秦氏之紀綱也。曰。喜筵已設。東軒請小郎赴宴。主人待久矣。秋星應曰。爲我謝主人。適有恙。已寢矣。僕逡巡自去。秋星歎曰。此老大惡。又送將催命符來也。時已薄暝。室

暗無燈。落落一齋。直類窀穸。秋星。塔然危坐。於黑暗之中。形神俱槁。狀類枯廟中之古佛。沉靜之中。動機勃勃。憤火一腔。情魔十丈。各據胸頭。方寸地立時交戰。如瓶笙怒沸。如萬馬奔騰。幾欲裂腸破肺。而出俄而羣動盡息。如夢初醒。起立四顧。不知此身之所在。庭前有樹。上有鷓鴣。入夜悲鳴。聲淒以厲。若詔此窗內人曰。時至矣。塵世無樂境。不可以久留。何不乘風歸去。瓊樓玉宇中。有人待君也。秋星此時死志已決。拔其佩刀。離案而立。將死未死之頃。萬千心緒。倏又如潮如海而來。乃極力自遏。默數壁上時計。叮嚀之聲。須臾漸鎮。定此時生趣都盡。覺此身寄此世界。乃一贅疣。卽已亦自厭棄。今決意與此贅疣爲最後之訣別。而求死後靈魂之安適。奮其周身全力。悉注於手中之利刃。閉目仰首。向喉際猛刺。鋒垂及矣。忽一念飄起。若有人突擊其手。刃不期而自落。撫胸自責曰。余何昏曠。至是余胡可死。死復何名。阿父飄蕩半世。僅遺我一點骨血。我死而史氏之祀。且斬。父若母死。狀之苦。昨日事耳。當時詔余者。何語。余今尙無一事。能就死。而靈魂有知者。何所稟白於余父母之前。父母與妻子孰重。私情與大義孰重。是烏可不辨。且身爲男兒。乃不能庇一弱女子。爲他人刼奪。以去此辱。甯復可耐。余以礙於

望雲忍氣吞聲作寒蟬之噤一腔怨憤欲發洩而無從徒悲苦至於自戕聞者不察必謂個男子何無人氣奪妻之辱付之漠然勢窮力竭乃就死耳則雖欲比余於自經溝瀆之例尙覺其有所未當疇復有憐而惜之者余若竟死在余以爲殉情夫殉情固非得死之正且事至於此亦無情可殉也玉纖爲余之未婚妻十餘年來余心坎中所貯之愛情都爲彼一人收去卽今變起家庭事成決裂而名義猶在情愛非虛彼而不能捨余則到此榮辱哀樂關頭亦當決一死以明心迹固何忍絕恩斷義舍舊謀新作琵琶之別抱者彼不能死是無真情於余也可知而余顧貿焉殉之真不值一笑矣著者曰玉纖之不死爲其父母爲其弱妹實則爲秋星也知己若便死秋星必不堪以殉故勉留此軀爲將來處置秋星之地疇昔之夜一盞紫霞與秋星此時志向正復相同秋星能以義自警臨決回頭獨不能爲玉纖諒其萬難宥其一死抑又何也

暝色重重罩遍文窗六扇窗以內沈沈若黑獄秋星默坐移時思潮復汨汨而起覺此身累墜死固未可不死亦難回首前塵恍惚若夢今雖夢境已出而舉念成灰莽莽黃塵更無我秋星插足之餘地天下事縱可爲其如上帝已棄余何轉念之頃又不期痛

哭而呼父母使父若母有一人在者則余雖命不猶人亦何至被人屈辱而無從申訴望雲不足言相愛如玉纖今亦棄余如遺爬上高枝去矣世之眞愛我者舍彼長眠之父母甯尙有可恃之人耶父母未沒之前固以爲余得所託死可無慮而人情變幻至於此極九原飲恨深矣受恩必報人事之常父母死則責在余身望雲而能念舊者余亦不容自寬其責今若此則以恩始以怨終怨未可報恩豈可以不報萬事皆了只此一事未了不速圖者死固難安生亦無自如之日此間不可再留余事亦不容稍緩父乎母乎其詔余以前程余其行矣嗚呼余今方悟世安有所謂情愛黃金而已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黃金者余之仇余決拚此身與之力戰戰而獲勝則余此生尙有吐氣之一日如其不勝則余力已盡命不可爲抱此孤憤訴之地下父母之前亦未爲晚思至此不僅死念全消轉覺此未了餘生至可寶貴慧劍一揮情絲寸斷自責曰汝戀戀於玉纖玉纖未嘗戀戀於汝也自今伊始不拋撇淨盡尙有秦玉纖三字回旋於腦蒂者則汝直非有血氣之人類亦知彼此時紅氍毹上作何光景耶今姑安睡明日當洗心革面另爲一世人矣遽起就榻思展衾臥而門外剝啄之聲



復起秋星謂前僕又來也憤極叱曰毋溷余余行且與此室長別矣叱畢聞有人低聲應曰星哥其一啓此關余明霞也

明霞小於玉纖四齡垂髻時隨阿姊與秋星同塾讀書綠楊春好兩家并作一家竹馬青梅同此雛年況味愛根之種豈僅二人比長則銅雀臺高二喬深鎖秋星與玉纖雖見面綦難而情絲縷縷常於暗地作無形之接觸有時傳箋花下密訴相思可背阿娘要不能瞞朝夕相處之小妹明霞從旁觀察甯不了然於是形迹之間益與秋星疎遠然其一寸芳心中固未嘗不有個郎之影象深印其間惟已知與己無關則亦力闢此無根之想祇覺身世飄搖漫無歸宿月夕花晨縈思無既而已至秋星則情有獨鍾意無旁騖平時對於玉纖尙以禮自持祇從暗裏關心不於明處著迹其視明霞殆如風馬牛之不及又奚能垂念及之者今不幸變起倉卒意中人已不翼而飛萬丈情絲正在隨風收卷之際而曩昔避面之人忽際此夜館無人傷心欲絕時悄悄作臨邛之叩此在秋星能毋有深詫其來突兀者歟

第十章 哀樂不同情

彈指聲中。秋星且疑且訝。亦不遽起。拔關。俄而門外復言曰。星哥。其速納我。我有一言奉白。今乘華筵。未撤之際。得間而來。移時恐阿母覓余不能久待也。秋星默揣渠來必爲玉纖事。姑納之。聽其何言。門啓。明霞入矣。忽驚曰。君胡獨坐黑暗中。乃不燃一燈耶。秋星答曰。然余今誠在黑暗中。然妹來當放一點光明矣。且言且覓火燃燈。使明燈光直射秋星。面慘白。幾無人色。秋星轉視明霞。亦覺其容光黯澹。不復如前之豐妍。淚皆瑩然如桃花之含宿雨。俯首却立。欲語還羞。旣而言曰。察君顏色。何不豫之甚也。秋星微歎曰。妹且坐。余今亦無不豫。脫余頃者之意。而不能自爲轉圜者。則妹入此門時。或見余尸橫陳地下也。明霞驚曰。君亦有此念耶。若然。則正與余姊相同。妹知若二人。至此。覺以下言語礙難出口。不期而頰暈紅潮。憂然遂止。秋星曰。妹言何謂。豈若姊曾覓死耶。明霞黯然答曰。然姊覓死者數矣。顧今從妹勸。茲念已泯。可告君毋慮也。秋星不語。旋冷笑曰。死乎。是誠難我頃亦從死裏得生者。妹知之人。至無聊而言死者。皆僞也。一轉念則生矣。渠今且爲貴人婦。後福正無盡時。奚言死爲。語次對明霞眈眈作獍視。若將無窮怨憤盡洩之於一雙眸。子者明霞聞言。意似微愠。俄而泣下。舉袖自拭。

其淚顫聲答曰。味君之言似懟。余姊此亦難怪。君雖然。余姊苦也。琴焚此夕。釵斷今生。個中播弄。自有有人在。是烏能咎彼者。君胡不諒而出此言。冤煞姊矣。秋星笑且起曰。女蘇秦來爲若姊作說客耶。妹勿以余言爲過。今日之事。乃若姊負余。非余負若姊。余能怨彼。乃真能愛彼也。噫。天下薄倖人。固不獨在男子。妹知之乎。明霞歎曰。君用心若此。妹可無言。然妹此來奉姊命也。君意似不滿於余姊之一死。抑知余姊之心。實已爲君碎盡。知一死則大局且敗。故留此羞痛餘生。易地以觀君。亦何嘗可死也。秋星傲然曰。然余烏得便死。余且將有所爲。明霞曰。君旣自知不可死。則又奚責於余姊妹。知姊身雖他適。心終不肯負君。深慮君遭斯奇變。或至鬱鬱傷生。瀕行之際。猶密向余痛哭。叮嚀囑一視君爲狀。奚若妹憐其癡而痛念此事。實由余而發。當時亦欲拚此微軀爲君與余姊犧牲之。而父母心如鐵石。無可轉圜。此願終不能遂。撫心自問。負罪良深。復念余姊瀕行之囑。不能不冒恥一行。慰君兼以慰姊。今君真能捐棄前情。鄙余姊而不復置念者。事亦至佳。妹當爲轉言於姊。以絕其念。若頃所言爲一時憤激。實非由衷者。則事已至此。亦望君善體姊心。放開懷抱。勉其大者。遠者勿以此而痛心疾首。悲慨不能。

自聊遽卽於希望垂絕之境。則姊之心安而妹亦可以無恨。茲妹言已畢。行告別矣。秋星至此。心乃不能無動。猶強自支厲。揮手止明霞。勿行長歎。言曰。妹意良厚。余感之在理。余亦當以實言告妹。余今摧折已至極處。生人之趣。蕭索殆盡。所未甘心者。祇以孤寒兩字見棄於人。至於以無自伸。余心已毀。余憤難消。苟殘生一日存者。決不一日忘此辱。至若姊與余名義已絕。此後余之對彼。爲愛爲怨。爲戀爲棄。來日悠悠。余心腦中。尙未得有真確之報告。則妹亦無須過問。明霞曰。君言然。妹與君無係屬。今夕之行。出於萬不獲已。此後亦不能再與君面。以言慰君。君固好男兒。茲事拂逆。安知非彼蒼有意。欲玉君於成耶。遠大前程。幸自珍重。勿忘今夕之言。言已。遂行。秋星悄然返坐。面燈若醉。心灰寸寸。復與燈燄俱燃。回思明霞之言。玉纖固未嘗負余。余不應妄加揣度。將渠一片苦心。盡行寃沒。旋復自責。余奈何又涉此想。玉人有主。非復屬余。彼果負余。余固不應念彼。彼卽不負余。余亦當假作負余。觀力擯此戀愛之魔於余心坎之外。又奚事無益而自擾。爲一念方平。一念復起。則又由玉纖而轉及於明霞。念個女郎柔情綽態。亦自可兒。渠當髫稚之年。固未嘗不惓惓於己。後知余二人已訂婚約。乃引嫌自避。

遂爾生疎。思至此。又力起。自責曰。明霞耶。是更何預汝事者。我賦命窮薄。一玉纖尙不能終有。至於中道。此離畢生。抱憾情天。雖闢甯復有汝迴翔之地。一之爲甚。其何可再休矣。休矣。游思不除此後。又奚能立足隨舉。掌自擱其面。內訟良久。覺靈臺明淨。一空障翳。收拾餘思。闔扉寢矣。

彩輿旣逝。綺筵遂開。衆賓列坐。紛呶一室。雜以鼓樂之聲。益喧擾不可名狀。秦翁是日老懷滋適。碌碌竟日。若忘其倦。遍觴座客。就主席而坐焉。其枯黯之顏。若爲風吹縐者。一再作春雲之展。又無故亂點其額。若喜壓眉梢。不勝其重量。停杯不飲。時必以手自捋其鬢。扭之使上翹。以表示其得意。想其心中愉快已極。此時正遊神乎新築之壻鄉。而默想夫後來之蔗境。樂乃不可支。酒半酣。子衡至。坐方定。額汗猶淋。氣咻咻作牛喘。曰。今日病矣。頃余送新人往成禮。後被邀入席。繼思姊夫必待我。且彼家待余以大賓。繁文縟節。令余不耐。不如此處之適。故託辭逃席。來與姊夫共此一杯歡喜酒也。語已。聳肩作鷓鴣笑。秦翁喜甚。卽飛一觥酌子衡。曰。以此酌汝。勞子衡受而立。酬還飛一觥酌翁。曰。賀姊夫得佳壻。翁大笑。亦舉杯立。酌於是。座客羣起。捧觴爲翁壽。翁不能

却一。一。盡。之。翁。衰。年。怯。酒。今。夕。喜。在。心。頭。不。覺。頻。頻。而。飲。漸。不。能。勝。酒。紅。徐。徐。上。老。人。臉。若。風。信。頻。催。鮮。豔。乃。媿。春。葩。子。衡。復。巧。進。諛。詞。殷。殷。勸。釀。不。已。比。酒。闌。燭。施。客。散。華。堂。翁。已。酩。然。足。癱。不。能。步。子。衡。亦。被。酒。以。身。代。杖。顛。巍。巍。扶。之。以。行。入。內。連。呼。曰。姊。夫。醉。矣。姊。夫。醉。矣。時。夫。人。已。寢。明。霞。猶。在。室。中。秉。燭。以。待。見。二。人。醉。態。若。瘋。意。至。不。耐。不。得。已。與。婢。媪。輩。掖。翁。入。寢。甫。及。枕。哇。然。一。聲。腹。中。酒。已。衝。喉。出。淋。漓。衾。褥。及。明。霞。襟。袖。幾。徧。子。衡。猶。蹀。躑。往。來。狂。呼。索。茗。爲。姊。夫。解。醒。明。霞。憤。極。冷。語。曰。舅。氏。勞。乎。盍。少。休。阿。父。老。邁。長。日。愁。煩。從。未。有。如。今。日。之。樂。此。不。能。不。拜。舅。氏。之。賜。也。子。衡。覲。然。曰。否。此。皆。姊。夫。之。福。何。與。余。者。茲。夜。已。深。余。需。歸。矣。明。日。再。來。視。姊。夫。也。言。已。踉。蹌。奔。出。明。霞。長。歎。一。聲。暗。思。世。乃。有。此。惡。魔。此。惡。魔。又。爲。余。舅。氏。父。母。復。奉。之。若。神。明。一。若。天。恐。我。姊。妹。將。來。幸。福。圓。滿。特。假。彼。人。之。手。以。摧。陷。之。者。正。沈。思。間。忽。聞。翁。醉。夢。中。含。糊。自。語。曰。秋。星。孩。子。……今。日。乃。不。來。面。余。彼。若。與。余。忤。者。可。立。出。此。門。否。則。……至。此。語。漸。不。可。辨。旋。復。呼。然。入。睡。明。霞。聆。悉。又。不。禁。發。一。浩。歎。微。語。曰。星。哥。大。可。憐。平。日。爲。阿。父。處。分。家。事。不。辭。困。瘁。今。日。之。事。彼。有。人。心。者。其。烏。能。來。阿。父。太。慚。慚。醉。中。猶。不。能。恕。彼。不。

知吾即不逐彼。使去彼亦決不願再留。吾家雖欲挽之而無從也。語已徐步出室。悄然歸寢。心念昨宵尙與阿姊共枕。今夕則天各一方。不知阿姊此時又作何狀。檢視枕函啼痕。猶溼心傷。魂斷欲睡不成。又於淚世界中苦度一宵矣。

### 第十一章 又是一番慘別

著者曰。大凡老年人之心理。在在與少年相左。少年人如春花愛好之性。出自天然。向陽怒發。自有一種蓬勃氣象。而腦海中久伏之一線情流。卽乘此時飛越。以出遇物卽滯。有時戀情所迫。或至并身。家性命而不顧。遑問金錢。老年人如秋葉枯落之期。已近蕭瑟。乃至不堪閱歷。旣深情味淡薄。自顧皮皺髮禿。狀乃類鬼美的觀念於焉消滅。所未能忘情者。只有金錢。蓋彼視世間萬事皆假。惟此足爲安身立命之本。其實彼在少年時。心理何嘗如是。惟一至垂暮。則不期而自然變易。其趨向壯則戒色。老則戒得。昔人之言。殆不可易。因此而老人之視少年。恆覺其行爲動與己忤。少年之視老人也。亦然。吾國婚制不良。多數少年男女。宛轉屈伏於老人專制權力之下。因心理之反對。演出種種惡劇。而夫婦之道。苦吾傳。秋星玉纖。兩人事不過苦海中一勺水。滔滔者甯可

勝書耶。抑吾更有說。美人未必愛金錢。而金錢每與之結不解緣。且美人恆從金錢中。產出無金錢。則情愛如朝露。而美人如空花。此秋星之所以失敗也。然彼此時固已悟。微知奪余妻。而與余爲難者。別有一物在。微特秦翁不足咎。即子衡與長源亦無足深讐。惟有臥薪嘗胆。泣血椎心。誓與彼萬能之金錢決一最後之勝負。其意若曰。情世界者。金錢世界也。金錢其要素。愛情其輔助品也。余無金錢。玉纖遂非余妻。余若先有金錢。玉纖何嘗不是余妻。若是則余妻又何必定爲玉纖。卽妻此金錢也可矣。秋星能作是想。其果悟矣乎。未也。彼果悟者。愛情旣歸。烏有金錢亦復何須。彼惟不能忘金錢。乃終不能忘玉纖。理想上有金錢精神。上仍有一余之妻。在此後之秋星。塵障乃更深一層矣。

著者涉筆至此。忽着此一段閒文。娓娓至數百言。閱者得毋生厭。然此爲吾書主旨所在。不覺多所申覆。一重黑幕。至是已盡揭。其真相而後來秋星與玉纖之關係。正不難由此而窺。其究竟閱者諸君亦知秋星此時之心理。究奚若乎。彼已力置玉纖勿念。而誓卽與此十年來衣食歌哭之地。言別一宵。睡穩胸次。盪然意彼將賦來朝走馬之篇。



無復遲疑留戀矣。乃至次日而秋星未行。一日不行。至於二日。二日不行。至於三日。其第三日則玉纖歸甯之日也。

秋星之欲行未行。閱者必謂彼雖斷癡情。尙殷餘戀。將待玉纖甯家謀最後之一面。此殊非是。秋星此行漫無成見。茫茫前路。去將安依。以力窮勢絀。零丁孤苦之一人。貿焉作浪遊之舉。脚跟無線。莫定行蹤。能不神傷胆怯。欲前還却。而姑以少住爲佳。此秋星所以始而毅決。繼而躊躇。終而逗遛也。至彼此時。意中固視此不可以一朝居。且痛憤之餘。雅不願復面玉纖。徒增煩惱。謂彼已爲人婦。我卽屬門外之蕭郎。在理不應再面。彼且面彼奚益者。顧一聞玉纖歸甯。心復怦然。以震惟已立志不與彼面。則力自遏抑。務使此無聊之想終歸消滅。長日伏處斗室。惱悶已極。乃於午後獨涉荒園。蘇其筋脈。且爲避面玉纖之計。時已殘秋。向盡園中景象。呈極端之蕭瑟。萬木齊禿。百草皆枯。自然界一片生機。乃與秋星之希望同歸於盡。落葉積地。厚二三尺。然以埋秋星胸中之恨。猶嫌其太淺。四顧寂寥。悄無人跡。草際螢吟。亦息。惟有伏巢寒鳥。驚人倏起。撲簌作聲而已。秋星踽踽徐步於淒風淡日之中。惘然若夢。觸景興感。萬念如潮。復應候而至。

不覺頻頻駐足。思夫節序炎涼。與人情冷暖。變幻眞同。一轍。且若相爲感應。而不爽者。猶憶今歲之春園中景物。若何妍麗。日暖風和。花香鳥語。玉纖御新製之春服。與余攜手同遊。若翩翩雙蝶。藉芳草以爲茵。擁名花而作障。喁情話。備極愛戀。聞隔花。雁呖。則疑有人來。雙雙掩入假山背後。此時此際。一若塵世間無限春光。爲吾兩人占盡者。今則芳時已逝。暮氣漸深。草木無知。榮悴之不常。若此而人事變遷。不期亦同入於歡盡悲來之候。昔日嬉春豔侶。今更不知何往。惟遺隻影。獨對西風。此摧敗之園林。若爲吾闌殘之身世。寫照者。行行舊地。悵悵墜歡。眞個不堪回首。秋星且行且思。由思入悟。覺人生所歷。無非夢境。而情場之變幻。又有甚者。余今已爲出夢之人。願永作無情之物。眼前落寞景象。不啻詔我以回頭之岸。從前之事。一去如烟。縱尙有微痕。留於腦蒂。余亦將取靈河淨水。一一滌而去之。又奚事低徊不已者。旣而行至亭畔。寂寞闌干。無人管領。亭外棠花泣露。猶倚殘粧。淚染枝頭。釀出花光一片。共紅冰碧血。而爭妍惜花人去。祇留此斷腸餘豔。淚影絲絲。啼魂裊裊。媚此風寒日暮之天。縱懷幽恨。欲訴何從。秋星對此。蓋又不禁惆悵。臨風感時。潸淚矣。延佇移時。人意亦倦。乃入亭小憩。

噫。此。一。角。小。亭。非。卽。前。宵。淒。風。冷。露。涼。月。三。星。一。雙。可。憐。蟲。喁。喁。泣。別。之。地。耶。殘。淚。瑩。然。猶。明。階。際。淒。聲。苦。語。牽。袂。依。依。爾。時。情。景。蓋。有。足。令。秋。星。至。死。不。能。忘。者。此。時。縱。欲。撇。却。一。切。而。悲。境。當。前。又。復。胡。以。自。遣。於。是。癡。伏。欄。杆。掩。面。而。泣。良。久。忽。聞。耳。畔。有。人。微。語。曰。星。哥。汝。在。此。耶。其。聲。甚。稔。急。張。目。視。則。一。縞。衣。女。郎。亭。亭。立。於。其。側。審。之。玉。容。憔悴。膏。沐。不。施。其。人。非。他。玉。纖。也。秋。星。愕。然。却。退。止。於。亭。隅。面。色。灰。死。四。目。互。視。久。久。各。無。一。語。既。而。秋。星。顫。聲。曰。是。汝。耶。汝。來。胡。爲。且。汝。何。人。吾。乃。不。識。噫。吾。痛。發。矣。言。次。以。兩。手。亂。揮。不。已。女。郎。泣。且。前。曰。星。哥。毋。作。此。態。儂。爲。爾。妻。玉。纖。詎。不。識。耶。秋。星。曰。玉。纖。耶。汝。已。嫁。金。長。源。豈。得。復。爲。余。妻。金。夫。人。汝。見。我。何。言。速。言。之。否。則。請。退。人。言。滋。可。畏。也。玉。纖。力。忍。言。曰。君。勿。不。情。乃。爾。此。言。出。之。他。人。固。無。足。怪。惟。君。似。未。可。前。夜。告。君。何。語。尙。憶。之。耶。秋。星。曰。憶。之。惟。汝。已。棄。余。矣。今。日。相。逢。便。成。陌。路。尙。何。言。者。噫。玉。纖。吾。不。欺。汝。吾。實。恨。汝。刺。骨。矣。此。語。甫。出。口。亦。自。覺。其。太。忍。旋。轉。面。他。嚮。似。不。欲。見。玉。纖。聞。此。言。後。爲。狀。奚。若。俄。聞。玉。纖。悲。呼。曰。星。哥。君。恨。我。固。當。亦。知。我。尙。將。誰。恨。者。此。心。旣。不。爲。君。諒。則。我。惟。有。訴。之。於。天。耳。然。天。固。無。言。以。答。我。則。我。……語。至。此。已。泣。不。成。聲。秋。

星不復能支。則立轉其面。長歎言曰。織妹。汝且勿悲。我亦不自解。今日何以不能自制。多所唐突。然汝當恕我。我自問。今生終不能得汝。故亦不願復見汝。頃者所云。我以萬忍出之。固非由衷之言也。以我思之。汝今已爲人婦。亦似以忘我爲得言。次向玉纖作平視。復曰。汝今日甯家。何爲而衣此縞素。乃不嫌不吉耶。玉纖咽泣。發一乾笑曰。忘君耶。是烏能忘者。至我今日。御此素服。自視殊稱。蓋我固凶人。又何不吉之嫌。我一日不死者。且將服此終身。羅綺叢中。甯尙有我。秦玉纖歡笑之分耶。秋星聞言。噫氣至再。旣乃泣曰。天乎。以汝風貌。我固未足偶汝。然使汝所適者。爲勝我十倍之人。則我復奚怨。今乃偶此荒儉。縱庸福無窮。而此深憐痛愛之心。恐已不復能如我之懇切。嗟乎。織妹。我良爲汝悲之。玉纖曰。是亦無奈。君亦不必恤我。卽恤我亦不能救我。徒痛我心耳。茲我有一言告君。此生死屬之君子。雖適彼儉。固有其名。而無其實。此後彼若強逼者。決拚一死。以了此局。留將乾淨之軀。爲與君異日相見黃泉之地。嗟乎。星哥。我今無以對君。惟有堅持此念。至死不渝。君信我言。庶幾稍慰無聊也。秋星泣不可仰。良久答曰。織妹。我負汝良多。汝乃不怨我。我復何堪。汝之苦衷。霞妹亦爲我詳述。汝今日所遭。皆

我累汝我一丈夫不能庇汝自顧實無顏立於天地之間玉纖曰君毋言此我之命也薄命人今生已矣君大事未了毋遽灰頹天下不乏佳麗……語未畢秋星趣止之曰勿言勿言汝爲我而寡我甯不能爲汝而鰥耶惟今亦有實言告汝我旦晚且行後會茫茫或在青楓黑塞間矣玉纖驚愕曰行耶君行又安往者秋星曰此難自定惟決行耳玉纖曰似此境地久處良非所宜君行佳也雖然君旣去我家將復誰恃我不能止君弗行惟望君勿忘……至此憂然而止悲戚中若含有羞愧之容秋星曰汝意何指殆指若父耶我父母受若父大恩此萬死不能忘者且我此行正爲渠也然以孤窮之人負絕大之希望又豈必遂能如願前途運命聽之於天事可圖者則我尙有歸期否則將爲項王不復見江東父老矣玉纖無語以淚眼瞪視秋星恹恹不已卒乃歎曰阿父誤君無怪君憤憤至是秋星於此時知玉纖心中至爲不適則強慰之曰纖妹平情論之茲事實非汝父之咎殆天不欲使有情人成眷屬也於是兩人相抱互偎其臉而哭久久不輟設非明霞來報催歸輿至者滔滔情淚正不知瀉到幾時休也

## 第十二章 痛哭別先靈

其明日。秦氏家中。遂不復見秋星之影。留書一緘。以別秦翁。秦翁聞而愕然。旣而笑曰。孺子負氣。竟不別而行耶。命取其書閱之。書曰。

秋星行矣。後會茫茫。在理應面辭長者。以當永別。顧自維寒薄之軀。固已見棄於翁。我欲見翁。或不願見我。故甯藏此羞顏。愬然而去。然終不能無言者。以翁固爲我生死難忘之人。此次別翁而去。在我祇有感翁之心。並無懟翁之意。皇天后土。實鑒斯言。在翁或謂我念一朝之忿。輕萬里之行。其實非也。秋星好男兒。豈長此寄人籬下者耶。回憶十年來。參養之恩。及吾父吾母終身依恃之德。夙夜在心。未嘗或釋。曩以翁爲道義中人。見翁家業之凋零。深願竭其綿薄。稍補翁事。藉以圖報於萬一。今知翁之所欲。只在金錢道義兩字。有所未遑。則一片赤心。或不復爲翁所諒。而吾所以報翁者。舍金錢外。更無他途。可以自效。夫我一孤兒窮蹙至此。又安所得金錢者。每一念及如芒刺背。椎心泣血。痛何可言。雖欲不行。不可得也。人在壯年。固宜自覓立足之地。卽父母之蔭。亦復難恃。矧受庇於他人。今他人固已棄我。且以大辱加諸我身。而我猶以檐下爲安居。戀戀不去。靜待逐客之令。下是豈復有人心者。吾父

吾母亦將痛哭於九原而恨不肖子之毫不知恥矣。雖然人情蜀道世態秋雲。我以子然一身作無家之別。盲人瞎馬夜半深池。翹企前途未嘗不望而却步。所可藉以自勵者。惟持余至堅之決心。挾余極大之願望。勇往直前。與惡劣之命運決一死戰。幸而得當。則我事可了。雖死亦當無憾。翁且棄我世界上。固已無人見憐。我惟有乞憐於上蒼。乞憐於已死之父母。默相我以前途之平坦。使計窮力竭。終呼負負者。則我亦不作生還之想。至於客死他鄉。一靈未泯。亦當化個啼鵲之鳥。乘風歸來。向翁申訴自我行後。請以五稔爲期。不得我消息者。則我必顛頓以死。否則滿載而歸之日。卽銜環報德之時。亦卽吾父吾母九泉含笑之秋也。翁其識之。秋星留白。

秦翁閱竟。俯首微歎。良久無言。明霞在旁竊讀其書。瑩然出涕。曰。星哥行矣。奈何。秦翁曰。行則行耳。又焉用汝爲。渠惜別者。明霞曰。兒試問父。星哥果何負於吾家者。而必逼之使行。秦翁曰。是又奇矣。彼自欲行。吾固未嘗逐彼。明霞歎曰。阿父不思。以父待彼。若此。是固何異於逐彼者。彼一孤窮無告之人。一旦含憤而去。縱不效魯連之蹈海。而世路崎嶇。孤行殊險。此去前途吉兇正難預卜。一有差池。則史氏之祀且斬。阿父一生好

善獨忍心於一。可憐之孤兒。聽其飄蕩。無依耶。秦翁悟。遣家人四出覓秋星。不獲。顧語明霞曰。是非吾之所能爲力矣。吾所爲。雖背於理。尙合於情。且未嘗責彼償負。是兒志大言誇。未免少年盛氣。然絕交不出惡聲。其用心殊厚。幸而邀天之佑。假以萬里長風。砉然破浪而去。則吾今日之所爲。未始非玉彼於成也。明霞憤曰。父言然。兒意苦心。忍性如若人者。天必佑之。以成其志。兒且側耳以待好音矣。言已。拂袖逕入。吾書。今回筆。敍秋星矣。無意中。又與玉纖作一番慘聚。猜嫌怨恨之心。已爲數行血淚溶化。無迹。顧亦無所戀。戀知今生情孽。至此極端慘痛之境。殆已清償。從此斬斷葛藤。還我自。在亦大佳事。惟世緣未淨。心盡氣絕之餘。不能不於塵海中復有所事。此亦無奈。欲早了此事。卽不能一刻自逸。以是行計。益決無復遲徊挑燈夜半。艸成留別之書。自問。此後若終不得志者。今生亦決不再面秦翁。此時不別而行。正以留一些未盡之緣。爲異日重來之地。翁存心若此。必不復能念我。我行亦必不復能留我。而我固亦不願彼留。卽留我亦無益。則亦何爭此臨行之一面者。於是略整行裝。坐以待旦。當秦氏家人睡夢之中。秋星已冒曉風。踏殘月而去。以彼十年親愛如骨肉之人。臨行乃



只留得一紙此豈秋星之忍抑亦情勢之所必出於此也。

荒郊叢塚之旁有破廟焉。廟久無主。紅牆之角全傾。白板之扉虛掩。入內則蛛絲鳥糞觸目。淒涼陰氣森森如入鬼窟。蓋是中久無人。居向爲異鄉人之客死。是間及貧民之無力營葬者。厝棺之所。廟中原有之神像。已不知何往。而縱橫於地上者。惟見此纍然之紀念品。東壁有雙樁。並頭而棲。樁前各有朱字一行。雖被塵封。約略尙可辨識。殆夫若婦也。某日之晨。有一人推扉直入。逕趨雙樁前。伏地而哭。甚哀。樁中人非他。卽秋星之父。母而哭者。卽窮途無告之秋星也。秋星父母以湘人爲浙鬼。雙棺寂寞。寄厝是間。夜臺不孤。首邱未正。將待秋星之長而歸葬焉。是晨秋星悄然出秦氏之門。中途忽憶及此。遂過破廟。將以是行之意嚮告諸父母之靈。且哭且呼曰。父乎。母乎。亦知不肖兒爲人吐棄。呼籲無門乎。亦知不肖兒將獨行躑躅。飄泊天涯乎。生受大恩。死復以孤兒累人。魂魄不歸故鄉。骸骨委之荒土。吾不幸之父母。一生潦倒。惡運如環。旋繞不絕。以至於死。而兒也。代父母作抵債之人。父母死而如環之惡運。遂轉而旋繞兒身。兒初不識人情之冷煖。今乃識之。兒初不信天道之渺茫。今乃信之。以吾父平日立身行事爲

士。則。爲。端。人。爲。官。則。爲。廉。吏。心。迹。光。明。孽。根。未。種。奈。何。而。及。身。獲。此。奇。窮。之。惡。報。猶。不。足。更。波。及。於。所。生。之。兒。父。母。愛。兒。死。後。應。不。忘。兒。若。知。兒。今。日。之。所。遭。兒。知。父。母。之。目。終。不。瞑。也。嗟。乎。父。母。不。能。復。生。兒。又。未。能。遽。死。萬。事。皆。非。只。餘。羞。辱。不。僅。辱。己。且。辱。吾。父。母。兒。知。父。母。必。不。願。兒。忍。辱。偷。生。而。望。兒。之。一。雪。此。辱。慰。父。母。於。重。泉。也。今。也。萬。不。得。已。別。吾。父。母。之。靈。以。去。以。未。了。之。餘。生。作。孤。注。之。一。擲。明。知。蜀。道。秋。雲。人。情。一。例。荆。天。棘。地。立。足。何。從。然。兒。實。不。能。耐。矣。此。身。兒。已。視。爲。已。死。不。復。加。以。一。毫。之。珍。惜。雖。有。萬。險。亦。必。蹈。之。秉。兒。至。誠。極。愚。之。心。前。途。事。業。或。尙。有。萬。一。之。希。冀。果。天。從。人。願。者。則。千。金。報。德。之。後。兒。卽。負。父。母。遺。骨。歸。葬。先。人。之。塋。廬。墓。終。身。孤。棲。畢。世。時。至。則。行。尙。可。承。歡。於。地。下。一。生。志。願。盡。在。於。此。今。當。發。軼。之。始。尙。望。吾。父。吾。母。於。冥。冥。中。爲。兒。之。保。護。人。俾。兒。此。去。出。險。入。夷。去。兇。就。吉。一。無。障。碍。以。底。於。成。則。兒。之。心。事。早。了。一。日。卽。父。母。之。幽。靈。早。慰。一。日。兒。之。生。趣。已。短。在。世。之。日。亦。不。願。其。長。此。事。一。了。卽。不。願。復。覩。此。黑。暗。污。濁。之。世。界。而。以。及。早。脫。離。爲。快。父。乎。母。乎。其。亦。憐。兒。之。遇。而。嘉。兒。之。志。乎。陰。靈。不。遠。其。鑒。兒。誠。爲。兒。臂。助。不。然。兒。命。至。惡。兒。力。又。至。微。庸。能。與。彼。萬。能。之。金。錢。爭。此。不。

可知之勝負哉。秋星且哭且訴。既而聲漸低。斷續如游絲。久之乃嘶然而竭。空堂沉沉。冥然不答。惟有尖風若簇刺入窗櫺。颼颼作響。若有鬼魂憑之而歎歎者。而穴壁之鼯鼠聞聲出窺。見人亦不驚。竄作械械之聲。以和之。蝙蝠三四自暗處突起。繞室而飛。翅拍拍若巨魚撥刺。景象至爲慘厲。而庭前古木數株。無情落葉。更蕭蕭下一片商音。觸耳都成悲趣。秋星拜禱既畢。知不可留。乃勉支而起。掩面遽出。與雙檣告別。與此無人之破廟亦告別。

第十二章 莫愁前路無知己

維時朝暾未上。宿霧猶濃。長隄十里一色迷漫。四野荒雞猶喔喔。亂啼不已。曉風自林端來。惻惻生寒。拂面若削。衣袂受風。飄飄而舉。風從衣隙刺入肌膚。冷如潑水。令人戰顫。不能步。萬戶無聲。濃霜寸許。覆遍鱗鱗碧瓦。如張大幕以庇護。此中人之甜夢。四顧沈寂。路上行人與天際晨星同其寥落。蓋人非有甚不得已之事。又疇肯於此時舍香衾之餘暖。作行脚之奔波者。秋星出破廟後。負袂前趨。惘然不辨南北。俄而一輪紅日已掛銅鉦。陽光直射秋星之面。煦然有春意。而秋星之心胸仍嚴冷如隆冬。隨路幾折。

步入通衢。漸漸聞市喧。旭光之下。人影憧憧。秋星。僵。僵。以行。垂首及胸。以避路人之目。衢盡轉一深巷。巷裏人家一例嚴扃。雙扉高睡。未起市聲。已遠行人。復稀。惟有一二荆布女郎。手提筠籃。滿貯黃英紫豔。循牆而走。聲聲高唱。賣花俾牆內之戀戀黑甜者聞之。而知時晏。秋星見之。俯首而歎。念若輩亦係深閨弱質。不耐風霜。何爲撇却溫柔。凌晨奔越。不過以貧故。欲博蠅頭利。遂不惜伶仃弱足。踏遍曉霜。彼金屋佳人。此時方與多情夫婿。挽臂雙棲。昵首鴛鴦之枕。假身翡翠之衾。意暖於春夢。多如絮。縱隔牆兒。唱破嬌喉。兀自惺忪不起也。同一紅顏。彼則度溫馨之歲月。此獨操勞悴之生涯。其矣。貧之一字。坑人不輕。直將家庭間種種幸福。身體上種種自由。悉數剝奪。以盡若輩以花爲業。安分營生。換得青蚨雙蛾。便展他無所希冀。亦不識人世間尙有愁煩之事。聽彼喚賣聲中。似含至樂。我今負氣而出。所挾之欲望。正復相類。然而無家之別。莫問歸期。不盡之情。空隨流水。精神苦痛之餘。風塵再歷。此行復無一定趨嚮。空帶得一腔悲憤。萬種窮愁。莽天涯。何去何從。所圖之事。尙在虛懸。夢幻之中。杳不可必然。則我之身命。乃較彼賣花女郎。尙不如遠甚也。秋星且行且歎。不覺步爲之蹇。神經瞽亂。亦不審所。

歷者爲何地。躑躅間。聞後有呼聲。曰。前行者爲史公子。耶秋星駐足回顧。則一雛鬢亭。亭立於道旁。諦視之。瞿然曰。汝蒨雲耶。何爲而在此。閱者誌之。蒨雲者。乃玉織之侍婢。而勝諸金氏者。吾書素未敘其人。蓋留以待今日秋星之一遇也。

蒨雲視秋星亦喜。曰。果是史公子。省婢子一番跋涉矣。秋星曰。汝言何謂欲覓我耶。蒨雲曰。奉姑。娘命歸視公子。因恐公子早行。囑婢子破曉卽往。不意出門不數武。卽與公子相值。計時尙未達卯。公子行色忽忽。將何詣耶。秋星嗒然曰。視我奚爲。我行又甯有定旨耶。蒨雲曰。姑娘有物遺公子也。言次探袖出一錦囊。針縫密密。珍重授秋星。秋星伸掌受之。勢頗沉重。審視良久。而一縷酸辛已由心頭上達腦際。熱淚騰騰。勢將破眶而出。乃竭力自忍。俾仍向腹內倒流。納錦裹於懷。不復視。吁聲謂蒨雲。姑娘尙有何語者。蒨雲曰。姑娘謂若公子勢在必行。亦不能相阻。但囑公子善保玉體。此外則惟有淚珠一掬而已。無他語也。言已。以袖障面。狀似甚悲。秋星昂首長吁。以舒其鬱氣。旣復俯視蒨雲。啓吻撇撇。若欲有所詢。囁嚅復止。如是者再。終不能出口。灰白之面。倏上一絲微紅。容色益黯。慘無匹。久之。問蒨雲曰。汝頃言出門未數武。豈汝家近在此間耶。蒨雲

回首向西遙指一家曰公子乃未知彼處卽金氏之居也秋星拭目望之朱扉雙峙儼然闕闕不禁黯然發一浩歎念此爲誰家吾妻乃處其中耶銅雀巍巍小喬安在相違尺咫便是人天吾妻乎亦知門外蕭郎猶自徘徊道左欲一望見顏色而不可得耶佇望移時氣爲之索忽自省曰噫我不宜再戀矣卽語蓓雲曰汝歸寄語姑娘幸自愛善事耶君毋以我爲念嗟乎蓓雲行矣再見言已不待答詞掉首遂行蓓雲追呼之而秋星已渺

秋星鼓氣疾行略不返顧惶急之狀乃類中魔旣而神漸清步漸緩計自味爽啓行顛越半日爲程已多加以宵來失眠精力不繼行行重行行漸覺兩足滯重舉步若干鈞勢難復前無何行經一橋秋星勉力以登釋鞵於地小憩橋欄之上俯首以思念我此行乃類喪家之犬盲然前往莫知所歸長此行不擇途東西馳突恐卽至踵決履穿天寒日暮終不能越出武林一寸土爲今之計必得離去此間再計他事而如何可以離去決非盲趨所能達且亦決非徒步所能勝然則舟耶車耶我旣非識途之馬又曷從得指迷之人耶嗟乎秋星前途茫茫將愈行而愈黑僅達初步已不勝歧路之悲矣雖

然秋星今日之遭遇慘酷已臻極點此一綫之生路天必不忍再絕之以促其命正無庸著者爲之代憂也。

秋星獨坐橋欄徬徨無主之際有人焉背負行裝吁吁然來既達橋巔見秋星急止步而呼之其聲甚諗秋星昂視則立於其前者爲隣居陳大郎亦商界中人秋星夙所認識者也大郎問曰公子欲詣滬濱耶秋星聞而竊喜念我今茫無所適詣滬亦佳視大郎狀皇皇度亦欲作滬行者正可藉彼爲導因逕答曰然我將詣滬也大郎曰然則吾儕可同行時已近七鐘早車且開公子奈何尙逗遛於此趣行趣行猶可及也秋星應而起取袱加諸肩大郎曰公子憊乎吾視公子神色乃不佳類失睡者此袱吾可代公子負之秋星曰謹謝君我力尙能勝也因相與就道下橋向北而趨大郎步殊健秋星羸息從其後隨路幾折而車站已至遠望人頭獨獨語聲若沸知去開車時匪遠矣大郎曰幸未失事公子欲購二等票乎秋星曰否三等足矣大郎且釋其裝曰公子可少待吾爲公子購票去秋星檢資付之大郎轉身向人叢中摩肩而進移時票已購得忽忽登車覓座甫定而汽笛一聲車已隆隆而逝。

大郎年三十餘。操業雖賤。而爲人勤恪。能治事。且有至性。里閭嘖嘖。騰孝譽。與人交亦深沈。有肝膽。秋星夙重之。今日天假之緣。不期而遇。旣免失路之悲。且得旅行之伴。秋星倚之。乃如長城。念我甫出門。卽遇是人。以爲我助。此亦順利之兆。前途希望。正未必竟無一分之足恃。因此惶惑無主之心。得漸趨於鎮定。車駛二十分鐘。行經荒野。野風自車窗送入。與車中惡濁之氣相乘除。乘客均爲爽然。相與攀話。聲浪成潮。秋星與大郎坐處。相距至近。枯坐無聊。則亦藉閒談。以自遣。大郎問秋星曰。公子詣滬。公幹何事。乎。秋星赧然答曰。偶思出遊。實無所事。大郎曰。海上繁華。今非昔比。陷人坑。穿所在。多有殊非少年人所宜涉。足公子至彼一切。允宜自慎。毋貽後日無窮之悔也。秋星聆言默念。大郎非知我者。乃儕我於冶游之紈袴。然雅意殷拳。滋可紉感。人至受盡白眼。螢弔影之時。偶聞一二親切之言。縱癢隔靴搔。亦覺情同挾纊。斯人斯世。已分無緣。不意尙有熱腸者。款款輸誠於我。不覺自哀而旋自慰也。則謹答曰。謝君關愛。顧我行囊不充。無多金足供揮霍。此可無慮。且余此次旅行。尙屬破題兒。第一遭。不第風月場中。未窺門徑。卽尋常行旅。所應知者亦多昧昧。尙望過來人一指迷津也。大郎曰。公子赴



滬乃初次。幸與我偕。自當相導。不使公子有人地生疎之苦也。秋星因轉問曰。然則君至滬。又奚事者。大郎曰。我乃訪一友人。是人貧乏。時曾貸余資。茲聞其在滬。某商家爲司事。月入頗不薄。而我年來。運乃大惡。至不能供事。蓄曩者。貸人之款。理應索債。故此行殊不能已也。秋星問曰。爲數鉅耶。大郎曰。否。僅百金耳。秋星不語。念金錢魔力。誠大吾人。僕僕風塵。勞勞車馬。熙來攘往。乃終不能軼出其範圍。大郎此行爲。索逋。我此行則爲償逋。凡人當少年氣盛。資用寬裕之際。往往能以義自策。拯人危難。迨夫境遇漸劣。則義心亦衰。昔之拯人者。今且望人之拯我。此亦報施之常理。以大郎之心。推望雲之心。彼豈真能盡忘前事。而無所責望於余者。則我此行。胡可不勉。旣又轉念曰。余之逋。負已。以余妻償之矣。異日余卽能捧金以獻。余妻亦豈能完璧而歸耶。至此不覺微微而歎。怨憤填膺。不能自克。幸此時大郎方深思其胸中之事。未暇審視秋星之面。不然見彼慘厲之顏色。必且動其疑駭。而加以詰問矣。久之大郎復曰。我此去無論索得與否。三日後必返。蓋我之職務。乃不能久曠也。公子若不事久羈者。歸時仍可相共。庶免長途寂寞也。秋星漫應之曰。與君偕返。甚善。旋自念曰。歸乎。余已不作是想矣。武林

本非吾土故園亦已無家渺茲一身合作天涯飄泊人耳問答有頃而車已停則歇浦至矣。

#### 第十四章 腸斷蕭娘一紙書

秋星蒞滬後與大郎同寓於某旅館旅館亦爲大郎介紹卸裝既竟秋星覺腸鳴如雷飢不可忍方悟今晨倉皇就道乃未進食即呼侍者備餐餐已日已晡矣大郎謂秋星曰公子今晚尙思出游乎秋星曰否我憊甚思少寐以養神大郎曰然則我不能久候我欲乘此時訪友以畢吾事明日再與公子作竟日遊惟彼處離此甚遙此去若能相值者歸時必晏晚餐可毋待我秋星曰請君自便如能早歸者我仍候君同餐也大郎應而去沈沈孤館四顧洞然秋星此時心神俱疲不覺昏昏思睡乃掩扉拂榻而寢蘧蘧一枕夢境至甜至金烏西墜電火齊明始自黑甜鄉中返醒而起視則大郎尙未歸未幾侍者以晚餐進秋星知大郎已不返膳則一人獨餒困睡之餘舌澀喉燥食乃不能下咽略進少許卽止釋箸呼茶侍者以茗碗置案上徹殘肴以去回頭目秋星而笑意似謂個少年來滬奚事既至乃於逆旅中白日酣睡不越雷池一步其行蹤乃令人

莫測也。侍者既去。秋星取茶徐飲之。心脾爲清。默坐以待大郎之歸。而轆轤心事復於此時盤旋。以起念及此身之流浪。無依前路之杳茫。莫卜不禁神傷魂悸。今日若不遇大郎者。並不能至此。然大郎亦豈能終伴我。彼不日且歸去。後我又將誰恃。旅滬亦非久計。大地茫茫。果奚適而可者。由今測後。思緒愈紛。志忒幾不能耐旋復。自解我之運命權。乃操自上蒼。今淪此境。初非自作之孽。則後日之事。我亦豈能自主。他人更何能助我生死順逆。可一任彼蒼之擺佈。愁慮亦有奚益者。雜念就息。忽憶及今晨舊雲授我一錦裹。云係余妻所遺。不知內貯何物。盍乘此無人之際。一展視之。乃探懷出裹。就燈光下裂其縫處。忽一物落几案。鏗然有聲。急矚之。澄澄照眼者。金釧一雙也。更視他物。尙有一小錦匣。一白紙裹。啓匣而視明珠十顆。大如菽豆。再取紙裹展之。而突現於眼前者。乃足令秋星驚痛交加。不能逼視。蓋裹中物非他。幾幅淚箋。媵以香雲一疊。乃自個儂頭上翦下者。膏澤猶存。情絲已殺。秋星覩此。能不肝腸寸斷。耶。淒惋良久。揉目閱其賤曰。

星哥鑒此荒園再訣。天日爲愁。從此一別已矣。已矣。此後妹與哥相見之期。當待諸

九泉或卜諸再世以兩人膠合之情慄百年鐵鑄之姻緣而結果至成夢幻泡影各不相顧此誠不能不咎天心之太酷然亦人謀不臧有以致之使當朕兆初萌之際早爲之所或尙可挽救於萬一而今無及矣人不幸而生此罪惡之社會既不能有一分自主之能力又不能泯其知覺喪其情意木強沕穆膏然茫然以傀儡之身任彼惡魔之屠殺更不能以堅忍之心強毅之性一成不變百折不回俟橫逆之來而竭力加以反抗惟是吞聲飲泣隨波逐流以其色身爲羣雄角逐之目的物誰勝則身爲誰得而名義愛情胥置不問至其所以制勝之具又別無他種利器不過恃金錢之勢力以肆其強奪豪取之手段而已噫一身非賭賽之品雙方非貿易之場所謂愛情者至高潔至單純惟其高潔所以不容以勢利之見相混惟其單純所以無第三者插入之餘地然而不能相混者竟相混矣不能插入者竟插入矣浸假而金錢戰勝愛情矣浸假而主體變爲客體矣迎新送舊以閨閣效勾欄割恩斷愛視藁砧如陌路天下慘變非常之事孰有甚於是者生此五濁世界而爲有情之物豈得謂之福乎妹與哥乃不幸而遭此夫以妹今日之所遭卽在旁觀亦爲妹羞之惡之

何。况。當。局。妹。既。無。微。力。以。抗。生。我。之。父。母。亦。應。決。一。死。以。報。愛。我。之。星。哥。何。爲。而。戀。戀。餘。生。不。自。引。決。忍。辱。含。垢。以。負。哥。者。自。負。證。以。妹。平。昔。之。心。何。等。光。明。皎。潔。今。日。之。事。微。特。哥。不。能。爲。妹。諒。卽。妹。亦。無。能。自。諒。然。此。中。固。大。有。不。得。已。者。在。哥。之。心。一。妹。之。心。哥。不。能。死。則。妹。何。敢。死。夫。使。妹。父。母。不。以。家。業。凋。敝。後。顧。汲。汲。者。決。不。出。此。倒。行。逆。施。之。舉。使。哥。不。以。與。吾。家。有。從。前。之。關。係。亦。決。不。至。受。此。奇。辱。而。愀。然。舍。置。無。辨。訴。之。餘。地。哥。因。念。已。死。之。父。母。遂。不。能。懟。妹。父。母。妹。願。可。以。戀。兒。女。之。私。情。蔑。天。倫。之。大。義。一。意。輕。生。重。傷。父。母。之。心。乎。今。妹。與。哥。之。愛。情。均。已。死。去。妹。與。哥。之。幸。福。均。已。被。剝。哥。爲。孝。子。妹。亦。願。爲。孝。女。青。衫。紅。袖。兩。兩。分。頭。各。行。其。志。以。了。此。生。欲。爲。性。分。內。之。完。人。不。能。不。爲。情。場。中。之。恨。人。矣。嗟。乎。星。哥。無。可。奈。何。致。成。此。局。傷。心。之。事。至。斯。已。極。簷。下。低。頭。良。非。久。計。男。兒。七。尺。軀。何。處。無。容。足。地。胡。踟。促。作。轅。駒。爲。以。哥。用。心。之。苦。矢。願。之。宏。天。壤。茫。茫。必。有。佳。境。祝。哥。此。去。否。極。泰。來。所。向。無。阻。翼。乎。如。鴻。毛。之。遇。順。天。不。負。人。知。哥。之。終。必。有。以。自。慰。而。慰。妹。矣。至。妹。此。後。何。以。自。處。毋。煩。哥。代。爲。妹。慮。昨。已。爲。哥。言。之。善。操。舟。者。輾。轉。於。疾。風。駭。浪。之。中。而。不。釋。其。柁。妹。將。

以操舟之技。操我之身。白刃可蹈。而此志不可奪。凶人雖橫。其奈我何。妹嘗自計。不爲關盼盼。亦作馮元元。春風別院。秋雨長門。拚此殘軀。度幽囚歲月。已耳行矣。星哥願勿復念妹也。金釧一雙。明珠十顆。估其價值。當逾千金。不腆微物。聊助行裝。此妹之私蓄。幸勿視爲非義。而遽唾棄青絲一縷。乃妹身所固有。剪以遺哥。藉留紀念。無他意也。今妹亦不復以情語亂哥懷。抱望哥前途珍重。努力自愛。毋懷憤以自戕。毋悲觀以自餒。妹身不屬哥。而一縷弱魂。固無時不繞哥左右。千山萬水。實追隨之。臨書。淒感。意不盡宣。伏維愛察。玉纖叩叩。

秋星閱竟。不覺淚如瀉鉛。無能自止。回首前塵。彌復大慟。良久拭淚。而覆閱之。閱已復哭。哭止復閱。如是者三四。狼籍淚痕。已盡透紙背。燈明如月。照此美麗之花牋。乃黯淡而無色。繼聞其泣。且歎曰。秋星。秋星。薄命不祥之身。重負我多情之妹氏矣。妹爲我而失其幸福。此數日中。正不知憂傷憔悴。至於胡地。個中歲月。有非後主以淚洗面。易安人比黃花所足狀。其萬一者。我爲彼心愛之人。乃坐視而無從援手。至欲詢小婢以近狀。而亦訥訥不能出口。椎心泣血。痛何可言。我今忍心棄彼而去。彼尙能以此書勗我。

慘痛之紀念。復於此時入余眼際。嗟乎。纖妹。余將何以爲情。因取金釧。摩挲之。復取明珠。玩弄之。覺玉纖贈此二物。良非無意。知己之貧。欲有所助於己。俾己所圖得所。憑藉用意。至深。寓情彌苦。橫遭摧折之餘。忽荷此意。中人逾格之待遇。縱氣短心灰。亦當藉以復振。矧秋星苦心孤詣。初未灰頽。得此一激而進取之心。乃益確乎。其不可拔。則一紙斷腸之書。卽異日成功之券。已更視此一握愁絲。尤覺刺心難忍。乃含淚取而吻之。木然相對者有頃。聽壁上時計已叮噹鳴十下。忽憶大郎且歸。此囊中之物。何可爲彼見。則取巾力拭其淚。暈摺疊花牋。并斷髮置一處。更取金珠。一一收拾。仍加以裹納之。貼胸之小衣袋內。甫畢事。而叩扉聲起。大郎歸矣。

大郎旣入。醺然有酒意。跛倚就坐。秋星問曰。君訪得若友乎。大郎曰。遇之。蒙渠殷殷相款。留余晚餐。舊友重逢。留連盡飲。遂忘時晏。頃彼方以車送余歸也。秋星曰。然則債必索得矣。大郎曰。否。須於明日上午往取。今日乃未便也。旣復曰。晚近人情浮薄。交道衰微。朋友之間。以利始。以怨終者。比比皆是。如吾友。其人己不可多得矣。言時。面色怡然。意甚自得。秋星若有所觸。微吁曰。信如君言。人心殊未易測也。君友殆猶古道中人。乃

不負君言已。舉目視壁鐘。曰：十時三刻矣。君明晨尙有事。盍早睡以資養息。大郎應而起曰：我今日飲乃逾量。頭目昏昏。幾不勝酒力。得睡至佳。公子亦宜早眠。明晨勾當畢。當與公子作竟日遊也。秋星諾之。大郎乃就左榻而寢。秋星獨坐移時。亦無聊就枕。心神繚亂。睡不能安。大郎鼾聲如牛。益喧聒擾人魂夢。輾轉終宵。至曉籌已報。睡魔始翩然惠顧。

## 第十五章 旅館中之滄桑話

蘧蘧一枕醒來。日上三竿矣。起視左榻已空。大郎不知於何時去。盥洗畢。略進晨餐。獨居深念。亦不思出日將晡。聞叩戶聲。秋星意大郎歸也。起而納之。來者非大郎。爲一年約二十許之少年。見秋星問曰：君非史姓自浙來此者耶。秋星審視來人。實不識。疑爲秦翁遣來留行者。顧其人操皖音。殊弗類。復應之曰：然我姓史。昨自武林來。足下爲誰。何以識我。少年被詰。亦期期不能遽答。旣而曰：幸恕唐突。鄙人尙有所詢。君原籍武林否。秋星愈奇。答曰：否。我本湘籍。而僑於浙者。惟君何以詢及此。少年復問曰：貴族中有名直字繼魚者。君識之乎。秋星驚曰：是吾父也。少年狂喜曰：君乃史恩人之哲嗣耶。踏



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遇合之奇。乃有若是此行爲不虛矣。秋星聞言。懷疑滋甚。又以恩人稱其父。益惶惑不能解。因延少年入坐而問之。曰。君何以識吾父恩人之稱。又何來幸明以教我。少年笑曰。君乃未知吾宋姓字玉卿籍皖之無爲。二十年前尊翁曾爲敝邑宰。先父諱湘濤爲邑諸生。以擁厚貲爲奸人誣陷前邑令。不察已羅織成獄。尊翁後至廉得其情。寃乃得白。我父由是感激涕零。尊翁亦以先父學行不惡。特加青眼。簿書鞅掌之餘。文酒留連。遂成莫逆。三年尊翁解職去。後任繼至仇家。久蟄思動。復躍躍欲試其故技。風聲微露。先父知故鄉不可居矣。乃貨田產挈眷屬附商舶渡海。止於哈爾濱家焉。遙憶尊翁又不識下車何處。雲天渺渺。魚雁沈沈。海外逋亡。徒切瞻依之想。鬱鬱以終者已五年於茲矣。先父臨歿時曾囑余。得便南歸。詳詢尊翁出處。歸來告慰亡魂。余遵遺囑。五年中三至江南。輾轉訪求。迄無所得。此次來滬亦爲此事留滯。是間者已半月。昨偶向逆旅主人索閱過客循環之簿。見君姓氏疑是我意中欲得之人。不圖天假之緣。竟償厥願。或亦老父陰靈默爲嚮導。敢問尊翁安在。可容晚輩一覲慈顏否。秋星聆悉。少年言疑障層層盡行揭破。念吾父浮沈半世。尙有此一些遺

愛留在人間。俾今日末路孤兒。遭逢意外。不禁駭極而喜。喜極而悲。流涕答曰。我出世晚。此事乃未知。父亦未語。我以有故人在。皖人事變。遷至易。烏有歷時至數十年之久。而風景依然者。今君詢吾父。吾父之歿。蓋亦在五年前。想早與而翁攜手於九原矣。玉卿詫曰。尊翁亦已脫離塵網多時。耶。憶尊翁宰吾邑時。吾齡纔六七爾。時尊翁已屆中年。尙未叶熊羆之夢。吾父每引袁隨園萬事先人子。獨遲之例。以相慰。今君春秋幾許矣。秋星曰。言之。赧人行已蹉跎。及冠。玉卿曰。然則吾癡長七齡。想君呱呱墮地之時。當在尊翁去吾邑一年之後。屈指計之。正二十寒暑。無缺亦無零也。蘭玉兩家均已長成。如許而白頭。二老亦不期而同時。萎化朱顏。黃土小劫滄桑。今君能以二十年來。尊翁出處詳以見告。以慰我私心嚮慕之忱乎。秋星至此。不由不百感橫生。惘然欲絕。念玉卿雖相逢萍水。而誼深故舊。垂詢殷殷。似無妨。盡傾肺腑。乃泫然述其父暮年潦倒。依人偃蹇。沒世之狀。及一己見逐於人。無家可歸之苦。祇隱去。秦翁悔婚事。玉卿欷歔曰。有是哉。世事真不堪問矣。曩每聞先父述及尊翁廉明正直。居官不受一錢。而摘奸發伏。雷厲風行。一方有神明之頌。蓋不僅吾父身受大恩已也。砥行如此。食報如彼。倘所

謂。天。道。是。耶。非。耶。彼。秦。氏。既。有。恩。於。尊。翁。亦。好。義。之。徒。而。死。後。人。情。遽。隨。流。水。爲。德。不。卒。是。誠。何。心。吾。子。不。屑。嗟。來。憤。求。自。立。絕。裾。上。道。拔。劍。出。門。以。純。孝。心。腸。圖。非。常。事。業。苦。心。忍。性。可。感。可。欽。惟。前。途。所。嚮。深。願。一。識。意。趣。其。久。留。滬。上。抑。效。蕭。郎。之。遠。遊。乎。秋。星。曰。感。君。見。愛。敢。不。實。告。我。係。一。失。路。之。人。遑。問。東。西。南。北。今。者。來。申。亦。隨。一。鄉。人。至。此。無。事。可。圖。行。且。他。往。夫。人。至。無。家。可。歸。則。隨。風。飄。蕩。又。復。何。所。底。止。而。零。丁。一。身。亦。正。不。足。自。惜。余。卽。欲。自。惜。人。又。誰。惜。余。者。茲。惟。有。走。遍。天。涯。求。吾。大。欲。至。力。盡。而。踣。於。中。道。固。意。中。事。亦。不。望。骸。骨。之。歸。故。鄉。矣。言。已。喟。然。玉。卿。曰。君。遇。太。酷。言。之。殊。愴。人。懷。然。留。此。身。在。甯。無。得。志。之。時。風。塵。或。有。知。音。江。湖。亦。多。佳。境。前。程。無。量。勿。徒。悒。悒。作。頽。喪。語。也。抑。僕。更。有。私。衷。願。以。陳。之。左。右。僕。襲。先。人。遺。業。溫。飽。有。餘。年。來。在。哈。經。營。商。業。所。獲。不。貲。君。茲。既。無。所。適。不。嫌。唐。突。盍。從。我。至。哈。共。享。安。樂。則。君。無。家。而。有。家。亦。無。事。作。艸。艸。之。勞。人。發。栖。栖。之。浩。歎。矣。秋。星。怫。然。曰。君。誤。矣。我。惟。不。欲。依。賴。他。人。以。至。於。此。今。事。急。而。就。子。是。與。我。之。初。志。相。違。矣。且。懷。與。安。實。敗。名。君。無。故。厚。我。於。義。固。有。未。合。而。我。覲。顏。受。君。庇。護。置。大。事。於。不。顧。是。以。犬。馬。自。待。而。君。之。愛。我。適。以。醜。我。也。不。敢。聞。

命請從此辭。玉卿曰：不然。君欲爲父報恩，我亦欲爲父報恩。我爲此請，正合義之至者也。君志節堅厲，我亦何敢強。渙惟我尙有未盡之意。君今所圖舍商業，殆無他願。以言商業，則不才從事久，此中略有把握。而哈埠繁盛，亦爲商業之中心。願與君效管鮑故事，合力經營，或非無益。君事如是，則君仍得自立之實，免依人之嫌。而我亦得略效微勞，爲先父報大恩於萬一。各盡其心，而不背於義。或尙爲君子所不棄乎？秋星立志不屈，決絕言行，初無顧慮。而營營孤影，渺渺前程，固未嘗不望人之一援手。特所謂援手者，不過如瞽者之得相不至，誤入迷途而進行，仍須自主。若無功食祿，輾轉依人，萬非秋星所願。故玉卿之言，遂逆其耳。此非矯情，乃秋星之所以爲秋星也。比問玉卿續發之語，則正與己意相合。以素乏一面之人，而惓惓至是，窮途得此甯能無感？又思玉卿爲此固非無因。其用心正與己同，卽略得其助，問心似可無愧。而遭逢之巧，適在己進退維谷之時。蓋冥冥中有牽絲者，報施不爽，因果分明。老父陰靈直能保護孤兒於死後，則益復感念不置。旋答玉卿曰：君誠款款，我復何辭？願隨鞭蹻同賦長征，不復徘徊歧路矣。玉卿喜曰：爽哉君也。吾輩傾蓋論交，幸得同舟共濟。前程萬里，敢請行期。秋星

曰。海。上。繁。華。我。原。不。戀。君。若。無。意。久。留。者。來。朝。走。馬。如。何。玉。卿。曰。似。此。甚。善。吾。尙。有。瑣。事。當。於。今。日。了。之。茲。姑。暫。別。君。可。整。束。行。具。明。晨。來。候。君。也。言。已。鄭。重。出。門。而。去。

秋。星。此。時。心。神。鎮。定。暫。免。愁。煩。默。察。玉。卿。爲。人。忠。誠。可。恃。前。途。得。此。臂。助。詎。非。大。幸。自。念。貿。然。出。門。行。止。初。無。所。擇。乃。得。大。郎。相。導。遂。來。滬。上。於。無。意。中。遇。玉。卿。雖。云。會。合。無。常。蓋。亦。上。蒼。默。佑。以。眼。前。所。歷。種。種。卜。之。不。幸。之。身。或。未。必。終。爲。天。棄。吾。其。勉。矣。未。幾。大。郎。得。金。歸。與。秋。星。同。進。午。餐。旣。邀。秋。星。出。遊。秋。星。欣。然。從。之。及。暮。而。返。大。郎。言。明。日。須。歸。問。秋。星。留。未。抑。仍。同。行。秋。星。告。以。適。遇。故。人。將。同。赴。哈。君。歸。乞。爲。寄。語。秦。氏。我。不。返。矣。大。郎。驚。曰。公。子。之。出。秦。翁。乃。未。知。耶。又。奚。事。作。遠。遊。恐。翁。聞。之。必。且。力。阻。秋。星。搖。首。不。語。大。郎。亦。不。再。詰。復。拉。雜。談。他。事。更。深。乃。就。寢。次。晨。大。郎。與。秋。星。別。秋。星。亦。倚。裝。以。待。玉。卿。午。後。玉。卿。果。如。約。至。相。與。聯。翩。上。道。攜。手。登。輪。身。經。滄。海。淚。灑。南。天。秋。星。行。矣。

## 第十六章 裔外媚孤花

長。風。萬。里。疾。送。飛。輪。此。行。爲。秋。星。蹇。運。告。終。吉。星。照。臨。之。始。故。波。神。海。若。亦。相。率。退。避。

不敢掀風作浪。阻彼前途。進取之機。秋星舟中。與玉卿共寢。食偕行坐。此時兩人已由。新知進爲故友。一路長談。爲之卸去愁懷不少。而玉卿本爲訪舊而來。得償所願。以去。數年來心神契合之人。今已爲形影追隨之伴。則相與歎。因緣之前定。而詫遭逢之若。夢也。旣而抵哈玉卿館。秋星於其家。畫棟雕甍。儼然閨家。僅一妻一妹。秋星已於舟中。詢而知之。旣至。玉卿呼妻妹出見。胥艷麗若天人。玉卿妻年事約在花信以外。豐容盛鬢。眉宇間隱隱有俠氣。妹則盈盈三五。百媚橫生。落落大方。絕無尋常女子瑟縮態。玉卿舉手指秋星。謂妻曰。此汝日夕瓣香虔奉史恩人之子史叔也。又指謂妹曰。此汝日夕瓣香虔奉史恩人之子史哥也。曷不拜見。則相與盈盈俱拜。而史哥史叔之聲。且囉囉探鶯喉。以出。秋星不知所爲。第期期曰。鯢生何敢當也。拜已而起。秋星問玉卿。君妹芳名爲何。玉卿曰。妹名心史。先父所命也。秋星乃卽答呼。以心妹而呼。玉卿妻以大嫂旣而念心史二字。乃覺入耳。心驚以史爲己姓。彼以此名者。無心偶合。歟抑有爲而命之歟。其無心也。溫柔香艷之字。合於閨閣之稱者多矣。茲二字殊無所取義也。攬腹疑團。不期而徐拾其首端。相心史容態。覺不無三四分似玉。纖處眼對佳人心。傷舊偶。

更爲之恇恇若癡而心史亦依依嫂旁含情脈脈若有意若無意時以雙波送嬌加秋星以眄睐玉卿曰弱妹年穉嬌憨不解人事君勿哂也

玉卿家亦有小園園中花木幽深亭臺對峙塞外風光亦頗不惡乃擇一靜院以舍秋星禮遇優渥秋星意不欲謂玉卿曰吾隨君來此固欲借臂助於君今君不示吾以貿易之方針僅爲吾謀居食之安適是仍以犬馬畜吾吾胡能鬱鬱久居此乎玉卿曰君姑少安征塵甫卸尙宜少息勞軀吾豈敢以愛君之私而忘君之大事顧歲且闌矣欲有所謀亦須俟諸來春此時百業蕭瑟殊無着手處君姑暫羈寒舍度此殘冬一俟鳥催淑氣蘋轉晴光祝君業亦從茲發展與春陽俱放光明蒸蒸日上也秋星不得已安之時逾歲除尙三四來復玉卿日皇皇理其私事乃不暇復與秋星周旋秋星獨處無聊寒窗弔影歲暮天涯不無王粲依劉之感日間遍涉園亭藉資排遣北地嚴寒霜雪早降草木都無生意蕭瑟尤甚於南中秋星對此復憶及涼亭殘月喁喁泣別之時園林猶是人地皆非不覺駐足低徊愴然涕下在秋星自謂一腔怨憤無可告語而孰知從旁窺伺者固大有人在也

寂寞小園偏着個美人點綴秋星時於疎林亂石間見心史淡妝素服珊珊而來若有事遙立望見輒隱身而退不與之面時或驀地相逢不及避匿心史斂衽而前莊容呼秋星以哥絮絮問日來安否意嚴而情密中懷坦白形迹胥泯秋星反覩覩若女子酬答之際恆格格不能吐面頰且過其耳心史知其意則侃侃言曰哥勿外妹望哥以骨肉視妹一家妹之一家皆恩父所賜不幸恩父早逝妹等如抱皋魚之痛今天遣哥來妹家正妹等報恩之日事哥卽所以事恩父若復使哥飲食居處稍有不適是益重妹等之罪而莫慰先父之靈也哥必勿爾在此如在家形迹之間不須介介也數言懇摯娓娓動人秋星亦立釋其羞赧謝曰妹言過矣秋星何幸窮途得玉哥援手感深刺骨又蒙妹等青眼禮遇有加所謂投館如歸又安有不適者心史曰哥果無不適耶此妹之福也雖然哥來半月矣妹嘗留意伺哥顏色恆覺慘惻無歡獨步徘徊時聞幽歎一切無心流露在哥或不自知而妹則窺之至審知哥中懷實未能悅豫頃所言殆欺妹耳秋星聞語覺字字打心坎慨然答曰妹豈未知我爲飽經患難之人耶我之身世玉哥其知之矣目前歲月正我臥薪嘗膽之時以我命運之劣今生尙未審有展眉



之日否也。心史歎曰：哥之遭遇，妹亦聞而扼腕。然人患無志耳，志苟立矣，又何業不足。以就此時。尚宜放開懷抱，靜待時機。久鬱或致傷身，作客尤須保重。夫人至一息不存，乃真無能爲耳。秋星曰：妹言厚，我敢不金玉珍之言，已遂別嗣後兩人之情漸稔，見輒喁喁，居然兄妹。客中得此甯非奇福。而秋星每面心史，輒忽忽若有所失，以己福薄，何堪重辱美人青眼，恩非易受，而美人之恩，尤不可以輕受。淪落一身，又奚從圖報稱耶。玉卿家有婢名碧虬，美而慧，初侍心史，茲乃遣以侍秋星。碧虬善伺人意，心史甚愛之，恐他人不足當秋星意，故割愛相遣，其厚秋星也。甚至秋星亦微知之一夕，嚴寒秋星呼酒，則碧虬已攜壺掇盤，以至盤中有羊羔一味，秋星食之而甘，既醉且飽，體暖於春時。碧虬猶隨侍未去，秋星以餘羹賜之，碧虬辭曰：此吾家姑娘手羹，以進公子者，婢子不敢染指。秋星乘醉言曰：此乃汝姑娘所手羹，耶易牙復生，當不多讓。惟姑娘何厚於我，而貺我以纖手親調之佳味耶。碧虬曰：不僅此也，凡公子起居飲食所需，何一非姑娘親爲料理。婢子特任奔走，取攜之役耳。婢子視姑娘，蓋敬公子如天神，而親公子於骨肉也。言已微笑，秋星咄然曰：噫，其甚也。我何德於姑娘，而見待若此。碧虬曰：此無他。

公子有恩於吾家亦何怪姑娘之竭誠以待且姑娘每爲子言此尙未足報大恩於萬一公子毋抱不安也秋星不語而疑雲陣陣殊不解心史命意所在若以報恩而言乃玉卿一家所同何彼遇我獨厚豈尙有他意耶以是心益惴惴恐己身之再墮情網乃復力與心史避面對於碧虬亦未敢多所詰問恐以無心之言撥動雙方情感如花美眷似水柔情他人求之不得者彼乃避之若浼其情亦可憐矣

急景凋年春回大地於斯時也秋星之精神爲之一振蓋活動之時機已至玉卿亦將踐其前言與秋星商作前途進行之準備詎一言甫發而秋星乃立窘以彼含辛茹苦憔悴頻年所積得之血汗資而此次携以偕行者止橐金五百耳此寥寥者以之作小負販則有餘若欲於商業界上有所建樹則正如太倉一粟河海一勺奚足以資發展五百金而外則玉纖所遺之珠釧耳茲二物者爲值滋鉅玉纖以之見貽固洞燭秋星心事而欲助其成功也顧秋星得此則視爲其妻最後之紀念物寶之不啻生命以人歸叱利緣盡今生祇此遺物之存慘伴蕭郎隻影摩挲拂拭餘愛時温不了癡情或可留代鈿合金釵之證固何忍以美人遺澤付諸不知誰何之手於是秋星前途之希望

之命運。乃盡此五百金矣。玉卿知之。謂之曰。語云。多財善買財。不多則買。豈可爲無已。我以二十倍之數貸君。異日得志益子。以償我可也。秋星椎心勵志之餘。誓求自立。非復願取人一介者。顧此時則進退無計。雖欲力持其捐介之性。而勢有未能。且玉卿倦倦之意。固又含有前因。略分其惠。亦與尋常受施有別。則躊躇而答曰。君厚我。良至子身異地。舍此亦無從得資。顧我福薄。不幸而隕越者。君資又何所取償。君縱義薄雲天。或不相責。而我則一恩未報。又復益之。身心之累。更無日可以脫然矣。玉卿曰。姑試之。我非敢於君前自詡操奇計贏。我已爲個中知津之客。駕輕就熟。毋慮迷途。萬事我當導。君第坐享其成可也。議既定。玉卿乃以萬金貸秋星。而署券焉。秋星自審商業。知識不逮玉卿。遠甚。且信其人可恃。亦趨亦步。惟玉卿之馬首。是瞻。曾不數月。秋星遂一躍而爲哈爾濱新進之大商家。至其所操何業。與吾書無甚關係。殊無庸瑣瑣及之。要之剝極必復。人事之常福善禍淫。天心有準。以秋星堅毅之決心。得此良好之臂助。揆以天心合之人事。其必不失敗也。固宜。茲吾書暫與秋星別矣。

## 第十七章

## 他不瞅人待怎生

玉纖納明霞之勸。忍死以嫁長源。惟大局之關懷。不復計此生之幸福。然棄舊憐新。固萬非玉纖所願。雖橫逆之來。顛倒不能自主。而女兒家乾淨之身。要必硜硜自守。心如嫩日。性豈楊花。至萬不得已時。仍惟有以一死自誓。彼黑面多髭郎。終不足以污其毫末。此玉纖於家門未別之先。籌之已熟。而長源恃錢神偉力。締玉女奇緣。彩輿旣降。獲覩容光。覺子衡曩者所言。實有未逮。如此美人。今爲己有神搖意奪。心花怒開。竊意洞房香暖。真個銷魂。此樂陶陶。登仙不啻也。旣而華堂燭跋。賀客興辭。人靜三更。春歸一帳。長源謂此其時矣。揚揚自得。帶醉入房。金炬猶明。玉扉不啓。長源叩之。玉纖命菡雲問爲誰。長源曰。我也。菡雲厲聲曰。汝爲何人。夜半叩人閨闈。奸耶。盜耶。長源笑應曰。我金長源。昔日之富宦。今日之新郎。夜深矣。巫山好夢。弗容緩矣。盍納我乎。菡雲聞言。欲嘔。猝不能答。玉纖應曰。汝爲金長源耶。齷齪奴聽之。此間無汝立足地。解事者其速行矣。長源驚曰。異哉。我未嘗觸怒於玉人。胡爲拒而不納。百年好合。首在今宵。聞汝鶯聲已足。心醉孤眠。况味寧堪。再耐我行也乎。哉。我入也。頻頻叩關而內。寂無聲息矣。延佇久之。殘更向盡。不得已踉蹌而退。破題兒第一宵。卽以閉門羹相餉。玉纖誠惡作劇。然

此計胡能久效。至次日而長源未昏入。據覲顏問玉纖曰：昨爲卿賣揮諸門外，茲吾先入爲主，不復越雷池一步。卿其奈吾何？玉纖面壁不答，狀似甚怒。長源自後呼之曰：吾妻卿乃有所不慊於吾乎？奚事不當卿意？望卿明言，我當立改。新婚宴爾，宜趨歡樂。似此落落於家，爲不祥。卿必勿爾。此數言在長源自謂委婉，或足取悅新人。回其笑臉，孰知玉纖聞之怒且加劇。回首叱曰：若何言誰爲若妻？何出語無倫。乃爾汝一逐臭之夫，恃黃金魔力破人美滿之婚姻。上帝有知，必不佑汝。乃猶覲覲向人絕無羞愧。我誠落落則汝又何爲娶我？以汝積惡之家欲求天降厥祥，寧非夢想。長源曰：卿誤矣。吾固卿婿，介紹者卽卿之舅氏。卿寧不悉胡出此言？卿前許字何人？吾乃未諗破人婚姻，所不敢承。茲事卿還當責諸舅氏。至我疇昔所爲，雖未能盡愜人意，然固與卿無預。吾自問愛卿之誠實，掬諸肺肝以出，深願稽首妝臺，隨卿指使，摩頂放踵亦所甘心。卽卿欲吾洗心革面，易轍改絃，吾亦能曲順卿意，勉爲良善。總之卿嬪吾家，事事皆可滿意。吾貌雖至陋，吾意則至誠。以卿菩薩心腸，曷不稍加憐憫而賜我以前途之幸福？玉纖怒極喘聲曰：汝休矣。吾乃無需於汝嘵嘵，何爲且汝自承愛我能事事順從，吾意信乎？長源

曰。信。吾。視。卿。如。天。神。又。何。敢。有。所。違。忤。玉。纖。曰。然。則。謹。謝。汝。其。爲。吾。速。離。此。間。吾。至。感。汝。也。長。源。曰。噫。卿。乃。終。不。我。許。耶。此。烏。可。者。吾。爲。汝。婿。而。不。能。得。汝。歡。我。寧。能。忍。行。且。心。喪。而。狂。望。卿。細。加。審。度。再。答。吾。以。一。言。吾。茲。屈。膝。哀。汝。矣。言。已。遽。面。玉。纖。而。跪。縮。肩。垂。手。醜。態。畢。呈。玉。纖。不。顧。以。首。他。向。旣。而。心。忽。有。動。念。吾。嫁。此。儻。原。欲。保。全。秋。星。不。然。早。拚。一。死。此。局。已。了。今。吾。旣。嫁。彼。縱。能。自。持。此。心。不。爲。所。動。然。名。義。已。定。彼。之。權。力。良。亦。足。以。制。吾。吾。一。弱。女。子。脫。彼。用。強。逼。迫。者。吾。實。無。力。足。以。相。抵。事。到。萬。難。仍。不。能。不。趨。於。決。死。之。一。途。死。誠。非。吾。所。懼。顧。秋。星。奈。何。其。必。從。而。殉。吾。無。疑。而。吾。一。家。之。生。死。存。亡。更。不。可。測。同。一。死。也。今。日。之。死。志。願。盡。違。更。留。得。不。潔。之。名。於。大。局。仍。絲。毫。無。裨。是。誠。何。苦。今。幸。彼。愚。蠢。之。儻。猶。溺。吾。色。而。妄。有。希。冀。百。端。奚。落。不。出。惡。聲。吾。正。可。以。術。弄。之。俾。之。入。吾。玄。中。不。復。相。逼。則。吾。願。斯。遂。蓋。吾。此。時。宗。旨。但。求。留。吾。微。軀。保。茲。殘。局。而。吾。之。生。命。實。懸。於。彼。儻。之。手。又。奚。必。絕。之。已。甚。吾。今。不。死。在。秋。星。或。未。能。相。諒。吾。亦。不。辨。俟。彼。前。程。已。就。良。緣。別。締。之。時。然。後。一。死。以。謝。此。心。庶。幾。大。白。知。吾。含。羞。忍。痛。百。轉。千。迴。無。非。爲。彼。則。吾。雖。受。盡。委。屈。賈。恨。畢。世。亦。可。得。吾。意。中。人。終。身。之。感。念。此。異。日。

事爲目前計。惟有設法遠彼。俛吾此身。克保其貞。殘生不致遽絕。如是而已。思至此。不禁微抬其首。謂長源曰。噫。起矣。吾茲有言。詔汝。汝能立允者。吾儕尙可久相與處也。長源狂喜。不自禁。起立拱手。致辭曰。卿速言之。苟爲吾力之所及。無不如旨。玉纖曰。汝知吾爲史秋星之妻乎。舅氏無良。蠱我父母。毀成約而就汝。亦由汝先以金錢役舅氏。然後舅氏喪良。賣吾。是汝實吾之仇人。汝試思之。天下烏有甘認其仇人而夫之者。吾之嬪汝。蓋自有故。至此。乃盡以種種告長源。復曰。吾之情愛已盡。鍾於史郎。而恨汝。刺骨。汝今娶吾。徒有其名義。亦復何樂。長源曰。否。我今已得汝。而有之矣。汝誠恨我。久後必能回心屬我。汝前事吾可置之勿問也。玉纖曰。汝又誤矣。吾與史郎締婚。襁褓耦俱。無猜論情。亦親於汝。胡能遽舍之。他屬且吾已明告汝矣。汝吾仇也。吾腦海情流。縱如泛濫之水。隨處可着。終無餘潤。及汝。汝頃所言直囓語耳。長源曰。吾旣妻汝矣。雖不能。有汝之心。固已有汝之身。吾亦不敢望汝愛吾。但得晨夕對美人。則我亦殊足自豪。玉纖曰。吾身亦未必果爲汝有也。吾一身隨人驅使。百不自由。惟生死問題。則吾尙能自作主張。當無人可以阻我。汝欲吾死者。逼吾可也。否則請如吾約。長源曰。天乎。吾

安忍出此。卿勿作此不祥之語。且言所約。奈何。玉纖曰。無他。卽三年之內。吾不與汝同居。汝若別娶者。亦可任汝。長源艷然曰。此約奇酷。我不能堪。業夫婦矣。而不同居。世寧有是此決。難允汝。且吾今夕必宿於此。玉纖曰。汝動言夫婦無恥。已極。汝婦我而吾不夫汝。汝復奈何。汝自謂有權力。足以挾吾。此又大謬。必欲強吾同居者。除非隨吾入泉。然吾知汝固惜其生命。則汝願終虛也。長源意少餒。蹀躞良久。昂首作乞憐狀。曰。卿果不能垂憫乎。必欲吾踐卿此約乎。玉纖決絕言曰。然。長源默然。旣忽搖首曰。否。吾決不受汝之欺。行樂及時。三年寧可耐耶。言已。移座近玉纖。欲行無禮。玉纖突起。探懷出利剪。向其鶯喉。猛刺長源。驚極狂呼。力奪其剪。相持久之。卒以玉纖腕弱。剪遂爲長源所得。菡雲在外聞聲。入視。則玉纖已伏榻嚶嚶。啜泣。長源手剪。呆立如木。雞頃間。兩人之語。菡雲固盡聞之。至是乃微曳長源。使出長源。從之。至戶外。菡雲低語曰。姑娘性烈。君若與堅持。必無幸。盍如其約而允之。長源曰。世未聞新婚夫婦而爲此奇約。且三年之期亦殊太遠。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菡雲笑曰。君誠太愁生彼身。旣屬君矣。此時縱無情愛。及君。君第耐心等待。事過情遷。行卽變。其初志又奚必約滿三年始歌好合耶。長源



頷首曰。汝言似有理。茲姑允彼矣。言已而入。謂玉纖曰。卿勿煩惱。吾誠愛卿。奚忍故違卿意。請如尊約。惟三年以後。復如何。玉纖起曰。汝允乎。三年之後。苟吾尚在人世者。猶可爲汝婦。惟在此期內。汝不得無故近我。果背約者。終身勿復相見矣。長源曰。吾茲退讓已抵極地。望汝從而憐吾。吾誠心相愛。終願爲卿佳婿也。玉纖曰。勿作態行矣。長源乃趨起而退。玉纖不禁微嘆曰。此人雖惡情。亦可憐。苟娶他人者。誰則如我。此亦舅氏誤之也。

第十八章 世間不少鳳隨鴉

次日。玉纖寧家。長源亦隨往。荒園中。片刻斷腸情話。不意盡爲長源所聞。蓋方玉纖入園之時。長源已暗尾其後。嗣於亭中遇秋星。長源遙見之。知此人卽己情敵。乃隱身一巍石之後。以伺之。招風巨耳。此時聽覺更靈。半日情言。乃歷歷不遺一字。其後兩人互抱哭泣。長源見之。怒眦欲裂。恨不立出而剗刃。秋星之胸。以爲快。兩人固未及覺。長源旋亦潛出。旣而復與玉纖同輿返。黃昏將近。玉纖正獨坐空房。悲思往事。忽聞履聲。橐橐漸及寢門。長源已昂然直入。玉纖色遽變。叱曰。已有成約。汝來胡爲。長源曰。否。吾思

此約殊未可恃。今須毀之矣。玉纖怒曰：汝誠小人之尤。口血未乾，遽爾反覆。汝其自思。此又何理。長源冷笑曰：汝不欲偶吾，則亦已耳。何必以小人斥吾。吾不過貌醜，不及他人之俊耳。亦未必遽是小人。且汝今日在汝家，曾遇何人曾作何語。夫戲人有夫之婦，赴密約於荒園，似此行徑，亦豈得爲君子。汝謂足以秘我，不知吾固未嘗離汝。左右汝之言語，悉聞之。汝之行動，悉見之。乃以手指玉纖，臂曰：汝頃者非以此抱彼人耶。汝有彼人宜其厭我，彼固汝所歡。然汝既夫吾在理，宜與彼絕。今汝不絕，彼反從而絕。吾且以無理之約言要我，而背地則與彼絮語，獨多藕絲難殺，甚至鄙我爲荒傖。汝謂吾能堪此乎。吾茲背約而來，在吾亦不爲過。仍不忍有所苦汝，脫汝能改其故轍，屈志從吾者，汝之舊箠，吾可以大度宥汝。汝亦不得再與彼往來。汝復不允者，吾亦有術先處汝。情人以絕汝念，汝須知彼之生死實懸吾掌中也。玉纖聞言，知長源已悉已隱，卽亦不懼。侃侃言曰：吾今日於園中遇史郎，事誠有之。彼爲吾襁褓訂婚之夫，見之亦不爲越禮。汝以奸謀奪人之妻，復如鷹鷂捕雀，襲人不備。吾之斥汝爲小人之尤，夫豈過當。汝欲吾絕彼往來，此吾可允。汝若必欲吾回心向汝，則汝見左矣。玉纖言此，蓋知秋星。

不日且行再見之期。今生莫卜。不如姑允。彼絕其圖害之心。免爲秋星前途之障礙。長源狂喜曰。汝允與彼絕。吾亦當爲汝而恕。彼然。汝旣絕。舊歡不從。吾又將奚適。鸞鵲影並琴瑟聲。調人生樂事於斯。爲極。汝獨無意乎。玉纖憤憤曰。蠢奴瑣瑣。令人厭。吾寧死不與。若狗彘相伴也。三年之約。可守則守之。否亦由汝。吾早置殘生於度外矣。長源亦大怒曰。賤婢無狀。乃爾。汝自恃姿容絕世。謂不足以偶吾耶。以吾門望之高。欲得吾爲婿者。寧知凡幾。汝亦知吾何爲而娶汝者。以汝舅氏負吾資。不能償。乃賣汝以相抵。更得吾金四百。此外聘娶所需。筵席所費。尙不下千餘金。然則汝之一身。吾乃以二千金購來者。吾生平所愛者金錢耳。今汝耗吾血汗資多矣。而汝無以償吾之欲望。吾豈能甘玉纖愀然曰。天乎。乃以吾爲貨乎。吾初不料舅氏無良。竟至於此。長源曰。汝舅氏誠無良。吾亦爲彼所賣。然吾何人。決不恕彼。彼能以二千金償我者。則汝可立出吾門。吾有資何患。無妻豈必戀。戀於汝而不能釋。耶。言已憤然。遂出。玉纖氣苦。填膺半响。失其知覺。比醒已失長源所在。寒燈弔影。暗不能眠。念秋星今日最後數言。知彼行計已決。必不能久羈吾家。乃於燈下修書。並出珠釧。剪絲髮深裹。而密縫之。次晨命荷雲攜去。

當。舊。雲。於。街。頭。遇。秋。星。之。時。長。源。亦。已。冒。寒。而。出。狂。叩。薛。氏。之。門。矣。  
子。衡。攫。得。長。源。四。百。金。復。入。博。場。爲。孤。注。之。一。擲。始。而。天。誘。其。衷。頗。獲。勝。利。子。衡。喜。甚。  
謂。劣。運。已。轉。從。前。所。喪。之。資。不。難。乘。機。恢。復。因。此。連。夕。挾。資。以。往。時。勝。時。負。乃。復。無。常。  
子。衡。猶。不。自。止。至。玉。纖。寧。家。之。一。夕。一。局。方。終。而。懷。中。含。腥。帶。血。之。錢。復。隨。此。盧。雉。聲。  
中。如。風。捲。殘。雲。以。去。喪。氣。而。返。不。復。自。聊。子。衡。家。本。素。封。一。姊。適。秦。氏。別。無。弟。妹。其。父。  
中。年。得。子。溺。愛。殊。甚。義。方。之。教。有。愧。前。人。旣。而。椿。萱。並。逝。子。衡。年。未。冠。也。遺。產。旣。豐。逸。  
居。無。教。於。是。曠。燕。朋。交。匪。類。花。柳。場。中。樛。蒲。隊。裏。足。跡。靡。不。至。不。數。年。而。業。敗。其。妻。田。  
氏。字。晚。芳。乘。絕。世。姿。容。具。過。人。德。性。初。見。子。衡。之。放。蕩。時。藉。事。以。進。箴。規。不。聽。則。垂。涕。  
而。道。詎。子。衡。陷。溺。已。深。冥。頑。成。性。牀。頭。人。苦。口。諄。諄。曾。不。足。敵。其。二。三。曠。友。之。甘。言。如。  
醴。馴。至。伉。儷。之。間。愛。情。淡。薄。晚。芳。知。不。可。諫。則。緘。口。不。言。日。惟。以。淚。洗。面。嗟。實。命。之。不。  
猶。夜。或。焚。香。禱。天。祝。兒。夫。之。早。悟。心。力。交。瘁。子。衡。若。罔。聞。知。旣。傾。其。家。漸。鬻。及。晚。芳。飾。  
物。一。擲。百。萬。豪。興。猶。昔。而。每。值。博。負。歸。來。囊。空。如。洗。之。時。憤。無。可。洩。則。遷。怒。於。家。人。晚。  
芳。周。旋。左。右。乃。頻。頻。遭。其。蹂。躪。晚。芳。惟。飲。泣。吞。聲。置。不。與。較。旣。而。益。不。支。輿。乃。稍。殺。旋。

乞。憐。乃。姊。爲。秦。氏。司。筭。鑰。晚。芳。聞。之。竊。慰。意。彼。旣。就。職。業。當。能。自。求。放。心。復。歸。於。正。回。頭。雖。晚。尙。可。爲。亡。羊。補。牢。之。謀。初。不。知。彼。自。敗。其。家。復。從。而。敗。其。姊。家。自。誤。其。妻。復。從。而。誤。其。甥。女。也。易。婚。之。舉。晚。芳。初。未。之。諗。至。吉。期。前。三。日。子。衡。於。長。源。處。攜。金。歸。晚。芳。詰。所。自。來。子。衡。欣。然。據。實。以。告。晚。芳。駭。且。叱。曰。子。眞。天。良。喪。盡。矣。汝。姊。及。姊。夫。待。汝。均。不。薄。不。圖。報。稱。而。敗。其。家。且。甥。女。何。辜。爲。汝。而。誤。其。終。身。之。局。如。此。存。心。行。事。上。帝。有。知。行。看。天。雷。殛。汝。矣。子。衡。夷。然。且。責。晚。芳。不。應。與。己。事。晚。芳。無。言。而。退。私。歎。曰。鴉。鳳。乖。隨。甥。女。行。與。吾。傷。同。病。天。生。惡。人。乃。專。以。窘。吾。輩。女。流。耶。婚。期。旣。屆。子。衡。興。高。采。烈。爲。兩。家。供。奔。走。秦。氏。柬。邀。晚。芳。赴。宴。晚。芳。稱。疾。不。往。秦。夫。人。頗。不。悅。子。衡。曰。渠。福。薄。歡。喜。場。中。不。能。插。足。聽。之。可。也。其。實。晚。芳。之。心。良。爲。玉。織。悲。身。世。不。忍。目。擊。其。事。大。好。喜。筵。食。之。徒。覺。梗。咽。則。不。如。勿。往。之。爲。愈。且。此。一。段。惡。因。緣。撮。合。之。者。乃。爲。其。夫。己。不。能。預。知。而。阻。化。彼。凶。頑。則。耿耿。私。衷。亦。間。接。造。無。窮。之。孽。復。何。顏。以。見。秦。氏。家。人。然。子。衡。以。晚。芳。故。違。己。意。且。忤。其。姊。乃。益。厭。之。加。以。屢。博。屢。負。力。盡。計。窮。賣。甥。之。錢。旣。罄。遂。立。演。賣。妻。之。活。劇。

第十九章 囊中又有賣妻錢

是夕。子衡自博場歸。囊中金盡。意興闌珊。睡不成眠。時聞浩歎。輾轉天明。無所爲計。忽念長源。今入溫柔鄉矣。飲水思源。寧忘媒妁。彼雖吝。吾更向之稱貸。百金情難却。吾果得當者。猶可爲捲土重來之計。思至此。則氣復爲振。一躍而起。忽聞剝啄。啓關納之。則長源也。冠履不整。氣洶洶若尋釁者。子衡知其意。非善。強笑承迎。曰。君出何早。新婚宴爾。不戀鴛鴦。而凌晨僕僕。果何爲者。長源憤然曰。子誤人。實甚。猶自在作欺人語。吾豈輕爲汝賺者。子衡訝曰。君語殊突兀。豈如此。美人尙不當君意耶。長源曰。吾意固當。奈人意不當。何。實告汝成婚三日。依舊孤棲。假鳳虛凰。固無所謂。于飛之樂。同夢之甘也。子衡笑曰。然則君自不善作新郎耳。吾爲月老。祇爲人撮合。禮成而後職務已盡。闈房中事。豈可與聞。君之語。吾不太奇耶。長源曰。否。此何足奇。汝爲吾作伐。意在索吾重酬。且抵宿負。名爲婚娶。實則含有貿易性質。故茲事殊與尋常媒介有別。今彼女戀其故夫。誓死不肯從吾。前日歸寧。二人私會園中。戀情哭泣。爲吾所親見。且彼辱吾已甚。更以無理之約。言要吾必三年後。乃可同處。吾爲所挾。已允之矣。旣而思之。吾實受汝之

欺費去無數金錢。贏得幾聲懊惱。此盡人所難甘不問。汝將誰訴。耶子衡噴以鼻曰。若是則君真無一毫丈夫氣矣。婦人水性楊花。有何定詣。彼雖美亦非帝女。天孫奚驕蹇。至於無憚。君倘能駕馭有方。就範亦自易。結之以恩而不動。則示之以威。彼一弱女子。強力所加。奚求不遂。今彼辱君。君忍之。彼要君。君允之。是君願授季常衣鉢。就裙帶下討苦趣。又奚怨他人爲長源。曰。子言殊不足以知吾吾生平。接人處事。自信有強毅堅固之能力。惟一對美人。則骨不期而自醉。况以彼天人之姿。益令吾見而奪氣。吾初固欲以情動之。彼不爲感。欲威脅之。良有所不忍。是則吾雖惡名洋溢。蹂躪美人之手。段猶愧遜。汝一籌汝誠。忍人乃令汝妻憔悴。至於無地。子衡聞言。忽有所觸。遂亂其語。曰。他可勿辨。願聞君此來之意。旨長源曰。無他。欲汝償吾失耳。彼既不願從。吾亦不強。彼有情人可遂。夙願惟前後耗吾之資。不下二千金。例須向汝索債。諒汝亦無從推諉。子衡咤曰。君殆病狂矣。婚姻何事。而以兒戲視之。斯言豈可輕出。諸口秦氏知之。且興問罪之師矣。至君耗之資。乃君自願破慳爲量珠之聘。與他人奚預。向吾索償。此又何理。長源大聲曰。此何足言。婚姻直販賣耳。卽以婚姻言。汝破他人之婚姻。而就吾是。

亦兒戲婚姻也。汝不自審而獨責吾乎？吾初來汝家，向汝索負，非向汝求婚。汝乃以種種之巧言愚吾，令吾墮汝彀中。撮成此局，試問當時汝之目的何在？祇欲得吾錢耳。曾何暇計甥女之終身及吾生之幸福者？今吾無以慰情與汝，理論夫豈無因而至汝，倘倔強不承者，吾且以破婚騙財兩罪訟汝於理。汝其何以自解言已洵洵逼子衡立答子衡。此時已有成竹在胸，聞言亦無懼意。徐徐曰：君言振振有辭，吾知過矣。惟尙有不容不辨者。君妻秦氏女也，吾職僅冰人耳。破婚之舉，主謀者自有人在。吾當時爲君撮合，雖懷私意，亦出熱誠。固未料其有此騙財二字，亦未敢承。且卽假如君意，吾罪已實。然君之來意，在償所失，而吾落拓一身，家無儋石，拚這老頭皮，捉將官裏去於君亦復何裨？情勢如此，吾言豈妄不如靜氣平心，稍留餘地，或有個商量之處。長源聆言，意似少緩，揚其目曰：然則汝意奈何？子衡故示躊躇良久，顰蹙言曰：實告君，吾運乃大惡入局，輒負前得君之金，今已無半銖在。吾之囊君不來，吾本欲復就君乞貸以蘇，吾困今若此，則希望已絕。而君又立索，吾償空空妙手，吾其何以應君？萬萬無已，尙有一途，足了此局。且知吾言必爲君所樂聞。言次就長源作耳語，忞忞曰：失之於彼者，取償於此。



君心當無不慊矣。長源微笑。曰：子衡曰：汝豈真能割愛耶？何無情？若是吾殊不信。汝言子衡歎曰：是種污賤無恥之事。稍有人心者。寧所願爲事。至無奈則亦如箭上弦頭。不發不得矣。天下罪人所趨之路。固無往而非險惡。吾已喪名。此復奚恤。長源曰：汝亦可憐。乃爲貧累。吾於此乃益信金錢之可貴。但汝妻以何時歸吾家耶？子衡曰：遲早任君錢入吾手。則人隨君行。兩言決耳。長源微愕曰：汝乃復索吾資。則吾前所耗者。應仍向汝索償。以吾之意。兩者相抵。汝亦不爲虧折矣。子衡羞慍曰：前事吾何暇再問。今與君言者。賣妻耳。夫人至計窮力盡。而賣其妻。此爲何事？汝乃欲不名一錢而得之。用心得無太很。長源笑曰：然則吾當以百金爲汝遮羞。子衡曰：此數殊太少。今吾所需亦非鉅。再擲五百金者。君可坐擁二美。笑傲柔鄉矣。長源不允。爭論久之。卒以三百金成約。旣而長源忽猛省曰：否。此未可恃。汝妻情性。吾所未知。萬一從吾而後。復如彼女之嚴辭峻拒。且復奈何。吾屢爲汝賣。此次須俟汝妻入門後。數日能相安無事者。然後以金與汝。子衡曰：君殊過慮。吾妻非彼女比。與吾名雖伉儷。素乏情愛。吾一寒至此。渠厭吾已久。從君得溫飽。詎不願耶？吾需資孔亟。胡能久待。君倘未能見信者。此議廢矣。子衡爲

此言蓋深知長源夙戀其妻必不甘垂得而復失故聳以危詞誘之入彀果也長源卒如所約一剎那間而此三百金者復別其故主錚然入子衡之囊矣著者曰可笑哉長源也彼平日固亦奸黠之徒且鄙吝成性者也祇以沈迷於色子衡遂得乘隙而進玩之於股掌之上一再攫其悖入之資供其孤注然則美人魔力不較金錢爲更大歟顧此特慾念之轉移絕非情人之作用又未可以一概論也

悲哉。晚芳匪人。誤適。頻年。憔悴。曾無。一日。展眉。今其。浪蕩。之夫。竟一。無點。香火。餘情。藉彼。嬌軀。玉質。爲窮。途救。濟之。資。是何。因果。遭際。如斯。世間。固有。命薄。於儂。者。玉纖。可無。怨矣。當子。衡與。長源。堂前。晤語。之時。晚芳。猶倚。枕含。愁。迴腸。百轉。曾未。知目。前境。地。猶未。爲劣。變生。不測。且將。身入。侯門。作辭。巢之。小燕。彼子。衡者。平日。雖虐。待其。妻。顧亦。知玉。纖貞。烈。必不。以貧。富易。操。果適。金氏。生死。難知。而姑。慰長。源者。三百。金尙。未入。手。須誑。得之。後事。如何。行將。化身。爲冥。鴻。爲黃。鶴。不復。聞問。矣。且望。雲夫。婦。藉子。衡力。得富。壻。乃至。感之。若一。洞。其實。子衡。何以。自解。於二。老之前。故彼。欲爲。雙方。脫累。計均。非行。不可。也是。晚子。衡於。長源。處取。金歸。給晚。芳曰。頃見。阿姊。姊甚。念汝。因汝。前日。屢邀。未

至乃大不悅。茲令肩輿隨我來接汝。一面且將留汝信宿。汝其行矣。晚芳出視庭前果有輿在。信之以姑氏情深不容再負。乃草草梳妝登輿而去。

## 第二十章 一夕傷心話

既而輿停。晚芳知己達秦氏之居。整衣掀簾而出。繼視其處。乃絕不類。大訝。詰輿夫曰。誤矣。誤矣。此爲何第。若曹非吾姑氏遣來逆吾者耶。何臯吾至此。輿夫曰。吾儕固不誤。夫人自誤耳。此爲金第。奉主人命迎夫人。孰爲夫人。姑氏吾儕何知焉。晚芳驚駭失措。一時不能思其故。婢媼輩已聞聲。齎集相與注目而視。品頭評足。恣其笑謔。晚芳本立庭中。疑憤交并。呼輿夫送已往。秦氏當得重賞。輿夫不之應。俄而一婢出笑挽晚芳臂曰。主人請新姨入內相見。晚芳聞新姨二字。豁然覺悟。因問婢曰。汝主人非金長源耶。婢頷之。晚芳驚定而思。知已入阱。卽抗拒亦無益。不如姑往見彼。僮聽其何言。卽夷然隨婢入長源。蹣跚前迎。嚙嚙。慈笑曰。卿來矣。吾思卿已久。今乃得之。夙願獲償。可云至樂。卿頃在輿中。適耶曷不少坐。晚芳聞言。怒甚。顧力忍之。正容問曰。聞君爲宦家子。且與妾夫善。今無故誘妾至此。願聞其說。長源笑曰。卿乃未知卿夫以三百金鬻卿於吾。

頃已成。交故吾迎卿來。此與卿共享安樂耳。晚芳聆竟不覺憤火燒心。淚珠迸瀉。倒地而踣。雲鬢盡散。婢亟扶之。強納於椅。長源前慰之曰。卿其毋悲。吾雖貌醜。尙知惜玉。憐香。不似卿夫之情薄。吾坐擁厚賞。欲得佳人而共享。卿能從吾所需。當無不遂意者。若彼負心郎。宜勿復念之矣。晚芳悲憤已極。幾欲直前唾其面。頃忽轉念。彼雖以狡計劫吾。亦必由吾夫造意於先。彼乃得乘隙而入。以金錢歛動之。己不幸有此無良夫婿。又於他人乎。何尤旋復思彼新婚未幾。日遽又顧而之他。是必有故。乃詰之曰。聞君娶秦氏女郎。亦由妾夫作伐。今纔數日耳。中饋有人。又焉用妾。長源曰。彼女偏強。乃與吾無緣。娶如未娶也。若夫爲此事。得吾金。至夥。今無以償吾。而境復奇窘。不得已。以賤值鬻卿。卿從吾者。決不相負。卽正位中宮。亦奚不可。晚芳至是。乃盡悉底蘊。中心悲慨。幾不自勝。無已。仍力忍之。謂長源曰。君意良佳。雖然。秦女吾甥也。願見一面。然後從君。長源曰。此固無妨。惟卿見彼時。幸勿爲彼驕抗之氣所染。且望卿以言悟彼也。言已。命婢導晚芳達玉纖所。

玉纖自再拒長源之後。獨處空房。足不越雷池一步。因恐長源復擾。則嚴扃室門。爲閉。

關。自。守。之。計。時。已。薄。暮。叩。扉。聲。起。玉。織。謂。長。源。又。至。也。察。其。聲。殊。弗。類。隔。扉。詰。之。外。應。曰。織。姑。納。我。吾。乃。若。姁。田。氏。晚。芳。也。玉。織。驚喜。急。起。納。之。晚。芳。與。玉。織。以。名。分。言。雖。顯。判。夫。尊。卑。論。年。則。相。差。僅。四。五。齡。平。日。閨。幃。聚。處。喁。喁。乃。如。姊。妹。今。日。不。期。於。此。處。相。遇。在。玉。織。寧。有。不。駭。詫。失。聲。者。迨。驚。悉。所。來。又。共。揮。一。掬。同。情。之。淚。玉。織。歎。曰。舅。氏。既。賣。吾。矣。復。并。姁。氏。而。棄。之。若。此。之。爲。直。類。禽。獸。苟。尙。有。一。點。人。心。者。寧。至。於。此。吾。悲。己。憫。人。在。此。詆。及。尊。長。上。帝。知。之。亦。當。憫。吾。冤。窮。恕。其。口。孽。今。事。且。奈。何。晚。芳。慘。然。曰。織。姑。吾。殊。未。足。對。汝。吾。不。能。感。化。頑。夫。陷。汝。一。世。然。汝。尙。有。父。母。在。雖。誤。信。人。言。強。汝。改。適。倘。一。日。得。其。真。相。或。尙。能。挈。汝。出。此。樊。籠。若。吾。則。飄。泊。一。身。母。家。已。無。人。存。在。彼。欺。吾。無。告。平。日。乃。敢。恣。其。蹂。躪。不。少。顧。忌。今。且。喪。心。賣。吾。入。彼。惡。僮。之。手。吾。在。世。久。無。生。趣。爲。今。之。計。惟。有。一。死。以。自。潔。且。以。謝。汝。耳。玉。織。含。淚。曰。舅。固。非。人。姁。氏。之。賢。吾。何。敢。怨。今。不。幸。又。與。吾。嗟。同。病。矣。吾。初。來。此。間。未。嘗。不。懷。死。念。繼。思。徒。死。無。裨。乃。復。苟。活。姁。既。至。此。正。可。互。商。一。對。付。彼。僮。之。法。奚。言。死。爲。今。夕。姑。留。吾。處。諒。彼。亦。不。能。過。逼。延。至。明。晨。當。遣。禱。雲。回。報。吾。父。母。尋。舅。氏。來。或。終。能。脫。姁。於。厄。若。吾。則。正。名。定。分。屬。之。彼。僮。

此後不死。一日卽被幽。一日永無撥雲見天之望。吾生成薄命。又復奚尤。獨歎吾父母。一心欲覓富壻。爲衰年依恃計。鑄此大錯。實則彼愴慳吝成性。卽與吾好合。無間亦烏能。以一絲半粟惠彼老人。當初希望旣成。泡影而嬌女終身一誤。豈能再造金錢。誤人至於此極。捫心清夜。悔恨何如是誠大可憐耳。晚芳點首不答。相對淒然。揮淚如雨。入夕。長源果復至。洵洵索人。搥門如擂鼓。玉纖與晚芳同聲拒之。長源大怒。申申詈玉纖。且謂明日尋子衡問話。我決不爲若輩兒女子所弄也。言已。恨恨而去。是夜兩人同榻寢。枕邊互訴身世。愴惻不復成眠。可憐蟲無獨有偶。恍若相逢夢裏也。

秦翁自秋星行後。忽忽若有所失。彼亦自審所行之非。是顧剛愎自用。不肯引咎。謂茲事之失意者。僅秋星一人耳。爲玉纖計。爲一家計。則一轉移間。胥得其所。卽秋星雖暫失意。異日亦當有以助之成立。無負彼死父之囑。彼不能容忍。遽效溫郎絕裾不辭而去。夫豈咎專在我。秦翁結想如此。已置秋星於度外。惟以旣得快壻。暮境無憂。一若深自欣幸者。孰知鏡花水月。歡喜成空。而失望之事。已不旋踵而來。至明日玉纖遣舊雲歸。訴種種。遂如棒喝一聲。驚醒秦翁痴夢。秦夫人聞之。更大悲。晚芳之賢夫人。因夙重

之以乃弟。非人既誤。甥女之終身。復陷嬌妻於苦海。已復盲却。雙眸不能早辨。一時誤聽萬悔。莫追痛憤之餘。幾欲自擱。其頰秦翁則目定神呆。不能語急。馳僕召子衡。達其居。雙扉虛掩。人語不聞。四壁蕭條。絕無長物。及入內。則冷竈無煙。空房如洗。釜飢床椅等物。亦不知何往。出詢鄰舍。或曰。夜聞是中歷碌邪許之聲。徹旦始息。亦未審其何事。今空無人居。殆盡室以行也。或曰。聞此室主人。固王孫而式微者。其原有之高堂大廈。居之不適。乃贈他人而賃此陋巷窮屋。以棲其身。又賃資房主索逋之聲。時達四隣。聞已積半載。未繳值數。日前房主又至。聲言將訴之官。今之宵遁。殆以此也。衆論徒紛。莫知真際。僕茫然歸。據實以告秦翁。夫婦面相覷。久之無一言。既而夫人忽哭失聲。此一殷急。淚不知其爲痛。嬌兒之失所。抑由悲愛弟之失踪。著者殊無從知其心理。而加以判斷於時。秦翁發言矣。曰。汝哭何爲。茲事固汝一力主張者。今汝弟安在。汝之希望。又安在。誠慙可恃之秋。星已負氣而去。不知蹤跡。老夫一世英名。都爲若輩所誤。對生對死。兩兩皆虧。回首從前。真令人愧悔欲死。言畢。長嘆。夫人止泣。曰。事雖由我。主之然吾。固未料其至此。且當時固亦得君同意。奈何獨咎吾。秦翁欲復有言。而明霞出矣。

詰得其情。慨然曰：父若母，又奚事？互相尤怨，事至於此，命也。阿舅既逝，責在金郎。父其速往，察其情狀，而施挽救。不此之務，而徒事悔恨哭泣，又奚裨者？秦翁頷首曰：汝言是也。遂偕夫人適金氏。

## 第二十一章 關盼盼耶馮元元耶

斯時也。長源亦正以覓子衡，不得，惱怒如焚。秦翁夫婦適至，翁婿相見，各爲憤憤之容。長源先言曰：丈來大佳。茲事今須請丈明言。且丈恕吾丈女，不以吾爲夫，故吾亦不能認丈爲翁。吾今始知丈之初意，殊不在婚姻，乃欲攫吾貲與最親之妻弟同謀，以美人計蠱吾，猶不足復以彼婦繼之。今子衡避匿何所？丈必知情。夫婦同來復圖索詐。耶秦翁聞語，氣塞痰湧，幾不能發聲。良久拍案叱曰：若狗彘子衡，亦非人。汝圖吾女而役彼，以貲吾，不幸爲小人所惑，致陷吾女。然此吾自誤，亦不汝怨。今但問汝何以成婚數日，便思納妾，且納人有夫之婦，而此婦又爲吾女之姪。此豈尙人類中所有事？子衡固身備萬惡，汝亦何以自文其罪？吾茲亦不與汝多言，立當訟汝官中，爲吾女及田氏晚芳洩此冤憤。言已投袂欲起。長源氣稍奪，按之坐曰：丈且息怒。此事果出於子衡一人之



播弄則吾頃所語者爲過然丈言亦多味味吾乃與丈同受子衡之蠱惑金錢關係事誠有之然當訂婚之時吾實別無他念蓋以吾門第亦不辱沒丈女不意丈女與吾無緣試問世安有新婚夫婦而屏不相見者人之婚娶欲求家庭之樂耳今若此吾復何望子衡於此復以豔妻煽吾不意其妻乃與丈女一鼻孔出氣而彼則竊吾貲以逃丈試思之吾受欺至此又復何過今丈欲訟吾吾亦無懼罪在子衡戎首不獲恐官中亦無從判決也秦翁至此怒亦漸平細想長源所言亦似近理躊躇莫能決繼乃以離異之說進長源不可曰丈女吾所禮聘子衡之妻吾以重金購得今雖兩不從吾而人固屬吾矣吾喪鉅貲而得此有名無實之一妻一妾雖不足慰尙可藉自解嘲此後能復合者吾固甚樂否亦終身爲金氏人吾家道充裕平添二食指支持尙易爲力也秦翁方欲與爭而玉纖適偕畹芳出玉纖侃侃語翁曰頃聞爭辨之語女已備聞父旣棄女願終棄之父須知女一身之幸福已爲喪良之舅氏剝奪以盡然女從父命適人爲菟爲枯均女命宮所註女亦能順命自安他無所怨今父欲搆訟是復使汝薄命之女兒出乖露醜於公堂爲千夫所指笑一辱而再辱也是亦不可以已乎至欲求離異此亦

不必女已嫁何爲復歸母家誠如金郎言兒將終身居此生爲金氏人死爲金氏鬼矣  
茲遣舊雲請父來爲妁氏事也女命薄妁氏之命乃較女更薄遭遇如此甯不可憐父  
若母倘有心者其援而出之於阱女之終身不勞置念矣秦翁夫婦聞言一字一痛渾  
如萬簇攢心惟頓足嘆息默無一言而長源此時復狂嚷曰微論爲誰均不能輕出吾  
門欲去此者其償吾金來以吾受欺甚償時且須加以子秦翁忍怒微吁問晚芳曰若  
夫得金幾何耶晚芳曰此則吾不知總之渠罪實甚吾爲人婦不能閑夫以禮義問心  
良亦負疚彼此次鬻吾已爲罪惡之終步而吾縱夫行惡亦宜受此譴罰今丈及姑氏  
縱有心相援出錢贖吾吾已無家去此亦復奚適不如留吾在此爲織姑作一淒涼伴  
侶相守終身織姑可稍慰寂寞無告之苦吾亦可藉此以懺宿孽吾志已決今生不復  
離織姑一步矣秦翁沈吟不能答玉織起曰妁氏願留此伴吾事亦至佳同是薄命人  
固應驅於一處此中殆有天意今日談判可告終了吾親其行矣言已挽晚芳俱入長  
源在旁嗤然作獐笑爲狀至輕薄亦至狠厲秦翁夫婦覺不能堪卽起立辭出  
秦翁旣歸氣憤填膺一籌莫展初猶冀訪得子衡肉食而皮寢之旣而蹤跡杳然憤無

可洩。老懷日惡。遂種病根。猶幸明霞依依。膝下勉承色笑。然思姊情深時。復淚眼愁顰。觸動老人心事。至是乃復念秋星。卽夫人亦追憶前此種種。譏誣深自悔艾。而秋星一去。雁杳魚沉。其死其生。莫得端倪。一日秦翁偶於途中。遇陳大郎。乃知秋星偕彼至滬。得遇故友同行。赴哈心爲少慰。而故友爲誰。亦不了了。海天萬里。莫審行踪。雙鯉迢迢。計無由達。以是思念乃愈深。蓋迷夢旣醒。舊情遂動。憶及秋星之父。垂死遺言。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耿耿私衷。其何能釋。倘去後能無恙。且得志者。猶可說也。萬一不幸。或生而落魄他鄉。或死而羈魂異域。有一於此。又復奈何。自此秦翁長日愁煩。惟此一念。輓轡胸臆之間。較痛女之情爲尤切。蓋年殘境窘。生已無聊。而秋星一日不歸。則死亦不能見老友於地下也。著者曰。虛榮心之誤人甚矣哉。以秦翁平昔爲人。不可謂非見義勇爲之輩。使能貫徹到底。豈非交道中之完人。一旦惑於虛榮。遂爲浮言所動。昧却本來。迨障翳旣去。靈臺復明。悔已噬臍。情難回首。致使跬步皆生荆棘。魂夢如歷針氈。垂暮之年。偷生曾幾。抱慚畢世。遺恨何窮。詩云。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秦翁之謂乎。

長源連喪其貲有一妻一妾之虛名等於畫餅充饑望梅止渴左擁右抱付諸夢想魚依舊獨宿何堪懊恨之情乃與秦翁彷彿也當時不肯爲開籠之放獨冀需以時日或回彼美之心旣而度其終無望則並兩人而幽禁之飯以粗礪齒於臧獲從此東風銅雀深鎖二喬愛之則敬若天人惡之則驅於地獄女子生成薄命一身榮辱往往隨人移轉而此則尤屬例外其可憐可恨殆又甚焉然玉纖空房獨守得畹芳伴其無聊畹芳陷穽已投得玉纖助其全節天遣兩人合於一處蓋亦不幸中之奇幸也用是兩人互弔之餘輒復以此互慰幽居如鬼膏沐皆除經卷木魚懺今生而修來世個中歲月儘足消磨惟玉纖未了情絲猶難解脫風朝雨夕一念征人仍不免肝腸寸斷耳彼長源者空花不藥眞饑惱喪之餘不得不作飛上別枝之想於是復事冶游楚館秦樓尋十年之舊夢土妓金枝者素識也貌不中姿年逾花信妖淫成性狐媚偏工與長源臭味相投居然鸚鵡以長源之猥鄙卽妓界中人亦多白眼而金枝獨能款款深深細意熨貼在長源能不引爲知己其實金枝之交好長源非愛其人特愛其財耳旣而探知長源之隱則更竭力媚之且願相從以老長源樂甚卒以千金爲金枝脫籍迎之以

歸備位。小星之列。自此長源不復。浪遊惟在家。與金枝逞其淫樂。彼謂此方是溫柔鄉。可以終老矣。顧金枝被寵而驕。時復不安於室。且喜奢惡儉。衣食務求精美。稍不遂意。獅吼隨之。長源欲博其歡。輒竭誠以奉。積久乃成一大漏卮。既而金枝復與僕金貴通。金貴有所索。金枝亦必竭誠以奉。如長源之於己。造孽錢雖多。至是亦十去其六七。將來結果不難推測。而知若何得之。若何失之。蒼蒼者或非無意也。吾書此。後於長源不復正敘矣。

## 第二十二章 多情轉化無情

秋星在哈營商。獲利倍蓰。一年而積金數萬。覘其所業。更有蒸蒸日上之勢。秋星希望初不至此。一轉瞬間。遽易囊人子。而作富家翁。夙願已償。奇憤斯吐。在理宜若何欣慰。而秋星殊不然。他人舉以相賀。彼則轉以自弔。蓋秋星胸襟超曠。本具敝屣王侯。浮雲富貴之觀。而事勢所迫。不能不較鎔量銖。從事錐刀之末。在秋星固已心傷。茲雖所圖獲遂。滿載可期。而追懷往事。儼抱皋魚風木之悲。彼所不能忘者。惟已死之父母。及彼苦命之玉纖耳。以玉纖之婚。爲父母生時所定。故一念玉纖。輒復苦念父母。使已目前。

之佳運。早數年。遭之者。則父母。或不遽死。而玉纖之爲余妻。又誰得而強奪之。而今已矣。恨事重重。長此終古。覓得黃金。不過稍舒其久鬱不平之氣。何能復活其死灰槁木之心。然個裏隱情。旁人固無從盡悉。玉纖之於秋星。義重分金。交成莫逆。亦僅知其以孤貧見棄於素所倚恃之人。彼遂子身。遠遊憤求自立。至於萋菲傷讒。嬌妻被奪。侯門深入。公子無緣。秋星恨有難言。玉卿情難索隱。惟玉卿之妹心史。則知秋星較深。初面之時。便加青眼。其後美饌親調。哀王孫而進食。溫言時至。倩侍婢以傳情。寧非奇遇。合有前緣。落莫如秋星。當之寧能無感。顧此感正。非由情愛而生。且深不願心史之竟以情愛及己。故每一次。飫其誠款。輒露若驚若懼之情。以彼情有專屬。雖經破壞於惡魔。遺下情天。缺恨而胸頭方寸地。仍滿貯個儂倩影。至死不磨。更無餘隙以納他人。矧以患難餘生。百念皆死。大事未了。奚暇旁及。惟秋星究非漠然寡情者。對心史之熱心美貌。一片深情。有時亦作非之想。謂玉纖已嫁。吾年尙少。平昔多情。自負正不難於風塵中重覓一知己。何妨別締良緣。一洗從前舊迹。如求其人。舍心史莫屬矣。顧一轉念。間覺心史固可感。玉纖尤不可負而已。自遭不幸。情灰與心灰俱死。亦無餘力。足以自

振心史之眷。秋星至矣。獨惜其不早耳。心史以火熱之情。煦秋星。秋星惟力持其冷靜。態度心史亦深疑之。以人非無情如木石。斷無有受極端之愛戀而不動者。繼悟秋星之意。必已早有所屬。顧所屬者爲何人耶。使其青衫紅袖。緣結雙棲。亦極人生之幸福。何爲重利輕離。遽效商人薄倖。且察其神情。又復惻惻悽悽。若有難言之隱。豈彼所屬之人。已化輕烟弱絮。魂斷東風。或磨竭星多。變生不測。乃致東勞西燕。兩兩分離。彼既失意情場。遂不惜此身之飄泊。聞彼之來意。在求利。今已囊橐充盈。克償厥願。而竊窺其容止。仍慘戚如平時。則齷齪黃金。良非彼志趣所在。一腔心事。縱未明言。推測之餘。可決其十得八九矣。至是心史之心。不期而如澆冰雪。冷透酥胸。知己縱盡。傾其全身之愛情。以與秋星。始終不能得彼一分之酬報而已之眷眷其人。又正有前因未了。尋思往迹。既多自獻之羞。默揣將來。莫定終身之局。一寸芳心。寧不爲秋星碎盡耶。

鶯飛草長。又值江南春暮之天。秋星來哈已二年矣。悵韶光之易轉。抱幽恨於靡窮。遊子飄零之感。美人遲暮之悲。不覺與時俱集。棖觸無端。濺淚花前。懷人天末。一肚皮酸鹹異味。告訴阿誰。坐對春光。百無聊賴。玉卿見秋星抑抑無歡。正未知其胸懷何苦。因

假。餞。春。名。義。置。酒。園。亭。藉。爲。秋。星。排。遣。飲。酣。秋。星。擲。杯。長。歎。蓋。酒。入。愁。腸。百。種。牢。騷。一。時。勾。撥。消。愁。轉。以。益。愁。玉。卿。對。之。亦。爲。不。樂。既。而。舉。盞。勸。曰。青。春。似。水。去。不。復。迴。人。生。貴。及。時。行。樂。耳。世。間。萬。事。可。悲。者。多。而。可。樂。者。少。要。惟。達。者。能。排。除。一。切。不。爲。七。情。所。役。而。自。適。其。適。蓋。人。無。百。歲。之。壽。卽。此。百。歲。中。能。得。幾。回。開。口。之。笑。愁。能。損。人。其。禍。殆。甚。於。自。殺。君。年。止。二。十。而。兩。鬢。蕭。然。已。改。少。年。常。態。何。莫。非。多。愁。所。致。長。此。以。往。又。奚。待。老。之。自。至。君。遇。誠。酷。目。前。希。望。若。能。如。願。亦。足。稍。自。慰。藉。矣。淒。愴。若。此。又。何。說。也。秋。星。搖。首。曰。否。吾。之。所。悲。固。不。在。此。君。良。愛。我。顧。吾。事。殊。不。足。語。君。奈。何。至。此。舉。杯。狂。飲。不。復。續。其。辭。玉。卿。愕。然。良。久。若。有。所。悟。復。詰。曰。吾。與。君。相。處。年。餘。親。逾。骨。肉。又。奚。事。不。足。相。語。然。吾。亦。疎。忽。乃。未。以。一。事。問。君。君。之。身。世。僕。固。知。之。矣。未。審。玉。鏡。臺。前。曾。否。歡。諧。鳳。卜。也。秋。星。默。然。有。間。徐。答。曰。吾。乃。未。娶。玉。卿。曰。詩。詠。好。迷。書。美。釐。降。宜。爾。室。家。人。生。所。重。茲。事。亦。胡。可。久。稽。秋。星。歎。曰。畸。零。人。隻。身。天。地。無。可。爲。家。碌。碌。塵。緣。厭。棄。已。久。鳳。跨。秦。樓。今。生。不。作。此。想。且。吾。卽。不。耐。長。鰥。欲。求。援。繫。而。身。世。若。此。人。又。誰。壻。吾。者。玉。卿。曰。此。語。未。確。或。君。自。不。欲。耳。苟。欲。者。風。塵。中。豈。無。佳。遇。且。卽。不。欲。而。緣。屬。天。成。事。由。



前定恐君亦不能孤行。一是以終其身。今日之會。吾固欲有求於君。言出吾口。或逆君耳。顧耿耿私衷。今更不能耐。妹氏稍穉於君。貌頗不惡。察其意對君。亦似惓惓。君倘不棄寒細。竊欲附爲婚姻。以結永好。秋星覲然曰。君今日胡出此不倫之言。爾我之誼。友朋而骨肉矣。君之妹亦吾之妹。一旦據以爲妻。是吾亂君之家庭而自便其私也。是種非義行。爲秋星自問。決不出此。且君欲爲妹氏終身計。自當留意相攸。錦衣隊中不少如意郎。在固何取於吾一個薄福書生。飄零遊子耶。玉卿笑曰。君言又過矣。吾與君非同宗姻誼之聯。何嫌當避。且君亦知吾妹因何名。心史乎。吾不嘗告君此名。乃先父所命乎。今日之言。初非吾主個中大有前緣。不經道破。無怪君愕然不承。吾茲不欲強君姑請。君觀一物。言已探懷出小盒。啓之得一紙字迹。蜿蜒其上。鄭重授秋星曰。此先父之遺囑也。君試閱之。當可恕吾唐突之罪矣。秋星誦其文曰。

湘濤垂死。字諭玉兒知之。吾在故鄉。爲仇家誣陷。幾瀕於危。幸史翁昭雪。身家克保。此恩此德。歿世感之。其後史翁去任。吾亦離皖。消息不通於茲。五載中懷耿耿。蓋至死不能忘。史翁中年無嗣。當別吾時。其夫人方孀。以天道衡之。當產麟兒。吾蓄意欲

以汝妹託彼令門藉報大德卽妾媵亦可故以心史二字命汝妹名今汝方七齡汝妹僅週歲必不能解此紙付汝母藏之俟汝稍長出以示汝且告汝妹俾知終身已屬史氏勿懷異心汝須慎守吾業至長大能自立時卽當南行覓史翁消息以了此事南方如不能得應徧天下求之誌之勿忘年月日湘濤絕筆

秋星閱畢露驚異狀半晌不能發一語玉卿徐言曰今茲君可允吾矣千里姻緣相牽一線似此會合之奇冥冥中或非無意慰我儕廿年之心瞑先父九泉之目蓋將胥憑於君之一言君勿遲疑其速承諾秋星黯然曰吾初不料人事變幻竟至於此我有恨事本不願告君茲不能更隱矣吾固有妻在乃吾父生前所訂定誤中奸謀遂肇分飛之禍惟其人與吾雅有情愔事雖破壞心則難移義不容舍而別娶至此乃盡以胸中久悶之事傾筐倒篋而出之聲淚俱下玉卿聞之亦爲心測俟秋星悲稍殺復進曰君多情人乃遇此傷心事無怪君一腔悲憤萬種牢愁極人世之可忻可羨胥不足以慰情矣然彼女郎已嫁雖與君情絲猶繫而夫妻名義固已斷絕君鮮兄弟門戶支撐全憑隻手祖宗血食難卸仔肩在義不能盡却塵緣拚把青衫一殉萬不得已虛正位以

明心跡。納小星。以盡人倫。斯爲公私兩全之道。先父遺囑。固有妾媵亦可之語。吾妹當亦不以此爲嫌。秋星不俟其言畢。拂袖起曰。此君父之亂命耳。襁褓締姻。已背人道。吾之所遇。蓋屬例外。矧以數千里之遙。二十年之久。消息無聞。存亡未卜。當時旣無成議。一紙遺言。更屬渺茫。無據所貴乎。夫婦者。固以愛情爲結合之原素。今吾情已有屬矣。卽強娶君妹。吾亦不能移轉其情。向新人而忘舊婦。君欲因此而斷送妹氏一生之幸福。是誠何心。至妾媵二字。更非願聞。吾何人。斯敢屈天人。充下陳。今生福薄。行且謹及來生矣。吾與君道義交也。以道義始。願以道義終。果強逼者。請從此逝。玉卿聆言。知秋星拗執。事恐難諧。徐收其遺。囑納之於懷。含笑答曰。君何憤激。乃爾。茲事本非可草草解決。容緩商之。酒冷矣。盍再盡一杯乎。

第二十三章 病倒蕭郎

心史一見秋星。遽用其深摯之情。傾心一往。固有前因。亦本真意。此事雖虛懸未決。此心已矢死靡他。繼知秋星已作恨人。心事遂成夢影。顧生性抗爽。不類玉纖之淒婉。纏綿失望之餘。轉成解脫。洗空心地。不着微絲。惟以現在之身。盡其分之所當爲。雖從此

力與秋星避面而暗中則飢寒飽暖事事關懷竭其噢咻溫馥之情保護秋星於客裏  
彼之爲此非欲弄其柔婉動人之術冀秋星之慚移愛念彼蓋謂我身自父歿時已屬  
之彼人茲雖枝節橫生不諧好事而吾則已自認爲彼之妻今之所爲卽盡吾爲妻之  
道至彼之不能屬吾固亦出自真情吾復奚怨天下事奇變百出初無一定至於多所  
牽掣萬難圓滿時亦惟有順命安分抱定宗旨各行其是而已他何有焉心史用心若  
此秋星固未之知彼自聆玉卿一席語爲之蹙然不安意此間殆匪可一朝居矣計自  
離家遠適已閱二春秦翁爲狀奚若玉纖又爲狀奚若魚雁沈沈曾未一通問訊茲幸  
私願已遂正當及時賦歸囊金以報秦翁并以慰玉纖之望從此一身更無係累空山  
習靜了吾殘生久戀於此奚爲者秋星歸志已決預戒行期乃大爲玉卿家人所反對  
謂必欲行者亦需留此度夏布帆無恙且俟西風再掛耳秋星無已乃不言行而中懷  
惴惴惟恐玉卿之復申前說久之無聞蓋玉卿以秋星之言告心史心史知終不諧囑  
玉卿勿復言也秋星謂事已無形消滅乃不復置懷而思念玉纖之心且由是而益甚  
日則見之羹牆夜或形諸夢寐永朝永夕蓋幾幾結想而成痴心中所懸懸莫決者尤

爲存亡生死之問題。使其尙在人間。後此或有重逢之日。不幸而香銷玉賈。亦意中事。時逾兩載。人事之滄桑。正有不可思議者在。又奚能於數千里外。憑虛而臆斷耶。一夕。秋星夢至一處。彷彿認爲倉卒晨馳途遇。蓓雲之所前望。金氏門牆。宛然在目。夢中惘惘。急欲一面。玉纖直前。欵關扉。乃虛掩。側身而入。闔其無人。歷堦升堂堂隅。素幔長垂。紙灰亂舞。風動幃。開一棺呈露凜然。却步未審爲誰。殘夢驚回。境猶歷歷。意玉纖殆其死矣。此三尺桐棺。必爲彼附身之具。因疑生悲。汎瀾竟夕。明日以告玉卿。以夢境無憑。反覆勸慰。秋星終怏怏不能釋懷。必欲卽歸。覘其究竟。玉卿知不可留。不復相沮。而秋星連日焦悶。憂疑悲痛。交中於心。神經受此鉅激。遂現憊象。未及成行。頽然病倒矣。秋星病時。初不自審。第覺心血怒沸。熱至不耐。遍體發燒。淋汗成雨。自頂至踵。均感痛楚。如是半日。知覺漸失。而狂嚙。遂作玉卿急爲延醫。視之。醫陳姓。諳西法。在哈行道。久活人。且無算。見秋星病狀。驚曰。此最劇烈之腦炎症也。此病神經銳敏之人。往往犯之。顧未見有兇險。至是者。意者此人平日必含鬱至深。一旦受意外之感觸。乃突發而不可復遏。顧語玉卿曰。是人爲君家寓公。君當知其梗概。非生平極不得意者乎。玉卿曰。

誠如君言病源絕膈合此君蓋天下之傷心人也語次略以秋星身世述之且曰先生告我此人可保安全歟醫沈吟曰此則難言試爲之或可有效吾輩醫生以生人爲天職雖明知其不治職終不可不盡也此病外象已極危頓中間復雜以男女之情感則施療尤難爲力幸彼方在少年軀體尙碩可以支拄法當移往醫院顧哈地獨無是此室空氣惡濁不適病人宜擇園林清曠之所居之以吾閱歷所得加以觀察即可望愈亦非二三月不能回復看護一職尤屬緊要必得有溫柔精細之女子勤加熨貼彼尋常之看護婦萬不能肩此鉅任今急切無從覓其人則奈何玉卿躊躇未答忽心史颺然入謂玉卿曰頃在室外聞醫生言欲覓看護如妹者未知能合格否玉卿大喜爲之介紹於醫曰此吾弱妹願任此職可否請先生決之醫略視心史起立拱手曰女郎乃有苦心惠此病人良可欽敬此病人實有奇幸必可望生僕不敏亦當竭吾智力與女郎同置此病人於全地也心史曰願如先生言仗先生力爲此人造命也醫頷之而心竊不解病者係流寓此間女郎旣非親屬胡肯自貶其金玉之軀任此猥瑣之役且觀其雙蛾緊蹙若有重憂意病者之情人卽此女郎耶則又與事實不合此醫亦好奇在

常醫必不肯費此無謂之腦筋推測此了無干係之事迨思而不得則亦置之隨命人昇秋星於園中擇屋以處出藥付心史曰彼熱方熾今夕須女郎慎爲將護吾明晨再來相視也

秋星一病若死昏沈者幾十日此十日中心史衣不解帶力盡其看護之責其後三日秋星熱度愈增勢就危殆醫生亦留而不去顰眉相對搜索枯腸思求一法外之法蘇此垂死之人時秋星熱極而喘狂囁乃益甚日自五六次遞增至十餘次所語多不可解惟余妻余之妻數語反覆重申了了可辨有時心史至前突起而牽其手呼曰纖妹乃在此汝豈未死耶心史急縮其手則復曰胡作此態吾思妹至苦妹獨不念吾耶心史顏頰木立不語醫曰是真心疾痛念抵於極地故神經營亂至此女郎姑避之心史嗒然而出止於旁舍面色灰死伏案而思以秋星之病至可憐亦至可念彼於昏惘中竟誤認己爲彼情人此種行爲不啻代表其用情彼妹之深度今吾犧牲一身爲彼護視固藉以報吾父舊恩實則半亦爲愛念所役奚容自諱彼之生死未可知如天之福幸獲生全彼固自有意中人在吾爲彼思之病愈之後知吾病中侍奉之勤必跼蹐不

自安然於慰勞激謝之外欲再得一分眞意之報酬必不可冀吾亦不願奪他人自主之情愛據爲己有然則吾茲碌碌無己不幾等於南柯一夢耶思至此聞隔壁狂嘯之聲復作潛出就門罅窺之見秋星危坐床中兩頰紅醉如林擒目露兇光以手拍床前小几曰吾珠安在吾釧安在吾髮又安在速還吾此三者吾之生命也誰奪吾生命者吾卽以生命搏之適亂髮蓬然四披其面遽引剪自斷之置之於几狂呼曰髮乃在此珠釧又安在耶旋握髮接吻不己心史覩狀爲之咋舌須臾醫生啓戶出適玉卿亦至問訊聞狀歎詫慘然曰然則此人決無倖生之望矣醫曰病勢至此在理必不治惟彼元神未虧尙有一絲餘望浹旬以來熱度有增無減常人犯此必不克禁彼猶強自支厲足徵其體質之佳吾今將投以猛烈之劑殺其熱勢因此劑能死人未敢輕試今至萬難姑作背城借一之舉有效與否則視此君之福命如何耳玉卿曰任先生治之仗先生回春妙手得慶更生不特此君終身戴德卽吾儕亦當拜賜於無窮也

## 第二十四章 一生慣受美人

心史初聞秋星狂嘯之言頗滋疑詫繼悟其所謂珠也釧也必爲情人所貽而自髡其



髮。則。又。何。說。豈。彼。人。已。將。萬。縷。愁。絲。盡。付。并。州。一。剪。而。亦。爲。彼。所。得。也。此。本。無。預。心。史。事。而。費。此。層。層。之。疑。惴。蓋。亦。爲。情。所。驅。良。有。不。能。自。解。者。無。已。潛。就。其。舊。寢。之。室。偏。搜。之。果。得。一。裹。於。枕。畔。展。視。則。金。珠。燦。然。呈。露。青。絲。一。絳。疊。置。其。旁。餘。香。猶。郁。郁。也。更。有。一。函。緘。封。已。破。漬。淚。留。斑。心。史。自。思。此。函。必。言。摯。密。之。情。在。禮。不。應。私。閱。初。欲。置。之。而。一。時。心。血。沸。熱。急。欲。知。其。究。竟。不。復。顧。及。名。義。逕。抽。其。箋。讀。之。既。竟。微。歎。曰。彼。人。乃。情。深。爾。許。耶。語。既。復。凝。睛。注。視。久。久。不。能。置。以。心。史。往。日。存。心。已。入。悟。境。此。時。乃。如。止。水。受。風。復。稜。稜。而。起。浪。百。端。搖。撼。亦。不。自。審。其。爲。妬。爲。怨。第。覺。秋。星。既。至。是。間。卽。爲。與。己。有。緣。之。證。因。爲。此。女。所。梗。事。乃。無。望。此。女。能。得。秋。星。之。心。已。胡。以。獨。不。能。繼。忽。悟。非。己。之。能。力。不。如。彼。乃。以。彼。識。秋。星。於。前。先。入。爲。主。之。故。則。又。憾。彼。蒼。置。我。之。殊。非。其。地。使。我。亦。生。長。於。西。子。湖。邊。者。浣。紗。舊。侶。會。合。匪。難。或。已。先。彼。而。得。心。史。是。時。思。緒。至。紛。雜。無。倫。驀。復。轉。念。彼。雖。能。得。秋。星。而。鸞。鳳。換。巢。良。緣。早。誤。其。絕。望。適。與。己。等。且。此。日。秋。星。臥。病。已。獨。得。隨。侍。晨。昏。盡。調。護。維。持。之。責。而。彼。則。綠。窗。深。鎖。飲。恨。吞。聲。方。懸。懸。於。意。中。人。之。狀。况。目。極。天。涯。音。書。長。斷。則。又。不。禁。陰。以。自。慰。而。轉。爲。彼。憐。其。實。秋。星。之。病。存。

亡未卜卽幸而生異日之事亦正渺茫無據蓋無論何人均無與秋星圓滿之望心史亦明知之而斤斤與玉纖爭此垂死之情人并此渺茫無據之事其結想寧不痴絕然秋星自服彼醫生之猛劑居然戰勝病魔三日後鬱熱漸解狂囈亦漸息玉卿一家舉欣欣有喜色心史尤私心快慰秋星熱祛之後沈沈鼾睡日少醒時蓋兼旬火灼精竭神疲卽醒亦奄奄不能語似神識猶未甚清心史遵醫生囑潛聲躡步蹀躞周旋專注意於病者之寒暖食飲從未與之一語以役其萎弱之腦如是又一來復醫生謂病已全去元氣亦漸次回復不久且如常乃弛其禁時方盛夏暑氣炎蒸幸園中僻靜幽深別闢清涼世界叢篁弄影綠罩窗紗清晝沈沈寂無聲響心史衣霧縠衫曳蟬翼裙手花月痕一卷當窗繙閱且閱且以手自理其髻髮態至嫺靜而歎息微微乃時露於櫻唇瓠齒間俄而秋星午睡方回繞床輾轉忽見心史心史亦斜目睨之低語曰哥醒耶欲何需者請語妹秋星搖手示否目光炯炯注視心史不少瞬狀似有所探索心史兩頰胥頰低首默然忽聞秋星問曰妹胡爲在此吾豈尙在夢中耶心史曰哥病新愈勿勞神思妹自哥得疾之後隨侍至今未嘗一日離也心史言此心尤忻慰蓋已彌月不

聞彼清明之語。此爲第一次也。此時秋星如夢。斯覺憬然曰。吾腦力乃大弱。茫茫如隔。世人茲經妹一語提醒。始恍惚記得。吾曾大病。更憶及似有一女郎。蹀躞吾側。惟病中昏憫。殊不審爲妹。吾病亦不知歷若干時日。此若干時日中。所以苦吾妹者。殆將不堪。今妹尙能語。吾以詳乎心史。乃約略告之曰。今爲六月中旬。君病在首夏。蓋一月有奇矣。秋星悵然曰。異哉。此病吾乃於死裏得生。妹亦知吾果何自而病者。心史略沈吟逕答曰。吾乃未知秋星曰。容吾自思之。有頃謂心史曰。吾憶之矣。吾未病之前夕。乃得一至。可痛怖之噩夢也。言至此。忽悟。吾奈何以此語心史不覺耳。熱面赤。恐心史追詰。急思覓他語以掩飾之心。史覺之。垂首觀其手中之書。若弗聞者。秋星意定。徐問曰。妹觀者爲何書。耶。心史翻卷示之。秋星曰。此花月痕言情之傑作也。中間敍章劉之遭際。嘔心作字。濡血成篇。此種書良非女郎所宜閱。心史曰。否。妹非寢饋此中者。日長無賴。藉以消遣耳。秋星頷之。而心似游絲。復牽繞及於病前之夢。念吾自感夢兆。疑玉纖已死。萬分傷痛。遂襲病魔。不省人事。以至於今。究竟玉纖之生死。今復與吾何關。吾奚爲狂痴。至是思至此。復目心史。覺心史之性情言語。溫婉不亞玉纖。且舍其金玉之質。扶持。

已於危病之中其用情不可謂不厚烏可仍漠然處之在理當有以報而此種生死肉骨之恩報豈易言將以貲耶是辱之也且吾貲固奚自來者非卽彼家人助吾而獵得者耶彼一家皆有恩於己而彼尤甚彼竭力輸誠於己捨亦以誠款相酬竟彼婚事外殆無他途足了此事願纔一轉念知此事萬不可行且萬不願行果允之者不僅誤己抑且誤人則復奈何此一時間秋星心事輓轡亂莫可名狀覺生平難處之事無有過於此者不禁頻頻發聲而歎心史覩狀知秋星因憶前夢復涉愁悶恐礙病軀欲加勸慰顧直陳有所未可則覓語殊難無已乃言曰哥胡又戚然不樂若有深思醫生謂哥病由內感所致鬱積既久故一發幾不可收拾如天之福得慶安全病體頽唐猶未盡復望哥從此丟開萬事靜氣凝神以養天和而延壽命醫生言哥病起之後尙宜作山水清遊藉以拓展其胸襟滌盪其壘塊勿再鬱鬱自傷負妹一番辛苦也秋星於枕上伏首曰金玉良言洞見癥結敢不終身佩之吾之身世良不必爲妹諱自問飄泊一身卽死亦無惜天高地厚之恩於吾受之爲非分妹言吾病已匝月此匝月中吾實懣無所覺能長此不起者豈不甚善今則知覺已復而胸頭哀感復撥餘灰強欲排除終

成。錮。疾。且。吾。受。妹。大。恩。自。願。此。身。良。不。知。何。以。報。妹。者。則。此。一。役。也。吾。不。能。不。感。妹。之。多。情。吾。又。不。能。不。憾。妹。之。多。事。也。心。史。曰。哥。言。殊。未。當。此。奚。足。言。恩。且。又。奚。名。爲。報。者。夫。以。孤。身。病。旅。舉。目。無。親。稍。明。人。道。者。皆。當。以。義。自。効。奚。容。漠。視。矧。哥。固。與。吾。家。深。有。關。係。者。耶。秋。星。曰。吾。非。謂。他。人。獨。耿。耿。於。妹。耳。以。妹。千。金。之。軀。胡。堪。任。此。病。榻。馳。驅。之。役。薄。福。如。吾。何。以。克。承。殊。令。人。低。徊。不。已。也。心。史。侃。侃。曰。此。亦。妹。之。分。妹。雖。非。業。看。護。獨。爲。哥。而。出。此。則。爲。妹。之。天。職。以。妹。與。哥。之。關。係。較。他。人。爲。深。所。以。然。者。因。有。老。父。遺。言。之。故。哥。亦。毋。誤。會。妹。將。藉。此。取。悅。於。哥。總。之。哥。在。此。一。日。妹。卽。有。一。日。保。護。之。責。不。知。其。他。秋。星。默。然。良。久。曰。妹。言。殊。爽。直。且。厚。我。甚。願。吾。恐。終。負。妹。矣。言。已。長。歎。心。史。盈。盈。起。立。曰。今。日。與。哥。喋。喋。久。乃。忘。哥。病。寧。耐。煩。絮。妹。將。出。治。他。事。哥。姑。安。睡。養。神。幸。勿。焦。思。自。擾。於。是。心。史。出。

第二十五章 梨花消息雨聲中

秋。星。之。病。雖。出。危。候。而。瘦。損。之。軀。猶。未。能。離。床。而。步。醫。生。謂。心。史。病。者。若。喜。聽。人。讀。書。或。喜。與。人。談。話。可。隨。所。欲。以。娛。之。勿。使。彼。輾。轉。衾。枕。間。生。岑。寂。無。聊。之。苦。一。星。期。後。可。

霍然矣。以是此數日中心史足跡幾不離秋星病室。心史能誦詩曼聲低哦。秋星聞之謂足娛耳。有時或述一二故事極尋常瑣屑之談一出之於美人香口自覺趣味橫溢。秋星聽而樂之。謂心史前生必係散花天女。故談吐乃繽紛如雨。芬馥沁人肺腑也。秋星對於心史已立志不涉非分之想。而此時久病心虛。情感之發生較易。加以亭亭玉貌時觸於目。嚶嚶鶯聲時觸於耳。冰蠶未死猶有餘絲。又幾幾自作縛身之繭。此在秋星固難自禁。使心史能自貶抑者。正可乘此時機弄其婉媚動人之術。何難立遂其夙願。顧心史殊不屑彼此時心地。又復明澈無翳。嫉妬怨憤之念均已消歸。烏有惟知以一身供秋星之役。使置之於安全之地。其他皆非所問。且彼之本意固雅不願秋星捨其舊歡。轉而就己。惟彼舊歡已成夢幻。秋星畢生決無復有自如之日。己雖犧牲一身終無補其淒涼之身世。則寸衷耿耿。猶未能脫然無累耳。一日閑談間復及秋星病時情況。謂病亟時狂嚶之發。一日乃至十餘次。秋星聞之蹙然不安。於席偶問曰。吾當時嚶語爲何。妹尙憶之否。心史曰。彷彿憶之。惟當時語甚含糊。今亦不能追述。最明晰而能省憶者。僅有數字。語至此遽止。微紅暈頰。若礙難出口者。秋星促問何語。心史不獲。

已答曰。無他。僅余妻。余之妻。數字耳。每發。嚙一次。必有此數字。毳入其間。吾固熟聞之也。秋星發。一慘笑曰。然吾固有妻。妻爲人奪。妹已知之矣。且吾病亦正爲彼前不嘗爲妹。言吾未病前。乃得一噩夢乎。吾蓋夢至彼家。見棺陳於堂。瞿然而覺。覺而知彼已劫。大羅驚痛而成病耳。心史夷然曰。若是則君洵可爲有情之癡妹。聞夢由心造。安知非哥將生離死別之情。時縈心腦。乃不期形諸夢寐。然此亦足見哥之多情。妹茲更憶返及哥病最劇烈時。醫生麾吾令出。吾乃止於旁。舍知哥必無幸。獨坐啜泣。忽聞病室中異聲。陡發。雜以呼號。吾乃掩淚出。就門罅視。則見哥正散髮坐床中。睛突唇撮。爲狀絕。獰。忽竭聲狂喊。吾珠。吾釧。吾髮。均安在者。旣而引剪。自絞其髮。與之接吻。不已。此後醫生遂以猛藥飲哥。病乃漸祛。而爾時可怖之情景。今猶歷歷印吾腦膜。言之心有餘悸也。秋星嘆曰。噫。有是哉。吾之惘惘也。吾茲當告妹。所謂珠也。釧也。髮也。蓋皆吾妻訣別時相遺。作紀念者。言次。聲忽噎。久之。復續曰。嗟乎。心妹。吾誠狂癡。不能自爲解脫。蓋自吾妻去。吾情已隨之俱死。將終身無復活之機。故前次玉哥議及吾妹婚事。吾竟力却之。吾亦知玉哥必怪吾。顧亦無恤。以吾寧自誤。胡可誤。及吾妹卽妹亦當諒吾。使

吾無從前糾葛天涯孤旅巧遇知心豈能以純一不雜之情傾之吾妹今則胸坎間已橫梗一人將抱此恨以終古感情所發固已駁而不純矧乎死灰復燃吾尙自審力有難逮則妹亦奚取此落寞無情之物戴之爲夫心史起立行近秋星榻前曰聞哥此言知非虛矯今妹亦須盡傾肝膈以語哥矣妹期歲喪父前事乃未之知比長吾母示父遺囑方識吾家與哥家有此一段因果雖天南地北消息茫茫而吾身吾心固已遙屬之哥數年如一日也其後海上成連天教邂逅雲天萬里一棹歸來歷年來心懸夢憶之人居然久相與處妹心若何快慰自問此身早已屬哥卽稍涉嫌疑亦復奚恤噓寒問暖形迹之間乃與哥獨親爾時哥未知此事或且謂妹放誕不羈殊異尋常閨女不知妹實情不自禁亦義無可諉也旣而阿兄轉語備悉隱衷妹心乃如澆冰雪知今生不獲事君子矣妹固深憐哥遭遇之慘處置之難良非存心拋棄而出此何敢稍含怨望自問一海濱孤女未必修有福緣卽具前因亦屬離奇倘恍僅憑一紙遺語欲得絕好良緣寧非夢想所奇者未遇哥前縱此心虛懸無着猶可自聊迨旣識哥而一縷情絲不覺時時挑撥竟認哥爲吾終身倚恃之人愛哥之熱度遂與日俱增欲強自抑



遇而不得則妹亦無能自解然今則妹之用心已與前迥別以良緣本屬天成無所用其人力吾實命薄君豈情慳此後光陰惟知安命守分慰九原之死父不復計此身之若何歸宿蓋吾若終不遇哥者則亦茫茫過此一生已耳哥卽棄吾吾固未嘗不足以自遣且吾與哥雖終無緣總可抵一知己異日者別離永賦勞燕東西但得哥時時憶及病客此間時有一朝夕隨侍之妹則於願已足秋星慘然變色曰孽哉吾誤妹一世矣吾國婚姻制度素稱黑暗其中最背人道者卽爲指腹爲婚之一例吾與吾妻卽陷此惡俗若吾妹之事則并許身於天涯海角茫不可知之人尤屬奇絕此種婚姻在理結果必不良以強爲撮合雙方不能發生愛感之故而吾儕乃獨不然彼此一往情深各無異志則又宜種惡因而收美果矣乃又不然結果復若是之惡彼蒼之顛倒衆生蓋於此而極矣吾初欲勸妹今聞妹言何能復作一辭之贅且吾一身之事正如戰敗之棋滿枰殘子尙未知如何收拾奚暇顧及他人從今撒手各行其心之所安死而後已斯亦可矣心史頷首曰哥言誠然人事至萬難解決之際惟有斬斷葛藤各行其是否則牽連不解亦何裨者此後妹不念哥哥亦無容問妹矣至此猶欲強支而珠淚盈

盈已緣。睚而下。秋星長歎。一聲以目注心。史久久不復能言。閱者識之。此一席話。乃秋星病起之前日。心史在病榻前垂涕而道者。自此兩人覲面談話之緣。亦告終止矣。秋星病既起。其後三日。玉卿將訪一友人於長春。以醫生言秋星病後。宜出遊散悶。乃踟之同行。秋星亦以經月困頓床第。靈明壅塞。得此清遊。亦足少蘇其筋脈。諾不之辭。既抵長春。則玉卿友人。已於前日渡海。行蹤適左。爲之悵然。止於逆旅。決意作數日留。爲秋星排除積悶。長春亦東省巨埠。雖不及南中之繁華。而妓寮林立。不少。旅人行樂之地。惟北地。臙脂長眉鬢。殊欠風流不足。當雅人一盼。卽問有南妓亦均自鄗以下。無可觀者。蓋若其人。稍有聲價。決不來此。塞北荒區。高張艷幟也。玉卿以秋星情場潦倒。意趣不減。樊川等閑花事。寧復關懷。以是初不注意及之。惟日事清遊。藉遣旅懷而已。一日坐雨。客邸無聊。偶與秋星取本埠評花小報閱之。見有一則頗觸於目。標題七字『不情風雨虐梨花』。其文曰。

春陽街吉祥堂前月新來一南妓。名梨雲者。爲西子湖邊產。徐娘半老風韻猶佳。淡粉輕脂。壓倒滿城春色。聞其人本良家子。被拐來長。該堂假母陳氏。以百二十金得。

之居爲奇貨而該妓貞烈成性不願操神女生涯日惟哭泣覓死勸導無靈以是遊人聞名而來者輒掃興而退假母不饜所欲毒施箠楚從此梨花一樹雨打風摧不識若何憔悴矣有見之者謂該妓姿容秀逸舉止端莊綽有大家風範墮落至此寧不可憐未審芸芸狎客中能否有黃衫其人援而出之火坑也

## 第二十六章 催歸書至

秋星閱罷喟然而歎曰茫茫人海中何薄命女子之多也此女年已徐娘殆屬有夫之婦不知其夫又爲何等入玉卿曰世間不少負心郎此女安知非爲夫所棄而陷入脂粉地獄者耶惟彼旣屬浙產與君頗有同鄉之誼果如報載云云亦大可憐吾儕行囊頗豐何不一往訪之察其情狀而施援救毋令黃衫獨步也秋星曰君亦好事哉雖然此義舉也願從君往於是兩人乃冒雨出喚街車赴春陽街問訊至所謂吉祥堂者指名索梨雲假母詔笑向客曰梨雲誠有之惟妮子初來崛起未化忤客者屢矣恐無福侍貴人請以他妓應環肥燕瘦任客擇之玉卿曰否吾輩聞梨雲之名不惜犯風雨而來必欲一見顏色他非所望言已出金燦然陳几上假母見之饑涎欲滴轉語曰旣公

子等。非彼不歡。此亦何不可者。倘有小忤。犯勿怪。老身也。乃導二人入一精舍。蓋卽梨雲之臥室。二人旣入。見鴛帳低垂。玉人未起。乃倚窗小坐。侍婢揭帷而呼。良久始強曳以出。亂頭粗服。淚眼愁眉。不減傾城顏色。秋星起而迎之。四目互視。不覺失驚。蓋其人非他。卽薛子衡妻田氏。晚芳也。秋星寓秦氏時。固識晚芳。且夙稔其賢。而不爲夫諒。今不期而遇。已十得其八九。乃急以目示意。呼曰。天乎。吾表姊也。曷爲而至此。晚芳知旨。泣答曰。眞吾弟耶。姊爲匪人所賣。輾轉至此。自問終身無再見天日之時矣。弟從何來。豈相逢在夢中耶。玉卿聞二人問答之語。以爲眞也。怒眦欲裂。將呼假母而痛懲之。秋星止之曰。彼雖賤惡。然旣業是。亦無足責。且彼得之於拐匪之手。又烏從知其來歷。要之人心。蛇蝎世路。險巇薄命人。插足其中。無在而非陷阱。茲幸相遇。當是吾姊劫數已滿。煩君出語。假母吾將與之情商。出資贖姊歸耳。玉卿乃出有頃。假母咆哮而入。嚷曰。纔一相見。便認姊弟。將蒙老娘施詐。騙手段耶。秋星厲聲曰。此女姓田。確爲吾表姊。何得云詐。今與汝語。汝得彼時。出金若干。吾可如數償汝。汝得資可別購他。雖以彌其闕。在汝亦無所失。倘不允者。吾將挈汝赴公堂。治汝以誣良作賤之罪。逐汝於境外。吾可

不費錙銖而出。吾姊而汝之生路絕矣。此二途任汝自擇之。假母躊躇未答。玉卿攙言曰：奚屑與彼多言。捉將官裏去耳。此種惡鴛，只合處死懲一儆百，爲薄命女子稍伸冤憤。亦一大功德事。言次，洵洵假母至。是大懼，知客非易與，則立轉其笑臉曰：公子等勿怒老身知罪矣。惟老身得此女實將倚之爲錢樹子。今公子欲挈之去，事亦甚佳。吾得彼以秦關之數，今請以五倍之金償吾。想公子等自銅山金屋中來，此區區者必所不靳。使老身一沾餘潤也。秋星曰：五倍非六百元耶？汝何所挾持？妄冀獲此重利。吾爲汝計，得倍原數亦足以飽汝欲矣。假母不允。玉卿復加以恫嚇，卒以三百金了事。假母以晚芳鬻身之券還秋星。秋星裂而毀之，而與玉卿挈晚芳歸寓。

海燕風萍無端會合，在秋星固詫爲奇逢，而晚芳則深感天心之默佑。以彼天涯飄泊，淪入煙花，卽以秋星之故，今復得秋星爲之援手而已。事亦因之以了。甯非天假之緣哉？斯時玉卿已知晚芳非秋星表姊，其夫卽破其姻事之人在理。秋星宜銜之終身，以食肉寢皮爲快。茲乃不事尋仇，反出資以救其落溷之妻，則亦竊佩其盛德。秋星於此不暇問晚芳以他事，惟懸懸於玉纖生死，欲得一言以爲信。晚芳曰：吾離鄉未二月，行

時吾甥固無恙。此耗何來。殆傳聞之誤耶。秋星意少定。乃以前言告曰。吾固深望妖夢之無憑也。晚芳略尋思。答曰。夢豈無憑。君果魂越萬里。入金氏之門矣。夢中所見之櫟。誠有之。惟櫟中人非吾甥耳。此人之死。當亦爲君所樂聞。秋星曰。得毋金氏耶。耶。晚芳曰。然。死於六月初旬計時。正君入夢之秋也。玉卿聞之。撫掌曰。惡人乃不永年。孰謂皇天無眼哉。秋星乃復詢晚芳。三年來兩家狀況。及彼所以至此之由。晚芳慨然曰。小別滄桑。言之難盡。惟有一事頗屬緊要。吾行時。姑丈望雲已染沈疴。勢將不起。耿耿前愆。病不安枕。日夕盼君歸耳。吾此行本爲訪君。而出攜有吾甥手書。明知風塵奔走。非弱女子所能勝。而一時義心勃發。亦不怯。旣至滬。於逆旅中。遇一中年婦。貌頗馴善。詢知吾將赴哈。欣然謂己亦至彼。訪親獲伴。大佳。吾亦喜甚。次日彼乃挈吾登輪。不意此婦乃一女匪。登岸後。卽賣吾至此。又不意卽於此遇君。一若天遣。彼婦從中牽引。爲吾儕相見地者。事誠大奇。蓋吾但知君在哈。設無彼婦。吾卽能至哈。亦將無處覓君也。晚芳言次。出玉纖書。鄭重授秋星。曰。此書吾奔走萬里。出生死之關。守之勿失。今以與君。吾事畢矣。三年中事。胥在書中。君閱之。可知梗概。毋煩吾贅述也。秋星恍惚若夢。接

其書而閱之。果玉纖親筆也。其辭曰。

吾摯愛之星哥鑒。妹於心盡氣絕之時。披肝瀝血而成此書。天涯海角。棲托何鄉。冷月昏燈。相思無路。哥不知妹之生死。妹不審哥之存亡。此書之能入哥目與否。杳不可必然。妹固不能自己也。妹別哥三年矣。此三年中。人事之變幻。遭遇之慘酷。有非楮墨所能罄。哥既脫身煩惱之窩。應不願復聞訴苦之語。而妹則積恨環愁。填胸塞臆。舍哥又無人可訴。哥雖絕妹而愛憐之念。當復如前。或不厭其煩絮。方哥行之次日。喪心之舅。父復以妗氏鬻之。彼儉得資而去。如黃鶴可憐。吾妗賢淑成性。適人非偶。中道棄捐。既悉真情。遂拚玉碎。妹論誼則親比一家。論情則相憐同病。強作無聊之勸勉。留不盡之生。從此風朝雨夕。廝守不離。薄命一雙。相思千萬。夕汐晨潮。淚堪洗面。春悲秋恨。病來磨身。三載生涯。如此而已。彼儉既不獲逞。欲於妹復不能償志。於始旋復放浪。作狹邪遊。曠蕩妓金枝。備充妾媵。日事淫樂。認作溫柔不死之鄉。不意樂極悲來。病成癆瘵。奄奄一息。困頓終年。金枝以彼久病不痊。空幃難守。漸與僕金貴通。甚至白晝宣淫。絕無忌憚。彼儉此時病已入乎膏肓。羞復貽夫中篝。目覩奸

夫淫婦狂蕩自由。催命符來。延生乏術。喘絲不屬之候。正是天良復現之時。臨終呼妹及姪氏。至榻前。以生前積惡如山。自陳懺悔。且深怒舅父之誤。彼謂死後汝等均可自由。已又乏嗣。遺產可自取之。毋任他人魚肉。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孽由自作。情亦可憐。彼夙著富名。族中人垂涎已久。一旦聞其死耗。相顧色喜。羣率其子弟而來。一朝之間。衰麻而稱孤者。乃至十餘人。究不知何人當襲。而金枝與金貴乘家人紛亂。莫決之際。席捲宵遁。作惡一生。結果如是。人亡家破。報亦烈矣。妹於彼沒之次日。卽挈姪氏俱歸。三載幽囚。今始作脫籠之鳥。家人團聚。若慶更生。妹自適金氏。三載未一歸甯。曾不知吾家狀況。近復奚若。此次歸來。適值阿父病中。詢知妹事。喜而復悲。回首前情。彌滋愧悔。謂當時爲舅父所惑。已屬一誤。後復任哥自去。又屬再誤。哥去後。僅於鄰人陳大郎口中。得哥從友赴哈之耗。究無確定之行踪。哥復存心堅忍。隻字不遺。更令老人積思成痼。今則病榻餘生。行將就木。猶欲見哥一面。而後瞑目。重泉妹覩此愁苦之狀。不能不動其孺慕之忱。且欲代妹垂死之親。乞哥捐怨嫌。而加憐憫。伏念吾父壯年。磊落夙著義聲。晚歲顛連。誤爲利誘。過能知悔。情實可原。深



恐者。番消息。不到哥前。則妹爲徒勞。呼籲。苟知之者。哥非鐵石心腸。烏有不聞而愴。惻星夜馳歸。圖彌留之一訣。耶家無男子。可爲萬里之行。姪氏仗義。自任妹亦無能。相尼此行。能見哥者。固屬奇幸。如其不然。是天絕吾父。并絕吾也。生死存亡。今生不再。聞問矣。臨書。愴不盡所言。玉纖叩上。

一十七章 南旋

秋星且讀且泣。最後乃至。淚下如雨。著紙模糊。旋收函。顧語晚芳曰。苦吾孀矣。吾絕裾而出。忽忽三年。家鄉事茫如隔世。詎料滄桑至此。吾茲深悔。未以行藏見告。累吾孀以金閨弱質。代人作寄書郵。中道流離。遂陷虎狼之窟。吾罪滋甚。其又何以自安。晚芳曰。君此言殊非妾所願聞。孽夫誤君。畢世妾常負疚於心。今茲所遭。藉消餘孽。幸終遇君。天不負妾矣。尙復奚怨。且妾已見棄於夫。鬻爲人妾。設無吾甥相與扶持。勸慰。薄命之身。早化輕煙。飛絮豈得復有。今日後此殘軀。固非妾有矣。秋星嘆曰。孀良不幸。薛叔亦太無情。此種事。殆皆前世孽。冤莫可究。詰舊事。重提。徒愴人意。不如置之。吾夏初本有歸志。而病魔襲人。淹纏彌月。今愈未幾也。會與吾孀尅日南旋。慰秦氏一家之望。惟有

一言問嬸。彼家近況。窘耶。抑較前爲勝。晚芳曰。焉得不窘。此亦妾夫造孽。令老人過此。愁苦光陰。長源歿後。雖以遺產屬之。吾等而吾等來去。分明潔身自好。殊不屑與僮奴輩爭此不義之財。吾甥所攜以俱歸者。僅嫁時妝奩數事。餘則未取。錙銖歸後。審知窘狀。徒喚奈何。老人病體支離。乃至醫藥之費。亦無所出。設有不測而喪葬所需。更復奚從籌措。此誠目前第一種困難問題也。秋星曰。此殊無慮。吾家受翁大恩。尙未有涓埃之報。當時出行。本旨原冀天佑孤兒。了此一重恩怨。言次。指玉卿曰。幸遇此君。提攜至哈。經營商業。三年來。佇苦停辛。幸未隕越。今已積貲巨萬。可報翁舊惠矣。惟吾業均在哈。當速歸料理。然後同行。或猶及見秦翁於彌留之頃也。

玉卿聞兩人問答之言。知秋星歸期。決難再緩。爲之悵悵無歡。以秋星旣返。再見無期。而弱妹終身作何歸宿。中心惘惘。殊不知所以爲地。而秋星此時已神馳於病翁之左右。更不遑繫念及此矣。次日遂同返哈。厲晚芳於家。秋星遽至輪埠探訊。適二日後有船南駛。卽出資定艙位二。復歸檢點行囊。結束所業。將現有商號數處。悉贈玉卿。碌碌兩日。諸事粗竟。而秋星須於是晚十時登輪啓旋矣。玉卿設筵餞秋星。而令其夫人款

晚芳於別室舉杯欲別。慘不成歡。草草終席。僕夫催上道矣。玉卿黯然請後會之期。秋星曰：此難預必以吾歸後。尙有種種未了事。且秦翁之病亦未知其吉凶。奚若深恐此身重入煩惱之窩。不能自主耳。落魄羈人。蒙賢夫婦垂青三載。此恩此義。沒世不忘。吾事苟了。卽當鼓棹重來。一傾離索。而與君圖終身之聚處也。言次環顧諸人。獨不見心史。心史自秋星病後尙未與秋星一見。秋星將行。乃憶及之。以詢玉卿夫人。夫人曰：心妹忽病。其病乃自聞叔歸訊之日起。恐不能與叔面別矣。隨命媪入報。有頃碧虬出手一裹。付秋星曰：姑娘言不能再見。公子前途珍重。可勿相念。此裹中物幸保存之。秋星受而納之。於懷不勝依依惜別之情。念心史病中厚吾。吾獨意冷如冰。不克遂其心願。今則浮雲一別。再見不知何時。而玉人病信偏於此。臨歧嗚咽之時。送入行者之耳。欲止則勢難再留。欲行則情何能捨。此一時間。良有難乎爲懷者。徘徊久之。卒含淚向玉卿等致聲。珍重掉頭竟去。

秋星萬里歸心。急於弦矢。以心史故。略分其念。旣登舟。猶悵望凝思。不已。意心史之病。若果爲己。則誠孽矣。忽憶其所遺之裹。不審中藏何物。啓而視之。則三千煩惱之絲。一

紙斷腸之草耳。秋星覩此，驚痛自無待言，不得已誦其箋曰：

君去矣。君去後，妹知君必不能再來，即能再來，妹亦未必能待君。茲當遠別之際，妹豈不願卜臨歧之一面了餘愛於今生。然妹已與君無緣矣。又何爭此須臾之晤對。轉增無限之低徊。妹自前日與哥一席話，塵情悟徹，心地光明。早將縷縷愁絲，盡村并州一剪。此後靜翻貝葉，夢伴梅花，枯寂生涯，終身已矣。君即不行，妹亦未能再與君見也。亂絲疊疊，謹以贈君，以證妹心。且使君見此，知妹已解脫而勿復妹念也。至君一身之事，在君自有主張，妹不能參一語。惟祝君事事遂心，并望君時時自愛耳。

心史謹上史哥行次

秋星閱竟，驚魂欲絕。一時愛憐悔恨之念，紛擾於胸，謂薄命不祥之身，何在在足爲美。人之崇憶自失，志情場投身異地，風情銷歇，神志全非。勉強未了之殘生，甯作別枝之妄想，而情網之設，彼蒼已預爲布置，欲避無從。卒款款而入其彀中，又結此一重恨果。天下不幸之人，道路殊難行也。繼復自解曰：此情固非發端於我，從中殆有孽因，殊不得爲吾罪。誤局已定，不如聽之。已惟深悔出門之孟浪耳。著者曰：秋星忽轉此念，良不

得謂之忍。以彼潦倒已極。而痛心失意之事。復從而困之。困極而自爲解說。亦極無聊之思矣。究竟秋星卽不自制情。郎當身世。又何以慰心史者。彼非寡情之人。不獲已而歸。割忍中心之苦。蓋有難言。故吾悲秋星。乃甚於悲心史也。

順風相送。直抵滬江。到埠時。已昏夜。秋星乃與晚芳。檢視行李。喚街車。投逆旅。而宿焉。黎明卽起。乘早車。返杭。風景依然。河山無恙。自我不見於今。三年不禁。有丁令威化鶴重來之感。旣抵秦氏家門。秋星逡巡嘆曰。吾不意復能生入此門也。晚芳先入。有頃。率家人迎。以出。秋星旣卸裝環顧。家人玉纖。果在。窺其玉容憔悴。殆難言狀。惟楚楚丰姿未改。昔時媚玉纖。亦以秋波注視。久久不已。而一身縞素之衣。此時乃最足刺秋星之目。彼謂玉纖作此裝束。實爲新寡文君之表示。其實玉纖初不係此長源未歿之前。已早謝鉛華羅綺矣。衆人見秋星各有一種悲喜交集之情。秋星略以行蹤告晚芳。亦以如何被誘。如何落溷。如何與秋星相遇。如何與秋星同歸。一一述之。衆人旣驚且賀。幾疑隔世重逢。玉纖曰。自始氏行後。吾嘗日夜懸懸。深悔一時孟浪。任始遠去。茲幸得邀天佑。覓得星哥。慶歸來之無恙。然中途顛沛。辛苦備嘗。以吾一家故。令始氏蹈不測。

之禍。此心終愧對耳。琬芳曰：人已重歸前途，所歷渾如一夢，可勿復言。敢問姑丈之病，今若何矣？秋星亦攙言曰：吾聞翁病，魂夢不甯，無日不默祝天公增進老人福祉。今可占勿藥否？玉纖含淚曰：阿父之疾亟矣。年老血衰，殆難盼愈。日來望哥更切。乃至夢回枕畔，亦呼哥名。風動簾開，疑見哥影。今幸哥歸，可以慰彼將穿之老眼矣。談次，家人出奉翁命，請秋星入見。秋星乃起，隨之入內。

## 第二十八章 望雲臨終之懺悔

秋星既入病室，見望雲臥榻上。時方季夏，御重衾，猶有寒色。額上縐紋疊疊，較前別時龍鍾尤甚。顴聳頤削，狀極委頓。目眶深陷，視亦無神。一見秋星，欲強起，兩肩突出，勢不將支。遂復臥而喘已大作，久之不能言。既而顫聲曰：天乎！秋星汝歸耶？吾初疑家人誑吾也。秋星曰：吾聞長者病，星夜遄歸，幸得相見。翁疾得毋劇耶？曾延醫診治否？翁曰：吾比年老，憊益甚。疾初作，卽覺去死已近。大約此種衰病，卽醫藥亦不能爲力。然死固非吾所懼，乘化歸盡亦復奚戀。獨以汝飄流在外，恐不及見汝而死，則遺恨殊無盡。茲幸汝歸，吾尙存一息，猶及傾吾胸中之隱。吾心乃至樂言。次張雙目視秋星，喑曰：汝顏色

何。凋。敝。僕。僕。風。塵。有。佳。況。耶。此。亦。老。夫。誤。汝。者。秋。星。曰。翁。毋。煩。擾。吾。託。翁。庇。在。外。乃。甚。適。且。積。有。厚。金。矣。翁。曰。謝。上。蒼。以。佳。運。賜。汝。汝。且。以。三。年。所。歷。約。略。爲。吾。述。之。秋。星。乃。略。言。梗。概。秦。翁。聆。之。歎。歎。不。已。旣。而。曰。汝。知。吾。三。年。來。靡。日。不。汝。思。耶。吾。誠。不。德。汝。倘。念。舊。者。亦。不。應。無。隻。字。相。遺。一。去。三。年。絕。無。蹤。影。也。秋。星。謝。曰。忘。恩。背。義。吾。罪。實。多。望。翁。以。大。度。恕。之。翁。曰。吾。何。敢。罪。汝。以。吾。誤。汝。實。甚。汝。能。絕。吾。而。去。乃。眞。少。年。能。自。樹。立。者。惟。前。事。吾。已。悔。之。嗟。無。及。耳。秋。星。曰。過。去。之。事。言。之。徒。增。煩。惱。請。翁。置。之。吾。固。受。翁。大。德。者。翁。家。現。狀。之。窘。吾。三。年。來。亦。無。日。不。在。念。中。幸。獲。上。蒼。之。佑。滿。載。歸。來。翁。家。舊。產。可。從。此。盡。行。恢。復。望。翁。寬。懷。調。攝。以。祛。病。魔。享。數。年。安。樂。之。福。竭。小。子。微。末。之。忱。當。亦。先。人。九。原。所。樂。秦。翁。笑。且。泣。曰。汝。意。甚。佳。吾。恃。與。若。父。舊。交。得。汝。娛。吾。晚。年。甯。非。至。樂。第。吾。德。薄。恐。終。無。福。消。受。吾。疾。已。自。知。不。起。吾。乏。後。嗣。收。骨。無。人。養。生。送。死。悉。將。累。汝。汝。能。顧。念。舊。交。任。之。無。怨。吾。目。瞑。矣。秋。星。亦。泣。曰。翁。勿。再。爲。是。痛。語。果。翁。有。不。測。者。必。不。負。翁。所。囑。秦。翁。微。點。其。首。意。似。甚。慰。旣。而。揮。手。令。家。人。出。戶。謂。將。留。秋。星。作。密。談。於。是。家。人。皆。出。

秦翁閉目養神良久忽啓目發極微之聲浪問秋星曰汝知吾病中望汝之意乎秋星略凝思答曰不知也翁曰汝出外久曾成室否卽未成室曾別訂絲蘿否汝年長矣此事殊未容久誤言次竊覘秋星顏色秋星意甚不悅強答曰翁何忽垂詢及此此言殊非吾所願聞吾前已爲翁言願作鰥魚歿世矣蓋吾一生幸福已爲人剝奪以盡尙復何心及此且吾子身飄蕩冷落已慣何必有此贅疣之室家自增罣礙也翁嘆曰奪汝之幸福者老夫也願有私衷欲以償汝蓄之三年汝亦不返此意不宣吾死決難瞑目吾生平行事雖多悖謬自問存心尙正當邀天赦遂吾補過之心今忍死待汝而汝果歸得以吾心示汝未始非彼蒼惠吾者嗟乎秋星吾茲所言汝必允吾苟不吾允者則吾死留無窮之遺恨在汝亦當不忍秋星曰翁試言之苟可允者吾何敢靳翁欲言又止久之囁嚅曰次女明霞年十九矣尙未字人吾意蓋欲留以待汝蓋吾已鑄錯無可挽救祇此一途或足償汝此事能成吾可稍補前過死尙可見若父於泉下故望汝憐而諾吾也秋星哂曰翁乃作此奇想第茲事恐非吾所能任奈何且翁言如此足補缺恨亦知吾之幸福翁能償之而織妹終身翁又何以慰之者翁微慍曰吾奄奄一息去



死已近。幸汝勿再以言責吾。傷吾垂死之心。玉纖吾女也。吾雖誤彼。亦彼命薄所致。且彼意亦未必懟吾。今問汝。汝能允吾所求否。秋星決絕答曰。不能。秦翁續言曰。不能耶。試語以不能之故。秋星曰。此無他故。一言以蔽之。吾今已不作成家之想。實告翁。吾在哈亦有所遇。其人之父曾受吾父之惠。臨終遺命以其女偶吾。姻緣千里。天遣相逢。事本至佳。而吾槁木死灰。心難再活。事遂無成。彼女被絕。已抑鬱成疾。顧吾亦不能恤也。今翁必欲強吾所難。吾自知實不能慰翁。蓋吾卽勉允而異日閨房好合。終無美滿之望。徒誤霞妹耳。翁已誤一女矣。何必又誤其二霞妹。終身翁可毋慮。塞修一職所不敢辭。當爲留意擇一如意郎君。彼金氏長源良。不得謂之佳婿。毋令彼步纖妹後塵也。秦翁聞言。不語。仰空而啼。狀至不適。旣而嘆曰。噫。吾罪乃至不可贖耶。旣而復低聲語秋星曰。究竟汝能允吾否。脫汝一字出口者。吾死較生尤樂。其實汝卽允吾。吾亦不及視汝等成家安享含飴之樂。汝又何慳此。一諾慰我無聊之思。秋星曰。乞翁恕吾茲事。吾實不能允翁。實亦非有所不慊於翁。翁亦無須介介。秦翁怒目視秋星良久。復曰。汝堅執不允。然則汝殆將不娶終身矣。秋星曰。然翁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汝獨未聞是語。

乎。吾無嗣。汝父亦祇生汝一人。汝忍使兩家血食均因汝而斬耶。秋星曰：不孝之罪，吾自承之。茲事卽吾父復生，亦不能強吾。吾已心空塵障，夢斷綺緣，待負父母骸骨歸葬故鄉，大事已了。卽當披髮入山，懺吾宿孽，袈裟一領，長伴烟霞。卽此爲吾終身之局。秦翁喟曰：吾不意汝竟執拗至此。雖然，吾終望汝能自悔悟，勿自絕於人倫之外。汝試平心靜氣，清夜深思，明日示吾以究竟。秋星自思：任加吾以何種勸言，或強力，吾志終屹然不移，堅定若此，何必效季文之三思。而此時老人曉曉若有餘望，則姑應之。俟明日再決絕答覆耳。遂興辭而出。

翌日之晚，秦翁疾已大漸，家人環侍榻前。翁喘大作，晴定痰湧，不省人事。俄而喘少止，突清醒。秋星知非佳朕，不覺淚落。翁已見秋星，徐出其枯瘦如柴之掌，執秋星手曰：吾祿已盡，死神早臨。吾前以吾心胸懷有惡愆，故遲遲其行，不敢遽赴冥司。對簿昨所求於汝者，汝倘能於此五分鐘時，允吾者，則死後靈魂可獲安適。吾至感汝當於冥中爲汝夫婦祈福。語至此，復喘。秋星一手摩其胸，垂首不答。有頃，翁復言聲含糊，氣且垂絕。秋星拜伏於地，含淚搖首以示否意。秦翁微睇，張目視秋星，併力爲一言曰：忍哉！聲有

餘恨而歿。秋星起枕秦翁股而哭。一慟遂暈。秦夫人泣且詈曰：人掙其一絲，僅屬之氣。求其一諾而不可得，殘忍若此，直是鐵石作心肝者。奚假惺惺作態爲？玉纖初以秋星堅執不允，亦微嫌其太過。繼見其暈去，則又倍增驚痛，乃曰：彼雖忍，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今日之事，非彼孰爲政者？盍速救之。於是家人共扶秋星置之別榻，施以灌救。逾時始蘇。哇然而哭曰：吾負翁矣。雖然，翁當諒吾。吾實無緣，其何能強？惟不能慰翁於垂死，則吾罪實無可逭。言已，復哭。玉纖前曰：星哥，其勿悲。吾父已歿，哥肩重矣。此非哥哭時也。秋星蹶然興曰：妹言然，吾徒爲無益之悲，乃幾忘大事。遂出資爲秦翁治喪。

## 第二十九章 尸諫

秋星居秦翁之喪，哀毀如喪父母。秦夫人亦微感之。秋星復出巨金，盡復秦氏舊產，門庭重振，氣象一新。夫人痛喪所天，憂深後顧，以大局言之，計惟以明霞偶秋星，可全兩家舊誼。顧知秋星堅決以秦翁垂死之請求，尙不能得其一諾。又何論他人？且前此婚姻之破壞，夫人實爲主謀。今事急而相求，縱己不惜自貶，其如內媿已多。殊難啓齒。再三籌度，知秋星之心能左右之者，厥惟玉纖。惟己對於玉纖亦殊寡恩，所幸親屬母女。

無所用。其羞愧於景。微露其意於玉纖。令爲己向秋星遊說。斯時玉纖已積哀致疾。氣短心灰。良不願與聞他事。聞夫人言。竟立却之。夫人復以過去之失誤。現在之艱難。將來之希望。曲爲解說。娓娓動聽。玉纖卒爲所感。允與秋星一言。惟事之成否。亦云未必耳。

秦翁歿後。玉纖與秋星曾不數數。觀有時相遇。輒如驚鴻一瞥。瞬息無蹤。一若有心。避面者。秋星始而疑。繼而懟。謂己歷盡萬苦千辛。無非爲彼。彼曾無一二溫語以相慰藉。反漠然如陌路人。女子無情有甚於男兒。薄倖也。一日秋星獨處室中。靜思往事。怏怏不歡。俄有叩關而入者。則玉纖也。玉顏憔悴。半帶病容。秋星起而納之。胸懷怨憤。不禁脫口而出曰。吾與妹相別久。乃生疎甚矣。今日甚風兒。乃吹得吾妹到此。玉纖嘆曰。星哥誤矣。妹茲與哥又烏得而不生疎哉。以妹遭遇之不幸。哥不加憐。更從而求全責備。耶。實告哥。妹之本心。已拚終身不與哥面。今日之來。良有不得已事。欲復有求於哥。今聞哥言。若甚恨妹者。妹又奚從發吻耶。秋星泣且謝曰。吾誤怪妹。雖然。妹知吾爲飽受白眼之人。以爲愛吾如妹。亦不稍加盼睐。中心感痛。復何可言。吾之怨妹。當亦爲妹所

諒。今。吾。已。知。誤。請。妹。速。言。來。意。俾。吾。得。慰。妹。而。償。前。過。也。玉。纖。曰。哥。固。無。過。過。仍。在。妹。茲。妹。所。欲。言。知。必。爲。哥。所。不。願。聞。欲。不。言。則。又。未。可。妹。當。先。求。哥。諒。也。言。次。遂。逕。達。夫。人。之。意。秋。星。聞。言。似。詫。繼。不。悅。曰。吾。不。意。妹。亦。以。此。聒。我。茲。言。出。之。他。人。均。無。足。怪。出。之。於。妹。得。毋。與。素。心。大。相。刺。謬。乎。吾。與。妹。終。身。皆。誤。矣。春。水。一。池。又。復。干。卿。底。事。休。矣。休。矣。無。復。言。矣。玉。纖。嘆。曰。良。如。哥。言。妹。身。世。若。此。而。與。人。婚。事。是。誠。何。心。惟。今。日。所。言。乃。奉。慈。命。得。哥。復。音。妹。亦。可。以。塞。責。從。此。靜。修。畢。世。此。口。常。關。矣。遂。起。告。別。

玉。纖。既。別。秋。星。旋。歸。靜。室。幽。窗。獨。坐。百。感。紛。來。念。殘。局。之。維。持。舍。此。着。其。誰。屬。秋。星。所。以。堅。不。承。諾。者。無。非。爲。己。而。己。初。適。金。氏。時。早。拚。一。死。苟。延。至。今。亦。正。恐。秋。星。輕。殉。私。情。致。墮。全。局。茲。幸。彼。已。歌。符。得。寶。如。願。歸。來。已。則。父。死。夫。亡。諸。事。悉。了。正。當。及。時。自。決。以。明。素。志。且。素。悉。明。霞。之。意。未。嘗。不。屬。秋。星。秋。星。獲。娶。明。霞。實。是。兩。家。之。福。而。己。身。不。死。事。終。無。成。又。何。必。戀。此。薄。命。之。餘。生。梗。他。人。之。好。事。自。是。以。後。玉。纖。遂。抱。決。死。之。心。立。意。自。戕。其。身。不。復。愛。惜。已。碎。之。花。詎。可。再。經。蹂。躪。曾。幾。何。時。已。病。入。膏。肓。奄。奄。待。斃。衆。人。固。莫。之。察。也。

日月不居。尺波電謝。不轉瞬而已。屆秦翁輟哭之期矣。秋星經營窳勞。苦備至所事。既歲稍稍休息。又念父母骸骨尙復寄厝荒廟。痛心泣血。寢食不安。乃擇日扶遺櫬歸葬。湘南一棹。雙棺尅期宵發。是晚秦夫人命家人爲秋星治饞。離筵乏味。慘不成歡。時玉纖姊妹均在座。玉纖病骨。勉強愁顰。不展黯然相對。悄無一言。旣而席終。秋星告行。玉纖遽起。詢曰。哥此行歸以何日。秋星曰。今方仲冬。遲至一月。吾必復來。猶及於六橋三竺間度此殘年也。玉纖淒然不語。繼忽泣下。咽聲曰。星哥前途珍重。哥再來時。妹恐不及見哥矣。言已。哇然一聲。遺紅滿地。遽倒椅而暈。秋星大驚。俯視地上。猩點班班。痛極呼救。有頃復蘇。秋星慰之曰。妹勿自苦。此小別耳。何作此不祥之語。玉纖不答。忍淚頷首而已。秋星流連不忍。遽行而舟子不情。連聲催迫。秋星不獲已。致聲保重。掉首竟行。

自是玉纖病失血矣。家人不識其用意。紛紛營救。醫藥雜投。玉纖亦聽之。而所進之藥。均爲玉纖乘間暗傾。實無一滴入口。以彼意不復求生。則醫藥又復奚須。且一生薄命。萬苦備嘗。今且就死。何必復啜此苦口之湯。增其心頭之苦。臥床十日。瘦不成人。攬鏡。

自照知去死日近。心反大慰。而秋星行後。時有書來。詢玉纖病况。殷勤倍至。玉纖既深感其多情。復自傷其無命。已枯之淚。時復洑瀾。被角枕邊。猩紅遍佈。惟立志不覆一字。自死此心。最後得秋星一書。謂葬事已竣。家鄉無可勾留。已定於某日啓行。計抵杭之日。當在黃羊祀竈前也。玉纖得書。求死之心益切。以己必死於秋星未返之前。方可有裨。倘及期而不死者。誓服毒以償此債矣。乃於黃昏人定之餘。潛起挑燈。預作一書。以遺秋星曰。

玉纖死矣。死之一念。蓄之已久。所以遲遲不卽引決者。恐私衷不能自明。身死而更誤哥於無底也。今幸矣。三年不見哥。已如願以償。一夢乍醒。妹更何心再活。然妹雖不畏死。良不願徒死前之不死。正不欲獨善其身之故。今則撫茲殘局。痛念將來。扶持而收拾之。將惟哥一人是賴。妹不能獨善其身。而哥欲獨善其身。得乎。且妹與哥雖自小訂婚。而妹已他適。則夫妻名義早已解除。不娶而鵲。是何說。况乎兩家血食胥繫於哥之一身。而哥顧可一意孤行。絕人逃世。爲名教之罪人乎。平情論之。哥遭際慘酷。抱此消極思想。妹憐之不暇。又安忍責哥無如大局垂危。爲人子者。應有

維持之責。殊不能以私情害公義也。阿父垂死哀哥。而哥不允妹復以母命懇哥。而哥不動。哥志誠堅決矣。妹欲再以言進。知已不足。悟哥輾轉寸衷。惟有一死以謝哥。而絕哥之餘戀。且使哥知妹含羞忍痛一息偷生。良有苦衷不能遽白。非惜死以負哥也。妹惟不欲徒死。以至於此。今之死爲徒死耶。爲不徒死耶。是在哥爲妹抉擇之耳。妹死後。囑家人勿遽殮。以待哥歸。蓋有二意。其一則踐往日之言。遺此乾淨之身爲哥實驗。其一則史魚尸諫之意也。哥倘鑒妹之誠。允與霞妹成伉儷。獨未了之餘情。盡生人之大事。妹在九原亦當含笑。否則心腸鐵石。固執不回。則哥爲千古忍人。爲情界所共棄。碧落黃泉無相見矣。垂死哀鳴。情迫詞直。惟哥圖之。年月日玉纖絕筆。

絕命書成。玉纖心事已了。預儲毒藥。靜待死期。幸也。天心仁愛。憐此求死之薄命女。特促其生。予以自然之蛻化。至秋星未歸之前三日。而玉纖病勢已垂危矣。彌留之頃。呼明霞而問之曰。前阿父欲以妹偶秋星。究竟妹心頗如願否。明霞含泣不答。再問之。侃侃言曰。姊亦何必以此問吾大局。如此妹亦非自由之身矣。茲事縱非妹所願。苟勢在。



必行妹亦奚恤。特恐終成畫餅。負吾姊一片苦心耳。玉纖含笑曰：妹意良佳。吾得於一息僅存時聞妹此言於心。至慰旋顧秦夫人曰：阿母別矣。兒有遺書在鏡奩中。三日後星哥必歸。以此遺之。當如母願。兒死不可遽殮。當待彼來至。囑言訖。遂逝於時。家人號慟。自不待言。而秦夫人則一半含悲。一半含喜。謂死一女兒得一佳婿。足以相償。遂如玉纖囑陳尸以待秋星。

### 第二十章 生離死別之收場

雲車風馬。萬戶生煙。秋星果鼓棹而歸矣。入門而一聲霹靂。驚倒征人。撫遺體之在床。恨歸期之遲悞。椎心一慟。萬淚齊揮。秦夫人以玉纖絕命書進。秋星拭淚讀之。讀竟復哭而暈去。旣蘇。復撫尸慟曰：妹如此用心。而吾無所覺。負妹滋甚。綿綿此恨。何有窮期。言已。自批其頰。狀類發狂。經家人慰勸再三。悲始稍殺。忽忽爲玉纖治喪事。寂寂一棺。玉容永隔。痛定思痛。幾不欲生。秦夫人不識秋星之苦。復以婚事曉曉欲得其一言爲信。秋星感玉纖遺意。不忍再却。則顧明霞而微嘆曰：吾不意成局破壞。以後事變之幻。一至於斯。最後姻緣。乃屬之於妹也。

玉纖金氏婦也。死後訃諸金氏。金氏無人顧問，則亦聽之。秋星乃爲卜地於五里外之白龍潭，擇期而葬焉。地取其近，圖往返之便耳。營兆既竣，匠人以墓碣，請秋星題曰：嗚呼！此余未婚妻秦氏玉纖之墓。題既覺未妥，協易題曰：嗚呼！此貞女秦玉纖之墓。玉纖葬後，秋星鬱鬱獨居，生趣日短。每值風晨雨夕，愁不能遣，輒獨赴玉纖墓，放聲一慟，以爲常。旣而飛花斜柳，節屆清明，秋星攜紙錢持麥飯，澆奠於玉纖墓上。事畢而歸，適郵使遞一函至，乃玉卿自哈發者，怦然心動，啓而閱之，則又是一幅斷腸消息也。

秋星吾哥鑒此浮雲一別，忽忽半年，人事滄桑，不可復問矣。別來頗如意否？至以爲念弱妹心，史自哥行後，旋染病魔，命比優曇，忽焉而殞。已三月於茲矣。伏念弱妹受先父遺命，守十年不字之貞身，非自主情實可憐。與哥雖未明正婚姻，也算挂名君籍。哥旣不圓好事於生前，應不惜虛名於死後。此後清明寒食麥飯一盂，勿令彼爲無主之魂，啾啾飲泣也。某經此慘痛，萬念都灰，茲已葬妹於哈北之霜岡。於某日率家人渡海而西，浪遊所至，蹤跡難知。莽莽中原，今生當不復插足別矣。別矣，勿相念也。玉卿頓首。

秋星南歸後。變故疊。遭會無甯日。玉卿心史。早於度外置之。今日消息傳來。驚心動魄。追憶從前。心史客裏扶持之。惠病中調護之情。展遺書而淚落。撫斷髮而神傷。人非負我。我太負人。哭望天涯。奚以自解。新愁舊恨。交集環攻。於是秋星遂病。病五月始瘳。鬢白潘郎。非復昔時。丰度矣。秦夫人念切。抱孫以完婚。請秋星亦願速了世緣。得遂初志。則逕諾之。於是懸燈張樂。設宴迎賓。熱鬧一番。克成大禮。紅氍展拜。璧人一對。見者訝爲神仙。不知兩人心中。各抱難言之痛。強聯無謂之緣。郎情不暖。妾意如冰。宴爾新婚。洞房乃如寒谷也。

秋星成婚而後。雖無十分情愛。灌注新人。而閨房靜處。式好無尤。亦無異尋常伉儷。惟每值明霞晨起。曉鏡開奩。青絲挽髻之際。秋星對之。輒爲之悄然不怡。良以意中雙美。所遺留之紀念品。惟此愁絲一握。亂髮千條。水晶簾下看梳頭。他人得之。爲豔福。秋星得之。轉觸其悲懷。明霞則落落大方。處理家政外。不聞他事。無怨容。無厲色。任秋星之愛憎。喜怒均若無所動於其中。如是者三年。連舉得二雄。秋星之喜可知。已某年中秋之夕。秋星與明霞置酒園亭。作團圓之飲。時則月明如晝。萬籟俱沈。砌下棠花。蕭疎弄

影。猩。紅。片。觸。秋。星。之。眼。簾。頓。憶。曩。年。玉。纖。依。依。泣。別。時。之。情。況。與。今。日。正。復。相。同。月。還。依。舊。人。已。云。亡。風。景。不。殊。幽。明。永。隔。不。禁。悲。從。中。來。擲。杯。不。飲。愀。然。謂。明。霞。曰。久。不。哭。玉。纖。月。朗。宵。深。夜。臺。得。毋。寂。寞。妹。能。隨。吾。往。彼。墓。上。一。呼。其。魂。而。哭。之。乎。明。霞。曰。諾。兩。人。乃。悄。啓。園。門。出。步。月。至。白。龍。潭。金。風。颯。颯。冷。透。袷。衣。墓。草。猶。青。珮。環。不。返。秋。星。撫。墳。長。號。明。霞。和。之。聲。震。林。谷。枝。上。棲。禽。悉。爲。驚。起。撲。簌。簌。繞。月。而。飛。旣。而。哭。罷。明。霞。倦。伏。石。欄。之。上。秋。星。則。徘徊。墓。側。不。盡。餘。哀。仰。視。一。鏡。當。天。寒。徹。心。腑。頓。放。光。明。豁。然。有。悟。遂。呼。明。霞。俱。歸。至。次。日。而。秋。星。遂。失。蹤。

秋。星。潛。出。不。歸。家。人。以。爲。或。借。宿。友。家。或。流。連。曲。院。初。不。注。意。旣。而。數。日。不。返。始。各。惶。駭。分。頭。尋。覓。跡。朕。全。無。旣。而。明。霞。於。書。架。上。得。一。紙。則。秋。星。留。別。之。書。也。

霞。妹。鑒。此。秋。星。別。矣。此。行。縹。緲。卽。吾。亦。不。知。於。何。處。歸。宿。深。望。家。人。勿。尋。吾。殊。無。益。也。吾。自。纖。妹。沒。後。早。具。出。世。之。想。而。遺。命。諄。諄。吾。行。踪。者。閱。三。數。年。今。則。伯。道。有。兒。若。敖。不。餒。人。生。大。事。於。焉。略。盡。不。從。此。逝。擾。擾。塵。緣。無。時。解。脫。矣。吾。今。生。與。妹。無。緣。知。妹。當。能。諒。吾。吾。去。後。事。母。撫。兒。諸。事。將。悉。委。之。妹。妹。以。大。局。爲。重。或。不。吾。

怨兩兒長後以一爲秦氏後慰若翁地下之魂吾所恢復妹家舊產及遺存之資若能安分自守一生足溫飽矣俟兩兒成室妹可均而析之俾各守其業勿令入仕途能不識一丁尤爲佳妙免蹈若父覆轍畢生淪於憂患中也薛嬌婉芳無家相依當善養終身毋加白眼所屬僅此妹其識之天上人間會相見耳秋星臨別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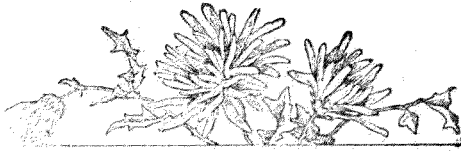
明霞得此書知秋星終不返矣乃囑家人毋擾已則如常治事不歡亦不戚越數日有人來告曰玉纖墓上有人縊於樹家人驚揣決爲秋星無疑卽明霞亦信以爲眞矣趨而視之乃數年前挾賣妻錢去如黃鶴之子衡也胸前有一紙自述其一生罪惡後則瀝陳懺悔之意婉芳固深恨其無良至此則人亡惡滅昔年共枕之情怦然復動買棺成殮衰絰盡哀請於秦夫人附葬於薛氏之故塋

秋星失蹤後一月哈爾濱某報載有新聞一則曰

三年前有客籍宋氏葬一女郎於北境之霜岡聞彼女郎貌絕美幼喪父母依兄嫂以居年方二九未嫁而天煙飛紫玉魂碎綠珠黃土美人古今一例良可嘆也女郎葬後兄嫂亦不知何往三年來墓草茸茸杳無人跡饑鳥送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

花。老。寒。食。何。人。奠。一。卮。鬻。饌。載。主。生。春。草。誦。此。詩。不。啻。聞。女。郎。重。泉。泣。訴。也。前。日。忽。有。一。南。方。少。年。附。舶。來。哈。問。道。霜。岡。直。赴。女。郎。墓。披。荆。榛。而。進。再。拜。而。哭。甚。哀。哭。已。飄。然。長。往。不。知。所。之。見。者。咸。疑。彼。少。年。爲。女。郎。戚。屬。或。係。其。未。婚。夫。有。識。之。者。則。謂。彼。少。年。數。年。前。亦。商。於。哈。者。某。名。某。姓。言。之。鑿。鑿。然。迄。不。知。爲。何。許。人。云。

余之妻終



# 跋

人生最不幸者莫如家庭中變禍起蕭牆局外旁觀者已覺傷心慘目遑論身處其境耶甲寅冬徐子天嘯既抱失珠之痛復占炊臼之凶於是恣情詩酒不復談居家瑣屑伴狂屈子殷浩書空其感喟不是過也而其介弟枕亞亦遭際不偶動輒乖張雖天付清才等身著作然名稱末世非所願也嘗於酒酣耳熱擊桌擲盃憤然曰我將披剝入山矣於此可見其梗概今年春余寄旅滬上鬱鬱無所表樹枕亞忽叩關告余曰汝非戒余莫作傷心文字耶謹聞命矣自誓亦不再作此等暮氣文章以賺人眼淚無奈人事顛倒憂來逼人不得不藉是以抒積悶故復有余之妻之作嗚呼余聆斯語覺一縷酸辛自踝股達聰門自亦不知涕泗何從也枕亞瀕行囑余爲之跋奇哉枕亞負時譽久矣生涯盡窟聲價龍門所交文人碩彥不勝屈指何獨屬意於余且枕亞之作雪鴻淚史雙鬢記也余曾塗鴉附



驥佛頭著糞。今枕亞余之妻之刊行。又囑余爲之跋。豈枕亞愛余文字耶。非也。枕亞蓋有深意存也。海上戚友中。知枕亞家世最稔者。莫如余。而余之妻又爲枕亞借酒澆愁之近作。或者欲余爲之重言申明。俾閱者識主旨所在。然而難矣。余苟效春秋責備賢者之法。直筆書之不特文題背馳。且傷枕亞之心。謹謝不敏。又負枕亞囑余之雅意。輾轉思維。殊難下筆。不得已。拾天嘯事以傍證之。枕亞雖處境與天嘯大異。然同氣連枝。相關痛癢。枕亞未嘗不爲天嘯歔歔。慨歎且恐有覆轍之蹈也。否則何以枕亞專作此等哀感文字。後世閱者當以此書分一底一面看。莫徒賞其凄馨哀豔。足以上繼宋玉九辨爲著書者知己。則與枕亞今日傳世之旨。其庶幾乎同。邑姻教弟姚民哀謹跋於海上箏聲琴韻樓。時丁巳元月六日。

